

第十一期 (2024 年 1 月)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



组织 宣传 学习

联系&订阅: RSF-kan@tutanota.com

(使用安全邮箱向我们的邮箱发送“订阅”，即可在每月 27 号收到杂志)



RSF 编辑部制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FRONT

目录

关于我们.....	3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8
2014年某左翼融工小组是如何通过斗争带出工友的.....	9
如何在厂里开始给工友做工作——应该谈些什么.....	15
某学生组织工作报告.....	17
第一部分 H 中学生的斗争.....	17
第二部分 高中斗争的理论.....	21
第三部分：高中生运动的意义以及未来.....	27
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	28
序言.....	28
第一章 我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什么工作？.....	29
第二章 是靠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41
第三章 虚假的联合还是实质的联合？.....	45
第四章 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	48
第五章 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	53
第六章 论东风机会主义.....	60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64
前进报：.....	65
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	65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	70
再回前进报.....	70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75
韶山纪念活动对我国革命的意义.....	76
浅谈群众斗争的新胜利“1.9 安龙事件”.....	83
宁陵县的斗争.....	85
第四部分 宣传内容.....	94
通知.....	95
发展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号召.....	96
和列宁道路的交流.....	97
第五部分 斗争艺术.....	98
如何正确使用 Proton 搭配邮件加密技术.....	99

关于我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致力于在中国推进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我们创立《革命社会主义阵地》旨在通过对一些普遍公认的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帮助马列毛主义者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力量的进步。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此外我们也十分乐意帮助任何真诚的想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同志们进一步提高知识文化素养和必要的技术能力；我们认为这些素养和能力一方面是运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帮助同志们少走弯路。（例如：各种合法斗争的方法、发展秘密组织的经验、把非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的艺术、和反动警察斗争的经验、信息安全技术）

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全面复辟以来，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就从社会的主人沦落为了雇佣奴隶。此后直到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处于被资产阶级完全专政的地位，而毫无任何实际权利可言。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这世界上绝不会有人甘愿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甘愿永远任人摆布。中国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哪怕一秒。而且，随着近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经济下行趋势越发明显，统治阶级必然会向工人阶级发动越来越多的进攻，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必然会有重大提升，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头一次见到了。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由此发现一对矛盾，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现阶段很多情况下实际是“反击”）同中国工人阶级缺乏进行斗争的必要“武器”间的矛盾。我们都知道，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般都具有非常强大，十分高效的维稳能力（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千秋万代，保证雇佣奴隶制能够延续到永远）。中国的统治阶级（独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容任何挑战，哪怕是最普通的经济斗争也会招致最无情的打击，在这种法西斯国家里连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需求都难以做到。面对这样的法西斯怪物，我们的工人们除了用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外几乎别无他法（当然了，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只要非法斗争）。而工人们除了组织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进行斗争的武器。我们谁能够设想工人们能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赢得哪怕是一场小规模、最初步的经济斗争的胜利？即使是最初步的经济斗争也是需要一定的组织宣传联络工作的，更不要说未来的政治斗争乃至最终的阶级决战了。一句话：没有组织就不可能做到工人阶级的联合，而没有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自然也就无力应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疯狂进攻。

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都知道，虽然工人们非常需要组织但我们最缺乏的却恰恰又是这个武器。要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从而“武装”工人阶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环境极端恶劣。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才刚刚开始行动，还没有广泛的同工人阶级深刻的结合起来。

中国的统治阶级根本容不得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即使是前几年那些对资产阶级统治完全无害甚至是对现有秩序进行有益补充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他们搞得东西和现在未明子之流的活动差不多）都遭到了最严厉的打击。面对这种情况自然就有些人跳出来，告诉我

们现在要做的首先应该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根本没有可能在当下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推进运动的发展。对于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等等主义者”。诚然，真正的革命者也会分析困难，但真正的革命者分析困难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克服困难以实现最终的目的，而绝非逃避困难。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等等主义者”的“高论”，那么即使当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把握住机会，更不必谈无产阶级专政了。试想在我们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即使统治阶级真的面临巨大的统治危机，群众即使真的无法再继续往日生活了，但那时我们又做些什么呢？群众会跟着那些从未同他们有过实际联系却又自封为“革命家”高谈阔论的人走吗？到时候整个运动最好的结局估计也就是像德国十一月革命一样被回过神来的统治阶级粉碎罢了。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否成熟。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危机只是促成革命的客观条件之一罢了，而真正能使革命危机转变为成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是革命主观力量的充足准备。我们认为革命主观力量准备充足与否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革命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否走在相对正确的政治路线上，这是纲领性的问题，是决定一切的根本问题所在；第二方面是我们是否具备具体的斗争实践方法、必要的物质和技术等等现实物质条件。

虽说第一方面是根本性的，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就要抛下第二方面不管。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现实物质条件严重不足的这一矛盾呢？毛主席说得好“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1]一句话，我们不是成为了大多数才去斗争的，而是在斗争中逐渐成为大多数；我们不是在具备了各种物质条件后才去运动的，而正是在运动中逐渐具备各种物质条件的。（当然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盲目的去送命，而是在具体的斗争中快速的学习并成长起来）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归结于正确的路线。也就是说，要争取到必要的现实物质条件应该在坚持正确道路的前提下先投入到斗争中去，而绝非一味的等待。当然了，这世间绝不存在什么先验的绝对真理，所谓的正确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无数阶级斗争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那些理论和经验罢了，而这些理论和经验又反过来指导我们今后的斗争。这也正是马列毛主义的生命所在。

近来中国阶级斗争的事实也证明了，虽说中国统治阶级确实非常强大，但也绝非是不可战胜的。疫情时期我国各种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如：上海封城时期的各种群众运动、富士康工人们的斗争、乌鲁木齐事件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的群众冲关事件、白纸运动等等，这些运动难道最终没有迫使当局放弃了极端反动的“清零政策”了吗？（当然了，有的人肯定会说全面开放都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假真如此，这也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我国群众用实际行动愈发的迫使政府放弃他们的极端政策，这就使得他们在十月份都还坚持要防疫到底却又在十一月份突然来了个180°大转向。）然而这个时候估计又有些“革命家”跳出来准备“实践”一番了，从成天专注于喊口号、做大梦的机会主义小团体“中共（毛）”[2]，到部分贡派的朋友们的所谓“中国毛主义者小组”（他们僵化的简直震撼世人，他们竟打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抵制不存在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选举”!!!）[3]再到最近成立的所谓“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都是如此。这些朋友们在实际上是把共产党当成某种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了，当成是某种只需要几个自命为革命者的人坐在一起开个会再出份宣言就可以变出来的东西了。但不幸的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不是戏法师傅，绝不能从真空中变出一个党来，我们也相信他们也同样不具备此种神奇魔力。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高级别的工人组织。换言之，先锋队是在大量群众工作，遍布全国的、和工人阶级有深刻联系的马列毛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最终形成的一个强大组织；所谓的成立大会，只不过是把先锋队存在的既定事实给摆上台面罢了。从这个逻辑来看，目前及之后一段时间里，任何在中国大陆地区成立的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顶天不过是一群左翼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俱乐部罢了。

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谈到了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需要进行斗争而又缺乏斗争的武器的现象。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工人们尚未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应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暴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还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意义上的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中

国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海洋里爬上岸;马列毛主义尚未被群众接受并成为劳动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一句话:革命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同革命的阶级相结合。而我们正是要使革命的阶级逐步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劳动者能自觉的捍卫自身阶级利益,并最终能够组织起来走向彻底解放自己的光辉的社会主义大道。而要改变现状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认为需要有一批具有各种必要素养的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这就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们将首先联合起来,去到社会各阶层中去学习、去实践、去宣传、去组织、去斗争。当然了,在一开始我们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时候,我们应该主要到工人里去,特别是到产业工人那里去,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基本盘。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自命为马列毛主义者的人,连自己都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一个相对清晰科学的认知又怎么能到群众中去开展各项工作呢?如果我们自己对革命的学说都不能有一个基本理解的话又怎么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呢?如果我们没有发展革命组织的必要知识素养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必要手段怎么能够代表群众并使他们走向革命呢?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一种渠道,来把这么多年来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所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所总结出来并尝试加以分析,以促进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自身在基本理论上的进步,为不久的将来所进行的群众组织工作打下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而这就是我们这份杂志存在的重要目的之一。除此之外,我们杂志也必须要做到能推动我国目前还很弱小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现实组织工作,要推动建立革命组织、群众组织、革命家组织,所以它必须还要服务于我们现实组织工作的理论、政治路线需求。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指责我们搞宗派主义,不懂得联合各种泛左派。但问题在于什么是“联合”?如果我们把“联合”定义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或不同团体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在一定原则下选择的统一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同任何人联合的目的都必然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要求而服务的。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讲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我们的理论和道路绝不是哲学家或伟大导师从真空中凭空想出来的绝对正确的律令,而是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里,无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出来,并反复被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无数具体革命实践和今天仍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进行的人民战争所反复检验的理论;是在实践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不然是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马列毛主义的呢?)而历史和现实也同样无数次的证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妙论从来就没有同工人运动真正大规模的结合过,几乎没有为运动争取到半点的突破,反而很多时候在起阻碍作用,更不要提靠它们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了。且不谈已经沦为和自由派没什么实际区别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就已经被驱逐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一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的托派分子也就那样。托派分子所鼓吹的什么“工农对立”,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成为过主要矛盾;还有他们热衷讨论的所谓“官僚问题”,实际上和自由派天天痛骂的所谓“秦制”一样,基本就是一个空洞的靶子和好用的帽子;至于那荒谬的“世界革命论”则是要求不顾世界各国运动发展的自身逻辑、不相信各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以极端傲慢的态度要求革命率先胜利的国家不顾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强行推进所谓“世界革命”,这种策略不但难以推动世界革命,甚至很可能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葬送进去。

对于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人也就是贡萨罗派还值得分辨一番。我们相信绝大部分贡派朋友都是多少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被极少数顽固的接近于修正主义者甚至已经是修正主义者的贡派所误导了的。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坚持学习基础理论,并多多加以反思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进步并最终投向我们的队伍的;但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进步,我们反而要不断指出他们目前的问题所在。而对于极少数十分顽固的贡派分子,只要他们没啥现实影响力我们就几乎可以无视他们,而假设有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对待修正主义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了。事实上,贡派和马列毛主义主流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已经持续很久了,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也已经在部分国内合法公开的平台同他们交锋过好多次了,写了不少优秀的文章。因此我们的杂志相对而言应该不会涉及太多这方面的内容了。(当然,肯定还是会有)

实际上泛左翼的问题绝不只有我们刚谈的那么一些，但在这里实在没法全面展开论述了，我现在只谈一点：要想真正促进那些泛左派的人进步，要想真正实现广泛的联合，要的绝不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去妥协或勉强接受对方的所谓“妥协”，而是要坚持路线斗争，坚持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逻辑来指出他们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正确或错误；唯有这样才能够在革命的旗帜下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否则当我们在错误的路线下同泛左实现了所谓的“联合”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联合”甚至会让我们把自己本来相对正确的东西也被迫丢失了，实在是得不偿失。而若是我们能够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共识总结起来，锻造成一把利刃，并在具体事例和运动的发展中实际运用这把利刃来深刻的解剖各种现实问题的话，那么任何真正愿意推进革命而又具有基本的反思能力的人反而更容易摒弃原先错误的东西，转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从而实现真正的大联合。

还有的同志可能会觉得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各种墙内的网络平台上，用视频之类的途径进行所谓的宣传工作。事实上我们的工人们并不会花大把时间在这些平台上广泛活跃，他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在百忙之余抽出时间去网上大量的看这些视频。通过这种倍受限制的方法去缓慢的直接影响部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任务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主要任务。而对于有更高追求的马列毛主义者而言，则更不会把看视频当作提升自己的主要途径。另外，即使是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效率的角度看，汉字也要比任何视频或音频的效率高出得多，尤其是在传播严肃内容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外更不要说我们在那些公开的网络平台上只能做最初步的政治宣传而任何一点涉及关键内容的东西都是难以涉及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要像“火星报”一样现在就要扮演一个能够团结起全国各地活动小组的全国政治报的角色。这是因为现阶段中国根本还不存在什么马列毛主义者和工人们相结合的活动小组。我们还在 1895 年之前，我们尚未建立“彼得格勒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既然没有什么成熟的线下组织可以团结，那么现在也就自然不会有“火星报”，我们只是要促进我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往这个方面发展，从一个更基础的地方开始步步做起；从这点看，以叛徒“米宁”为代表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前几年搞的什么“全华政治报”是非常奇异搞笑的存在。诚然，布站的马列毛主义者们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很多方面的工作上，他们都曾经是我们的老师。布站老管理们的不少判断（例如那“五个基本判断”）都是至少十年前做出的了，这些判断在当时大多是非常深刻的，有的内容放在今天都极具价值，而有的地方在今天却显得过时了，例如将当下的中国判定为所谓的“二流帝国主义”（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是目前唯一有野心又有能力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势力）。在有的问题上，布站的同志们又谈的太少了，例如台湾问题和女性解放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并且布站的老管理们如今还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如：提出了完全错误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恶劣的诋毁我国其他革命组织，在一些行为上故意的阻碍和破坏我国目前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线下组织工作，老管理们其在布站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问题严重的伤害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分子和革命工作者们，用错误的路线影响群众等等。这些错误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批判，但我们也不否认布站以前的历史成绩，不否认布站其他优秀的同志，不否认布站现在还在起正面作用的革命工作，不否认其他受其影响的还很有革命意愿的进步人士。我们目前要求批判布站老管理们现在的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行径和要求布站改正其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我们希望布站的老管理们能迅速认识错误改过自新，我们也希望布站的其他同志们和受其影响的人士们能认识到问题，和我们一起团结起来批判其严重的机会主义、帮助其改正错误、克服其错误影响等等。

现在我们的经验确实十分有限，对于很多问题不可能现在就能做出非常完备和严谨的分析与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一些最初步的分析与判断也做不到，在这点上我们是希望能够超越我们曾经的老师的。虽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基本共识总结起来并尝试进行分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的杂志就只局限于什么“纯粹的理论分析”。实际上，哪怕是最好的东西，哪怕是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一旦脱离了社会现实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因此我们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我们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对现实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分析。当然，我们还需

要全国优秀的马列毛主义同志和先进群众们的参与与帮助。除此之外，我们也试图使我们的内容能切实的帮助到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使它能对我国的革命工作者们能起到现实的有益帮助。

并且我们除了这个刊物本身的作用外。我们革社也希望通过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等方式来团结起我国优秀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分子，以更好的斗争各种机会主义和纠正我国革命力量的各种错误；并竭力推动我国革命工作的发展，努力消除那些种种阻碍我国革命事业前进的阻力；并能在这样的不断团结、不断消灭机会主义和错误、不断发展革命工作的过程中逐步的建立起我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对于未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对此我们只有两句话可说：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如果要持续阅读我们的作品，请联系我们在下面段落标注的邮箱地址，发送“订阅”的内容。

如果是有意愿或问题、以及有投稿或其他事情的读者也请通过邮箱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力回复。（当然如果是恶意破坏的行为或有安全风险我们则不会回复。）

我们的邮箱地址：RSF-kan@tutanota.com

对读者朋友们的提醒：请大家使用非国内的、相对安全的邮箱来联系我们或当作接收我们订阅的邮箱。如 Protonmail、Tutanota、Gmail 等。如果使用国内邮箱来联系我们并作为接收刊物的邮件，则不能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可能会被反动派官方审查。如 qq、163 等邮箱。出于对同志们安全的考量，我们也不会接受来自国内邮箱的订阅，也不会回复联系，还请理解。

并且，读者朋友们如要向革社（RSF）进行投稿或者有其他事情需要联系我们的，请通过邮箱以邮箱文本的形式发送给我们。请不要向我们发送文件、文档等一切形式的附件以及各种链接，为避免安全隐患，我们不会接收附件，也不会打开任何链接。

第一部分 理论阵地

第一部分是本刊物最重要的部分。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革命的理论是我们革命运动中主观力量的精神条件，是我们政治路线的直接体现，也是革命的灵魂所在。我们在这部分集中创作或整编了一些其他国内外同志的优秀文章，用来丰富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思想。对于推动我国大部分马列毛主义者和其他进步群众们的理论成长，以及指导目前我国各种早期幼年的进步组织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方法有重要意义。

由于读者和同志们的要求、建议，以及我们的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目前把该部分重心转到了组织建设方面的内容。

2014年某左翼融工小组是如何通过斗争带出工友的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

一、工人分层

在实施合法维权之前，融工小组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将工厂的工人分为三个层次：一般工友、积极分子和骨干。

一般工友就是融工小组与之在工作生活中有所接触但仅见面打个招呼、有所寒暄的工友；积极分子就是融工小组与之有密切交往，且能基本接受我们意识启蒙内容的工友；骨干就是经常参加融工小组组织的集体活动的工友，他们坚定认同我们的意识启蒙内容，且表露出明显态度愿意参与合法维权。

具体的培养方法因时因地因人灵活多变。

二、入厂的职位

2014年6月底，某融工小组5名成员经工厂招聘进入C厂。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小组成员已经转变成了地道的产业工人，同时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头脑中都有如何做产业工人工作的完整图景。

融工小组成员X1主动入职了IPQC（质检员）岗，X2和X3（化名）主动入职了物料员。质检和物料这两种岗位都是实施融工的较理想岗位，可以在产线上广交朋友，同时这两种岗位都要求有工作经验，融工小组成员虽无工作经验，但也灵活应付了招聘管理的简单盘问。

其他2位融工小组成员（X4和X5）和6名随团工友则被分配到了流水线岗位。

三、分阶段方案

入厂前融工小组制定了三个月的实施方案，第一个月的重点是适应工作、扎稳脚跟、熟悉工厂，第二个月的重点是广泛交友、建立集体、初步启蒙，第三个月的重点是筛选工友、重点启蒙、发起维权。后来也基本按此计划推进调查工作。

四、广泛交友

在C厂的三个月，工厂订单充足，20条生产线都是满负荷运转，每条流水线每天组装4500台手机，多的时候产量则加到5000台。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成为常态，赶货时则需加班至晚上十点、十一点，每周一天的休息也可能因赶货被“没收”。

因为已有经验，融工小组成员在适应工作和扎稳脚跟方面已有足够的韧劲，“干一切不能干”“忍一切不能忍”成为融工小组的重要原则。

流水线的节奏使融工小组只能见缝插针地展开广泛交友工作。工作岗位是融工小组的小舞台，每天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长给了融工小组无限的时机去深度了解、结交岗位附近的工友。即使固定的流水线岗，至少左、右、对面各2名工友都在深度辐射范围之内。

IPQC（质检员）和物料员更是有机会游走于流水线上每一位工友之间。当谈工作、聊家常、扯闲天成为工人们打消工作无聊的主要方法之时，融工小组更是成为话题的发起人、撑场人。若干天的嘻哈攀谈之后，岗位附近的工友都成了“老熟人”，融工小组也足以给他们写一篇人物志或访谈录了。

因为C厂没办食堂，所以约工友去厂外吃饭成为融工小组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中餐、晚餐必约上两三个工友，三个月期间，无数的“饭局”串起了融工小组与工友的广泛交情。晚上九点下班，工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间，吃上一顿十来块钱的夜宵成为工人的享受，融工小组便把各自熟悉的工友约在一起凑个一桌，通过夜宵逐渐把工友聚拢为一个集体。

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则是融工小组凝聚工友的最好时机。融工小组在厂外城中村以1000元/月的价格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供融工小组日常开会和工友聚餐、娱乐使用，并安排X2和X4住出租房，为更广泛接触工友，其他人都住工厂宿舍。

融工小组五人一般分为两组，由各组约集熟悉的工友到出租房聚餐，为使聚餐可持续，从一开始融工小组便倡导了AA制。因此，出租房周末一般有中午和晚上两场聚餐。总之，融工小组总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广泛结交工友，并使工友逐渐凝聚成一个集体。

五、意识启蒙

C厂的意识启蒙总是融于日常攀谈之中，融工小组总在无形中完成最复杂的思想工作。C厂的劳动关系日常处于紧张氛围之中，工人常以抱怨、摔货等方式消极地发泄情绪，而这种劳

动关系状态与工厂的违法违规经营脱不了关系。这给了融工小组大量的时机向工人灌输法治理念和劳工法规。

入厂不久，融工小组便总结出工厂的主要违法行为：第一，工资标准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平时加班工资比政府限定的最低标准低 3.59 元 / 小时，周末加班工资则低 5.78 元 / 小时，工人每月所得工资因此被克扣 400—800 元。

第二，工厂在工人入职半年后才和工人签劳动合同，违反《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一个月之后就应和劳动者签合同的规定。

第三，工厂没有给新入职员工购买社保，违反《劳动法》关于自用工起就得给员工购买社保的规定。

第四，在工时方面，违法超长加班，违反《劳动法》关于每月加班不能超过 36 个小时的规定。

三个月中，融工小组向一部分一般工友宣讲过法治理念和劳工法规，而向每一位积极分子、骨干则反复宣讲过。因为融工小组本身就是工人，所以意识启蒙都可融于日常攀谈之中。例如，当工人抱怨工厂因赶货取消每周仅有的一天假期时，融工小组则会抓住时机告诉工人工厂的行为违法，《劳动法》规定不能任意超长加班。在工人的言语反馈中，融工小组可以较清楚地判断工人的立场和态度，并从中筛选出潜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进行更多频次、更深层次的意识启蒙。例如，周末聚餐时融工小组成员可相互配合发起意识启蒙的相关话题，尽可能地激发工人的共鸣，并在工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攀谈过程中引导话题的方向和内容，这种集体言语风暴常常可以完成深层次的意识启蒙。

六、准备斗争

融工的最后一步是引导、组织一场合法维权。为使行动合法可控，根据工业区客观情况，融工小组在三个工厂的维权主要依据最低工资制度。按照《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不仅约束基本工资，它还直接决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即它还决定了最低加班工资。然而，融工小组发现，工业区的中小企业普遍不能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它们只把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基本工资，对加班工资却另出一套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折算的标准）。

工资标准低使得工人不得不靠大量加班维持生存，如此一来，更加大了工人法定最低工资被克扣的幅度。因此，融工小组合法维权的诉求设定为：要求工厂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融工小组结算加班工资。融工小组认为，这一诉求合情、合理、合法、合度，受到劳工法律和各级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合法维权容易取得工人支持，也容易获得成功。在 C 厂两个半月后，

融工小组已经培养积极分子40人，加上从B厂过来的6名骨干和5名融工小组成员，融工小组判断实施合法维权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因此融工小组便开始维权行动的“吹风”。因为合法维权只是一种筛选和培养工友的手段，融工小组必须控制维权行动的规模和程度，融工小组并不想把它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全厂激烈抗议，因此，“吹风”对象只限于积极分子和骨干。融工小组在日常攀谈中向这些工人表露融工小组要通过维权行动讨回合法的最低加班工资的意图，其实是以此试探工人的反应和态度。如果经过一番沟通后工人明显反对融工小组的想法，融工小组则放弃争取，如果坚决附和或基本赞成，融工小组则逐步深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团结工作。

最后，融工小组从40名积极分子中筛选出15名骨干。

七、发起斗争

2014年9月26日上午开工之前，融工小组按约定在车间门口集合，然后一起走向办公室找厂长讨薪。15名骨干工友，最终站出来的有11位，另外4位刻意避开了融工小组，依然进了车间。11名工友加上6名随团工友、5名融工小组成员，已然形成了一小股浩浩荡荡的队伍，22人一起涌进厂长办公室。

厂长见融工小组态度坚决且说起话来有理有据，所以只能试图用情感来笼络融工小组。他看出X2是领头人，就对X2说了些平时也待他不薄之类的话。他说：“X2，你觉得我平时对你怎么样？……你刚来半个月我就单独找你聊过两次，你也知道，像其他员工我很少找他们。你自己觉得我给你讲的那些道理是不是为你好？”这等伎俩对X2自然起不了任何感化作用。于是，厂长对X2说：“X2，听说你们要到劳动局告我？！”他话没说完便忙着给融工小组围着最近的几个人递烟。

X2说：“我们只是要求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结算融工小组的工资。”一提到法律这个令厂方心虚的东西，厂长便忙着绕开话题，转而又用软磨法跟融工小组套近乎。融工小组清楚厂长在试图拉拢融工小组，也感觉到一提到《劳动法》他就有点心虚。于是X2就接着把话题转到讨薪和法律上，他说：“你们厂在很多地方都严重违反《劳动法》，我们现在只要求你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给我们22人结算工资，如果能在这里满足我们的最低要求，那么拿到工资之后我们便马上离开这个厂。但是，如果你们硬是要无视法律的存在不给我们结算工资的话，那我们只能寻求政府的帮助。但是，一旦我们到了劳动局，我们要反映的就不只是我们几个人的问题了，我们要把厂里各处违反《劳动法》的地方都反映上去。”

厂长见软磨不行便转而硬泡。他说：“如果你们打官司的话，怎么着也得半个月上不了班吧？你们这样损失岂不更大？”他的这句话确实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一般情况下，工人是耗不起

这么长时间的法律纠纷。但是因为之前就抱定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老板的这种威胁自然无法让融工小组退缩。X2 反而更进一步地说道：“不管要多久，我们都耗得起。你们厂处处违反《劳动法》，我们如果要告到劳动局去，你自己清楚会是什么后果。你要不要我给你讲讲《劳动法》？”或许张厂长以为融工小组讲不出《劳动法》的具体内容，听到 X2 这种挑衅后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那你讲讲吧。”三个月来，融工小组早已把工厂的违法事实熟烂于心，X2 更凭三寸不烂之舌足足给张厂长讲了约 10 分钟的劳工法规。融工小组工人听了之后十分舒心、解气，不停地在旁边附和、叫好，气氛似乎达到了高潮。事实证明，政府和法律是保护劳动者的，劳动者也是遵守法规的，但总有一些工厂漠视守法经营。厂长几次想插话进来打断 X2 说话，但 X2 还是一口气说完了早已准备好的四条，见厂长想插话 X2 就接着说：“你还要不要我再给你罗列几条？”说到这里厂长自然只能叫停。

辩论过程中，厂长的说辞曾几次引起了融工小组的共愤，融工小组便一起发出激昂的抗议。二十几人围堵办公室的场面也引起了车间的纷纷议论，似乎随时可能引发车间里的骚乱。经过约 2 个小时的辩论、周旋，工厂管理层见识到了融工小组的决心和气势，也意识到难以分化融工小组的团结，同时他们也担心其他工人加入维权，或事情捅到劳动局，因此，工厂最终答应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融工小组结算加班工资。

厂长说：“我可以给你们 22 人按照《劳动法》的标准结算加班工资，但是只能补偿你们最近半年，超过半年的，因为时间太久了，难以再重新核算。同时公司的规定不能随意更改，你们拿到钱之后就离开公司，不要再去给其他员工说。”厂长的说法给融工小组吃了一个定心丸，此时，工友们都为胜利流露出开心的笑容。因为融工小组 22 人大部分进厂都未半年，厂长说的限定对融工小组影响并不大，融工小组在商量后就同意了厂长的方案。于是厂长就叫来财务小妹当场给融工小组重算工资。最后，融工小组在原有工资基础上，每人获得 1000—5000 元不等的工资补偿，22 位工友共获得 6.8 万元补偿，每人平均约 3090 元。

八、总结

在三个工厂，融工小组的实践结果为：

A 厂融工小组 3 名成员，实施调查 16 天，培养一般工友 31 人，积极分子 12 人，发展骨干 3 人；

B 厂融工小组 5 名成员，实施调查 75 天，培养一般工友 97 人，积极分子 32 人，发展骨干 12 人；

C 厂融工小组 11 名成员（5 名发起者和 6 名随团工友），实施调查 87 天，培养一般工友 125 名，积极分子 41 人，骨干 15 人。

相应的，经济斗争也取得了明显成果：

A 厂在行动前有三位骨干答应一起维权，但最终都没有站出来，最终融工小组融工小组 3 人实施了讨薪，维权行动较轻松地获得了成功，每人获得约 600 元的依法补偿。

B厂在行动前共有12位工友同意一起维权，结果站出来维权的有8位工友，经过一上午的谈判后，维权目标基本实现，根据大家的加班时长，每人获得800—6000元不等的补偿。

C厂在行动前共有15位工友同意一起维权，结果站出来维权的有11位工友，经过上午的谈判，在原有工资基础上，每人获得1000—5000元不等的工资补偿，22位工友共获得6.8万元补偿，每人平均约3090元

如何在厂里开始给工友做工作——应该谈些什么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

假如我们是预备进厂融工、做工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知道工人工作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系列，包括提高工人的斗争性，组织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意识，发展工人中的先进分子等等。但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首先要从无到有——认识身边的工友，知道应该和工人谈些什么。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问题，但它并不简单，不光是缺乏经验的同志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踩坑，一些做过一段时间工作的同志恐怕对这个问题也认识得不清楚，乃至对融工路线产生怀疑。

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逻辑：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工联主义者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在做工人工作的时候，必须时时刻刻要讲政治灌输、政治斗争，只能靠理想主义团结、鼓舞工人，否则就是经济主义。其实这些同志可能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把做学生工作（尤其是高校学生）的经验套到工人工作上了。学生脱离社会生产，也因此满腔热血，只要能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讲通，学生就会自我认同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这之后，便可以引导学生在读书学理论之外去做一些更实际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作。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但工人的特点是与学生完全不同的。被资本主义社会捶打多年，工人已经很难再去发自内心相信一些完全抽象的东西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有了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就完全不会这样，但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灌输社会主义的意识。

我们认为做工人工作首先必须从工人的切身利益出发。直接跟工人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很难对工人产生影响，因此，要从工人身边的环境谈起，具体地分析为什么大家会被剥削、是如何被剥削的。比如工厂的罚款合不合法、合不合理，管理人员的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工价能不能再高一点。在此基础上引导工友开展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工友会发现，原来斗争真的有成果，这会显著提高工友日后参与运动的觉悟；另一方面，工友也会清楚看到，劳动监察大队、人社局、警察到底站在哪边，这是非常有利于做政治灌输的。

政治灌输是分层次的，做政治灌输也是要稳扎稳打的。工人从认识到自己在被老板剥削，到所有老板都差不多，再到连政府都是老板（资产阶级）的，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不是说只有讲社会主义、讲暴力革命才叫讲政治。这是我们群众工作的目标，既然是目标，那就不会立刻就实现。

而有一些同志，也许是由于长期的群众工作感到疲惫，急于出成果。虽然口头上也说不能顺从工人自发性，但实际行为却不见得这样。比如一听到工人骂国家、骂政府，马上就大喜过望。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知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般工友身边的社会关系是有目共睹

的，虽然谈不上多么“忠君爱国”，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不是摆设。可能工友就是过过嘴瘾罢了，喜欢这么说的工友不一定就很先进。也许真正先进的工友，在这种急功近利的“讲政治”筛选培养方法中就很容易就被漏掉。

对于另一些同志来说，问题在于理论、历史方面的包袱太重了。一些同志看了很多现在流传的能出成果的工人工作经验，知道应该先去和工人交朋友，也明白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的关系。但还是有意无意总想着要先给工友把理论和历史讲明白。最近听一位同志说，他去跟工友做工作，聊到后面开始聊文革、改开，工友连忙表示自己刚有了小孩，要离这位同志远一点。固然我们可以说是这位工友不先进，但也要想想在资本主义如此强势的当下，哪有那么多先进工人让我们去“一点就通”呢？现阶段做工人工作，还是应该从工人的切身利益出发。理论不是不重要，建议改成但那是在工友初步认可了我们的方法论和观念后，再去进一步讲的。比如周恩来到底在文革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但一般工人群众会关心吗，搞明白这一点对当下发起工人运动又有什么帮助呢。马克思说，召唤死人是为了帮助活人进行斗争。所以，活人绝不能被死人绑架，我们并非要先成为理论大师，才能在群众工作上做出成绩。

某学生组织工作报告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

—2023年末至2024年初某学生组织于H中学生运动工作报告

第一部分 H中学生的斗争

(一) H中情况

1. 据我们判断，h校处于衡水化的进行时。h校是位于Z市的重点二批高中，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Z市处于山峦之中，经济极不发达，即使身为Z市的重点二批高中，h校的本科率也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且其不位于农村地区较多的县城，所以h校也并未成为第一批衡水化的中学，最近年来才开始推进衡水化。

由于Z市本身经济条件常年为该省倒数，因而h校学生成分多为城市贫民和贫困的农村居民，又由于h校仅为重点二批高中，所以生活条件优渥的Z市市民大多也不会选择在此高中就读，例如：h校每届尖子班中，贫困生人数一般不少于20人，新班制改革后，每班平均人数为50人，可以认为h校至少一半学生为贫困生。以尖子班贫困生人数为依据是因为，现行体制下贫困生评判标准极其依赖成绩，所以在普通班有大量生活条件艰苦的学生因为成绩原因没有被评为贫困生，而尖子班成绩普遍优异，在这一条件下可以排除成绩对贫困生评判的影响，进而得出h校学生的普遍家庭情况。

2. 由以上论述我们已经了解了h校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阐述h校的矛盾点。

(1) h校地位决定了它所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既不像县内同级高中那样受县财政重点关照，也不像市重点一批高中受市财政重点关照，所以它的衡水化进程必然是失败的——它不像那些受关照的中学一样有可能聚集起大量教育资源，从而形成对其他中学的资源优势。其失败具体表现为，由于缺少教育资源，即使管理逐渐严苛，本科率也不能提升，进而更不能形成对其他中学的竞争优势，导致优秀师资流失愈发严重。

(2) 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逐渐严苛是无法避免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来大量的巡视工作以及减少的休息日使教师怨声载道；二来，严苛的管理使得学生休息时间严重不足，以至于维持基本的生理活动所需的时间都受到了影响。

(3) 同时，为了配合衡水化的进程，h校即使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实行严格的管理政策，导致了老师在工作时间延长的情况下薪资待遇得不到保障；同时，为了弥补短板，不得不向学生增收学杂费，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

（二）H 中斗争情况

1. 斗争开端

2023年秋季学期以来，h校某年级中午休息开始时间延后了半个小时，下午休息结束时间提前了近半个小时，时间调整给学生的休息带来极大的不便利。尤其是各学生社团的成员深受其害——社员们需要同时兼顾休息和活动，时间不足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其中社团干部为了维持社团所承受的压力大大增加，因此他们对学校更改时间的政策更为敏感。

2. 斗争过程

（1）斗争前期

A组织的同志通过校内下属社团组织了解到作息时间的更改对同学们的影响，根据判断，社长是我们在斗争中最容易争取到的群体——一来，由于社长作为社团干部需要更多的时间兼顾学习生活，对学校更改时间的政策相较普通同学会产生更大意见；二来，h校学生需要经历至少五次分班，很多社长都曾是同班同学，所以社长之间联系紧密，争取到一位社长就很容易争取到其他社长。因此A组织的同志联系了下属社团组织的社长，让其帮忙联系其他社长。按照A组织的估计，想要让学校妥协至少需要拉拢半数社团的力量，已知h校至少有18个社团，也就是需要拉拢9位社长。在A组织同志的帮助下，校内成功取得了近半数的社长支持，并于文化体育活动周后向校长办公室发动请愿。

（2）斗争过程

在具体斗争中，由于高中生缺乏实践经验以及理论指导，所以他们面临以下的具体问题：

- ①请愿书不会写。与学校沟通时，需要大量繁文缛节，h校高中生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请愿书编写；
- ②不会组织谈判语言，缺少谈判技巧。谈判时容易处于下风，被校方用官话搪塞，无法达成谈判目标；
- ③缺乏对衡水化的系统性认知。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容易被官方意识形态裹挟；

面对这样的情况，A组织以该校下属组织为核心，利用自己的理论储备和斗争技巧，直接给予社长们指导，例如：请愿书由A组织编写；技巧也由A组织同志专门传授；斗争逻辑在A组织的同志分析总结后一并授予；利用互联网传输信息优势，A组织几乎全程参与此次斗争，起到了关键作用。

各个社长发起的请愿行动，目的是冲击校长，迫使其减少克扣的休息时间。由于这次活动是A组织第一次组织学生在校长进行冲击，过往经验不足，没有意识到学生组织语言的能力较弱，没有及时给予他们一套可靠的谈判话术，导致在和校长对峙的过程中同学们的底气普遍不足，在谈判过程中被校长随意打断，并且在最后中了校长圈套，被校长忽悠出办公室。

此次请愿即使准备不足，经验匮乏，但依然得到了校长的口头承诺。可在之后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校领导开始“踢皮球”——校长将改时间的责任推卸到年级主任头上，而年级主任不愿意同意更改时间的方案。

得知这一情况后，A组织进行了内部讨论：首先，制定了下一阶段战略——冲击年级主任；然后，总结不足，传授了适合高中生的谈判技巧；其次，尽可能地维持自身士气，保持社长同盟之间的团结紧密；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此次事件在学生之间的影响，A组织发动了正处其他年级的新同志，让其在“暗线”对学生运动进行配合。所谓“暗线”就是，在其他年级对社长同盟会事迹进行宣传，以此打造舆论优势，拉拢学生靠边站队，并且还能让社长同盟会感受到民意是支持他们的。

受到学生冲击后，校方反应模棱两可，既没有过分刁难同盟会成员，也没有决定落实调整时间。第一，校方没有处分任何一位同盟会成员，仅仅只是让相关班主任对同盟会成员进行了口头批评；第二，在调整时间的政策上，校方对此的反应十分令人不解，他们只允许个人来提意见，不许集体来提意见（原话如此），所以当时的A组织直接理解为字面意思，即：不允许一群人去办公室请愿，只允许一个人向校领导提意见。但在之后，经过两个月的复盘，A组织才认识到，校方的意思其实是：仅允许个人更改自己的作息时间，不允许整个年级的时间更改，其目的是维护学校权威，打击学生这种出头请愿的行为，遗憾的是当时的A组织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以至于之后的战术出现错误。

半个多月以后，经过一系列漫长的等待后，社长同盟会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按照A组织之前的理解，本次请愿行动同盟会没有群体行动，而是选出了一位代表，委派该代表独自一人向年级主任请愿。经过斗争的磨练和A组织的指导后，这位同志仅以个人的力量斗赢了年级主任，迫使其同意将中午放学时间提早十分钟。但非常不幸的是，在年级主任向校长办公室提出更改时间的建议后，居然又被副校长截胡，整个修改时间的计划沦陷到校领导的踢皮球当中。

(3) 斗争结局

在冲击年级主任的斗争之后，h校的学生运动进入拉锯阶段。社长同盟们由于长期不见结果，导致士气下滑，人员流失近半，但剩下的社长更为坚定地支持起了我们。那位单枪匹马斗赢年级主任的社长，私下与A组织联系最为紧密，也是在斗争中受惩罚最重的，纵使如此惩罚也不过是叫来家长。因为对这方面早有准备，所以她的家长在被争取后转而支持了她的行动。

与社长同盟会的拉锯情况相对的是，暗线的行动取得巨大进展。其他年级的同志在第一次冲击结束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迅速笼络到近百号人支持我们的运动，这还是在其他年级的组织尚且初步建立，人脉较少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一立竿见影的效果充分体现出我们以斗争为核心的组织路线的正确性。我们之后尝试利用学生的人数优势，打造校内舆论优势，具体方案表现为：第一，在校园墙等平台大量发帖表示对同盟会学生运动的支持；第二，发动支持的同学们书写联名信，声援同盟会各个社长们。不过，h校的校园墙是个人运营，难免出现投稿排队的情况，所以帖子并未在关键的时刻出现，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其次联名信准备时间过长，没能在应当发出的时间发出，效果大打折扣。对此，A组织总结为：一来，当时正值期末周，A组织内部分同志忙于期末考试，未能及时跟进h校的斗争进度；二来，h校内组织成员经常性地因没有手机导致与A组织失联，失去了战略指导，后期A组织通过外宿生缓解了缺乏联系的问题，但依然错过了指导的最佳时间。

至此，2023年秋季学期h校第一阶段斗争正式结束。

3. 斗争总结

在第一阶段斗争结束后，A组织对此进行了内部的总结。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项：

斗争开始前

①情报滞后：其原因是，A组织在对h校的下属社团的组织建设上存在断代，导致A组织缺乏对h校主要参与斗争运动的年级的整体情况的了解，从而在开学季h校更改该年级作息时间表时A组织一无所知，一直到一个多月后因为一次乌龙事件才从校内同志口中得知此消息，这直接造成该年级除社长之外大部分同学已经被迫适应了更改的时间，不利于我们从中展开运动，而且由于开始运动时学期已过半，即将到来月考与期末考大大损害学生们的斗争热情。同时，又因为A组织的部分同志们处于学期期末，没有足够时间对运动进行引导，间接导致运动处于困难状态。

②理论研究滞后：由上可知，A组织受到的情报严重滞后，开始研究高中生运动的时间太晚，没能尽早提出正确理论指导思想，对非左派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过分提防，没能主动寻求广大非左派学生对斗争的意见，更加重了情报滞后情况。指导思想长期停滞不前，只以左派学生作为斗争核心，理论力量与斗争力量都势单力薄，没能做好发动广大学生的准备。

③组织建设滞后：由上可知，A组织理论研究滞后，导致没能尽早建设一个能够与新式高中生运动适配的学生组织，之前遗留的学生组织都是以左翼兴趣圈作为自己的人员基础，其缺少广泛的群众基础，最关键的是，没能及时组织起广泛的对学校有意见却不知如何斗争的一般学生。由此可知，传统的学生左翼群体所具有的排他性，不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反而经常敌视起了对马列毛主义不熟悉的普通群众，以至于自己内部小圈子化，缺少对外发展。

斗争开始

①缺乏经验，判断失误：A组织经验缺乏，没能第一时间判断出学校所谓的：“只需个人提意见，不许群体提意见。”的真实意思，仅认为学校禁止的是群体请愿，错判了学校的真正企图，进而导致斗争方略的错误，没能利用学校本意中的漏洞——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来传播群众的意见，其实要是利用这一点，完全可以进一步扩大学生运动。

②不了解高中生实力：A组织缺少直接指导高中生运动的经验，对高中生的平均水平认知不足，很多应该简化的工作没能简化到位，导致高中生战术上常常出现失误，例如，在第一次与校长谈判过程中，我们给予的谈判大纲没能转换为谈判技巧为高中生所用，结果威力大打折扣。

③年级配合不好：这种以斗争为核心的路线在学生中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A组织的预想，所以负责打造舆论优势的其他年级发展迅速，A组织却没能及时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将目光放在直接参与斗争的年级而忽视了快速发展的其他年级，纵使其他年级发展迅速也未能转变为参与斗争年级的舆论优势。

④参与人数过少：A组织在此次学生运动中充分认识到参与引导学生运动的人数过少，将导致无法实时对运动状况进行监视，进而错过最佳的引导时机，还主要表现在，一些需要进行战术指挥的场合缺少专精人员的指导，导致了战术层面上的失误。

第二部分 高中斗争的理论

（一）衡水化的理论

（1）衡水化的阐释

首先的任务必须在历史之中理解衡水模式与中学教育的衡水化。

与其他任何历史中出现与消亡的制度一样，衡水模式不是专家与官僚天才的个人发明，也不是千年“学优则仕”观念的终极答案，它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前发展阶段在再生产领域中的特定表现，这不仅意味着其在历史时间中随着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而兴起与衰落，也意味着衡水模式现象在空间中同样表现了极为差异化的分布。衡水模式的省际尺度上的流行是普遍化的，但在市县尺度上的兴起却是特定区位上的现象。

构成了衡水模式时空定位的突出背景之一，是中学教育在新世纪的城乡分化。随着20世纪末“示范性高级中学”规划的建立与职业教育体制的崩溃，国家与地方中等教育投资开始向少数“重点高中”发生倾斜，而在2000年建成的4000余所“重点中学”之中的绝大部分都位于直辖市与地级市，尤其是省城。这也就意味着，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全国的教育人力资源与政府投资越来越向着少数大型城市集中。这种教育资源的分层一方面与逐渐差距拉

大、界限巩固的城乡二元体制相适应，同时也顺应了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趋势，最终导致了乡镇乃至县与中小城市必然的教育资源短缺。

这种教育资源可得性、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的等级分化所引发的，不仅是乡镇家庭在文化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同时也有跨越此种劣势的强烈欲望，以及被这种欲望所标定的套利空间，由此引入的就是所谓衡水模式，其特征应当总结为如下几点：

①采用衡水模式的中学通常位于县城，这一区位相对于地市而言较为边缘，而对于周边乡镇而言又形成了人口、土地开发及工商业活动的次级中心，面向受户口或经济限制无法进入地市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家庭，瞄准了城乡分化社会服务断裂创造出的市场需求；

②对周边乡镇县市教育资源的向上提取：衡水模式中学的市场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利用政策机会/强制与人力资源投入集中起来的相对较强的师资力量。通常以政府给予的跨区划招聘方面的便利政策为基础，衡水模式以较高的薪资水平强化了教师劳动力市场买方竞争，以进一步削弱更下层次以及不能完成衡水模式转型地区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在次级教育市场中的比较优势；

③以“升学绩效”为产品的产业经营模式：衡水模式的政治经济特征在于其强化（而不是发明）了一种标准化、竞争性的教育产业模式——向急于改善文化资本积累机会的家长销售“择校”与“复读”服务商品，而教师与学生共同劳动生产的可量化“升学绩效”则起到了类似广告的作用。因此在“非生产劳动”的完整意义上，学生仍然间接参与了服务商品价值的实现，而教工则通过雇佣劳动完全参与了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双重过程；

④经济理性下的严苛管理：无论是直接实现货币所代表价值与资本积累的教育服务商品，还是为了更好实现商品流通而生产的总体的“升学绩效”，衡水模式所蕴含市场策略的成熟意味学校建制的企业化以及管理的科层理性化能够有效地帮助其赢得市场竞争，因此也必然地作为校内微观整体的基本策略得到更严格的贯彻，这种管理的理性化不仅直接施加于学生，也通过施加于教工队伍而施加于学生，由此带来对军事文化的模仿与推崇、横向竞争的强化、半强制的超时劳动；

⑤衡水模式在临近市政区划中有自我扩散的驱力：衡水模式在生源、教资与家长用户市场中引入的竞争强化与向上提取机制，让率先实现衡水模式的县中对后进校施加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其采纳类似的策略，加紧市场的竞争与对下层次中学资源的提取，导致衡水模式在校际的扩散。

（2）对衡水化的一些误解的解释

①为什么衡水化不是一种行政上的行为：高中升学率的多少，都是由教育局进行相应的定额的，且这些指标都来自于各个高中往年的升学数据，也就是说指标很难出现太大幅度的跳跃。行政逻辑上来看，高中只需要担心这唯一的指标，教育局除了升学指标之外也不会干涉到高中的其他方面。综上，行政上要求高中变严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今的高中管理严格只能是除了行政力量之外的“市场”造成的。

②为什么市场是造成衡水化的唯一元凶：首先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衡水化是对崩溃的乡镇镇教育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重建，是一种单纯的市场行为。

何为崩溃，在1977至1983年间，超过10.5万所中学被关闭，且多为乡镇中学，中学生总数从6,779.9万跌至4,397.7万。初中毕业的年轻人的比例，从文革十年末的超过三分之二，跌至1980年代初低点时的刚过三分之一；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从40%多跌至不足10%。学生的人数急剧减少，尤其以乡镇中学学生见长。不过，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尚未完成确立，教育在总的方向上仍然遵循着社会主义时期的计划分配机制。

直至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主义逐渐巩固，教育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之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其相对应的教育体系——教育与阶级再生产真正开始产生了联系，其产物就是延续至今的“高考模式”。也就意味着，高考成绩与乡镇学生未来的阶级越发相关。虽说如此，但“改革者”们似乎不太欢迎乡镇学生，按照他们的说法，许多农村学生在升学考试中考得很好，但缺乏更深厚的知识素质——表现在外语水平、计算器技能、音乐训练和创造性思维上——而这些正是城市重点学校的学生具备的，这般看来，改革招生制度，这是为更方便的选拔到更多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少招农村地区的学生。近年来，农村出身的学生被招进清华大学的不足20%（而中国大多数的人口却住在农村），这或许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来最低的比例了。

不难看出，教育体系与阶级跃升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的同时，乡镇学生却收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排斥。在没有认识到存在其他道路的前提下，乡镇学生受到排斥后产生出强烈的想要加入这一体系的愿望。

与此同时，政府对高中教育普遍呈现出投入不足和管制放松。研究表明：1998-2008年，我国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投入占全部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从21.41%下降到2008年的18.29%，乡镇高中呈现出了比城市高中更明显的资金匮乏

在学生和学校两种情况的共同加持下，一来学生入学欲望愈发强烈，二来地方财政又十分有限，这种强烈的冲突产生的结果就是高中教育的市场化，我们以衡水化的起源——衡水中学为例，衡水中学在政府后续投入没有跟上，出现了巨大的办学资金缺口情况下，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采取了向银行贷款、扩大招生规模、名校办民校等一系列市场化措施。

阐述了如此之多，我们充分地解释了衡水化的真正起源是纯粹的市场关系，它来自于改革开放后被摧毁而又重建了的资本主义的教育体系，在学生和学校双重的强烈愿望下诞生的畸形而残酷的教育制度。

（3）在衡水化推广下的特例

①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

类似的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一般极高，即使地方财政如何削减高中的资金，一线城市的高中依旧能够满足办学所需的一切资金支持，甚至远远超过。一线城市资本主义发展全国领先，当地的学生从小享受的教育资源也非乡镇学生可比，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升学率往往是乡镇学生的数倍，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对升学的强烈愿望。这两点都导致了，一线城市很难出现衡水化现象。

（二）对高中生群体的研究

（1）对高中生的定性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高中生整体来说不属于任何阶级。首先，由于中国大部分高中的管理制度，高中生被物理性地隔阂于外界任何一个群体之外；其次，又由于此制度，他们被分为多多个有严密组织性的团体，亦即班级；第三，教育属于阶级再生产的一环，而处于教育体制中的高中生只作为其中间产物存在，自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

（2）高中生的矛盾

由此，我们有必要为高中生总结出一套独立的工作方法。既然高中生有别于社会上的其他集体，自然也拥有与其他集体不同的特殊矛盾。

①来自家庭的矛盾。此处以无产阶级家庭为代表：在现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当中，多数无产阶级家庭尚未拥有阶级意识，难免受到当代主流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裹挟，导致其意识与其阶级处于不对等状态。导致其子女在影响下走上更符合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道路，而接受其价值形式对子女来说是极为痛苦的。

②来自现实的矛盾。从主观上来说，高中生个体在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试图走上资产阶级所谓的“阶级跨越之路”时，会遇上起跑线不对等或个人能力不匹配当下的教育选择制度等问题；从客观上来看，作为资产阶级再生产工具的“阶级跨越之路”必然遵守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亦即小部分人拥有绝大多数社会财产；再直观地看，在市场化的趋势下，衡水化逐渐扩散，导致越来越多的高中管理制度逐渐严苛，往往是高中生爆发斗争的直接因素。在以上三点前提下，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高中生必然无法实现所谓梦想中的阶级跨越，并且矛盾爆发时往往针对其所处学校的具体制度。

综上所述，在家庭及现实的双重矛盾下，高中生所承受的压力远超社会其他群体。例如，中国社会平均抑郁率为百分之五，而高中生的平均抑郁率为百分之二十五，近似于军队危险岗位的抑郁概率。这两种压力产生的场所不属于生产领域，即高中生运动纵使声势浩大，却无法引起国家机器的关注；也导致高中生在发起运动后所受的惩罚微乎其微。

（3）高中生的旧式运动

由于高中生往往面临上述两点矛盾，导致高中生急需释放积压已久的情绪，而学校的不合理制度通常会成为其爆发运动的原因。这类运动往往仅为高中生释放压力的行为，同时也并不拥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且其短暂的运动十分的形式化及情绪化，缺乏科学的斗争理论支持，因此无法伤及学校压迫的真正原因及教育市场化趋势。我们称拥有上述特征的高中生运动为“旧式运动”。而若要形成新式运动，就必须要有组织性、纪律性、科学的左翼理论支撑，也就意味着需要高中生的左翼集体。但现有的高中左翼组织均无法胜任组织领导的作用。

（4）高中生的旧有左翼

上文提到，高中生当中存在一些无法承担作用的左翼组织，究其原因为以下几点。

为了更好说明以下内容，此处特意再次引进高中生的基本情况。首先，高中生不参与社会生产，难免导致其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者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最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又因高中内不存在实际的社会生产，马列毛主义作为阶级理论思想很难为高中生直接利用，而是需要对现在中国资本主义下的高中教育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绝大部分的高中生左派并没有这样的水平。二者前提导致高中生左派普遍拥有以下特点。

①亚文化化。由于马列毛主义在高中学生的斗争当中并不具有直接的指向性意义，从而变为脱离实际的个人兴趣爱好。在此前提下，该主义甚至有变成学生间某种可供消遣的亚文化的趋势，且在男性当中尤为流行。现今大部分学生左派在学习该主义时并非以实际参与斗争为目标，而以一种娱乐社交的心态进行学习，丧失了该主义该有的优秀品质。纵使他们直接使用了该主义的口号，可不对实际矛盾进行任何科学的研究与剖析，也只是将其停留在自我感动的层面，对大部分学生没有任何号召作用。

②小团体化。上述一点导致如今所谓的左派集体出现排外的小团体化趋势，甚至具有普遍的性别歧视倾向。所以其很难向外进行扩张，也无法在校内进行广泛的社交联系或领导任何斗争，更无法将马列毛主义与现实斗争结合。从而与上述一点相互促进，形成向内的恶性循环。

③与实际运动脱节。综上所述，现今高中左派通常与群众脱节，亦即同群众的实际运动产生脱节，此与二者脱节的左翼组织被我们称为高中生的旧有左翼。

（5）高中生的新式运动

这里我们总结了旧运动和旧左翼的两大缺陷，即旧运动的缺少组织、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旧左翼的排外、不严谨，若想在高中发起真正能够打击教育市场化又锻炼青年学生的“新式运动”，我们就要对高中的真实的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

①科学的组织。我们需要依赖高中现有的组织，而不是一些时候可能会出现的网络群聊或者以私人关系组织起来的小团体。这样的组织我们列举了三个，分别为：学生会、学生社团和各班班长。其中学生会与学生社团作为学校承认的学生自治组织而存在，与学校的联系较弱，

成员光谱较广，存在固定的公开招新制度及更新换代，该形式能够超越人际关系的固有边界，更有利于展开学生工作。而在前二者被学校官方取缔时，便证明此类学校的衡水化程度极高，而在此种状态下，各班班长也能成为一种建立学生间联系的纽带。

②科学的理论。一来旧有的高中左翼似乎缺少对现实矛盾的认识和分析，其运动形式多停留在形式化的“喊口号”上；二来高中生群体无法得到当代左派组织的足够关注，究其原因后者并未将高中生及当代高中管理制度置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语境下进行讨论。例如，现在的很多社会左翼组织将高中左翼组织视为某种不成熟的“社会左翼组织”。因所谓社会左翼的主要工作为“融工”，而高中左翼组织因活动范围被限制在高中体制内部而被社会左翼视为“不成熟”，最终导致得不到社会左翼的严肃对待，沦为了一种鸡肋的组织。而科学的理论要做的，就是将高中重新视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再生产的一环，从而把高中学生运动及资本主义社会下反对市场化的运动相互联系起来。除了上述的，关于学生组织的理论外，还需要对衡水化学校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由于各个学校在行政地位上的不同，学校通常被分为重点与非重点，重点当中，又被分为重点一批、二批、三批，在这样的分类下，各个学校拥有的生源与教育资源差异极大。其结果是，一来，不同定位的学校在衡水化后，凸显出的最大矛盾就会显著的不同。市重点一批以及县级重点二批（注：县没有重点一批）拥有的教育资源最为优渥，生源也会是最好的，这类学校的学生对高强度的教育环境不会有太大不满。但在衡水化推行的地方，往往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这些学校纵使有财政的重点关照，也难免会出现征收大额学杂费的情况出现，这会与普遍的经济困难的学生产生矛盾，所以征收费用的问题往往会成为学生运动的爆点。其余的二批以及三批的学校，为了对抗自身经济上的劣势，就会对学生施加严苛甚至不近人情的规定，但这类学校生源上就不如前面提到的优等学校，纵使加大管理力度，对提高本科率的作用也是杯水车薪。这类学校的矛盾一般表现为直接的师生与校方间的对抗，所以这类学校也是最容易发起运动的。

衡水化的过程一般表现为三步：1. 最先开始衡水化的学校一般为县内重点二批学校，最显著的特征为是否拥有教官；2. 在经历了衡水后，县二批会对市一批学校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从而诱使市一批紧接着开始衡水化。同时的，在看到县二批的优势后，其他的县城高中也会紧接着开始衡水化；3. 市二批在衡水化的大趋势面前，也会紧锣密鼓的开始衡水化。以这三步为参考，能够自行推测，自己所处学校是否要开始推行衡水化或衡水化属于哪一类。

③科学的运动方法。综上所述，高中生能够发起科学的运动，所谓科学的运动，是指由左翼引领的广泛发动学生反对衡水化及教育市场化的学生运动。为了发动如此运动，在组织上，高中左翼应当围绕上述提到的高中群体原本存在的三大组织展开工作，以便能真正地广泛施展影响力。为达到此目的，高中左翼应该拥有一个真正能够超出人际固有关系的向外扩张渠道，例如社团或者其余形式的交友组织，说得更具体些，就是“纵使我朋友不多，但我能通过社团等渠道固定地招收到一批有识之士，从而扩大宣传面”，具体做法可参考第一部分的第二大点，“H中实际斗争情况”。

第三部分：高中生运动的意义以及未来

（一）高中生运动的意义

高中生运动存在的目的主要是，将原本松散的高中生凝结为一个统一的对抗教育市场化的组织，将原本无目的的高中生运动赋予左翼的对抗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与此同时，依靠中国国家机器对高中生运动不关心的态度，发展起一个较大的组织，从而对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支援。

（二）高中生运动的未来

（1）高中生运动与教师运动结合

当前中国教育体系的市场化并不只影响到学生，教师群体也深受其害，在个别斗争中，也不难看到一些老师与学生一起对抗校方的情况。对此我们认为，只要斗争方法得当，争取到教师群体不是不可能的。

（2）高中生运动与社会上的同样受到教育市场化迫害的群体的结合

①中专生群体，中专是社会上第一批开始教育市场化的学校。危害包括但不限于，利用所谓实习生的名义直接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出卖给与其签订合同的工厂。但中专生却很少出现运动，原因包括，缺乏像高中生那样现成的组织，也缺少科学的理论对他们进行指导。若是高中生运动的声势足够浩大，能够影响到中专的话，也许就能够带动他们的运动，从而形成更强大的力量。

②大学及大专的学生群体，这两者不同于高中生，较少受到管理层面的简单而粗暴的压迫，学校对他们的迫害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上，例如生活基础设施的收费不合理，或者提高单科成绩的通过标准从而收取额外的重修费用。这些举措，都较重大学生们的经济负担，从而激化了矛盾。如火如荼的高中生运动可以作为，激励大学生们抵抗的信心；最关键的是，在高中运动中锻炼出的斗争本领，也能在他们上大学后起到指导作用，最后我们有可能通过高中运动进而统筹起全国的学生运动。

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

革社（RSF）编辑部

序言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的确如此。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当整个社会矛盾越发地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社会阵营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最具破坏的修正主义也就越发的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学说的面貌出现。他们想要利用工人的力量满足自己的利益，或者说总是把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带到主要以工人阶级构成的革命事业中去。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社会各个阶级中各种受垄断资产阶级侵害的群体开始被迫的卷入革命运动中来，这些群体大多是被迫参与革命斗争，有的是具有了一定革命意识来参与革命斗争的，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从自己的狭隘阶级视野或各种特殊利益出发来理解这个注定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

由于我国现有条件，工人们大多还是在做着自发的、较小规模的经济斗争，而由于专制和工人运动不发展的条件，我国的革命活动还仅限于一些极其特殊、极其狭小的范围内，且没有和我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还在极其初级的阶段。这个初级的阶段中也蕴含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一部分是想要彻底发展到工人阶级中去的真正革命的力量，另一部分则代表着各种复杂的特殊利益（但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帜），只是由于工人运动的不发展和专制的缘故才使得他们临时的统一在一起。而随着阶级斗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这个初级性的统一不可避免的要因为阶级利益冲突而破裂，革命的新质要彻底地到工人阶级那去，旧质则要停留在原地甚至倒退。因为这些缘故，我们总能看到代表各种特殊利益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名义在四处活动，我们也能看到这一时期的革命分子正在作意义非凡的斗争，他们正要彻底地摆脱这些淤泥而到工人中去。于是我们在推动我国革命活动开始彻底转向以工人阶级利益为主的方向并要求我国革命分子和我国工人运动彻底地结合起来的前进过程中，就出现了各种机会主义的阻碍或歪曲的反面力量，他们总想在这个革命事业中加上他们的特殊利益或彻底改变运动的方向，他们拒绝把革命活动的领导权完整的交给工人阶级。

东风的新作品《怎么原地踏步？论我们今天组织间的问题》和《前进报》的新代表作《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正是其中的反面例子，他们是我国新机会主义的代表之一，里面种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绝不是巧合，他们恰恰代表的是我国幼年革命活动阶段中泛左群体、空谈家、知识分子、线上工作等等的某些特殊利益，总的来说就是反映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他们一方面阻碍彻底地转到服务工人革命事业、拒绝革命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另一边也还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和统一组织、克服自发性、反经济主义、全国政治报等口号要求保持和扩大他们的特殊利益进而继续深刻的歪曲着我国的革命活动发展。东风、《前进报》这些文章的全部精神就在要把他们的特殊利益强加到我国的革命运动中，阻碍和彻底歪曲我国革命活动向工人革命活动阶段的发展利益。

我国的幼年革命运动阶段要开始成为过去，它要向前就得和过去进行有力的斗争。革命力量势必要奔涌到工人中去，它要求我国真正的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克服一切阻碍，并把工人工作当作核心。我国革命运动要发展到工人革命运动阶段。因此，我们应该喊出这样的口号：工人革命万岁！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第一章 我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什么工作？

一. 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现状和我们的主要任务

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工业国，首要要明确的就是我国革命发展主要依靠无产阶级，又特别是工人阶级。因此判断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现状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工人运动现状、革命运动现状以及两者的关系。而我国工人的基本现状，我们曾在《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等文章中具体指出过，并引用过专门的数据分析。

当然一年的数据不足够说明，我们再把眼光放长远几年来统计。从2015年1月1日到2023年5月12日，8年内共发生了12940起能统计到的工人运动，平均每天发生4起以上。

.....

在这八年所有工人运动的诉求中，欠薪讨薪类的运动就占10343起，占比79.93%。其他的原因诸如加班、社保公积金、迁厂关厂、经济补偿金、裁员、社保等等加起来也只占20.07%。无论怎么看，我国现在阶级斗争的性质都是经济斗争，还没有政治斗争的一点点地位。

-革社第三期刊物《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

只需要看看这些基于现实斗争的一般统计就能明白，至今我国工人运动还是纯粹的经济斗争。并且但从我国工人阶级斗争规模上来看，我们今天的工人运动程度只有0.17%，就算夸张一倍也只有0.34%，只有列宁1895年时期创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时期的俄国工人运动七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参考值为1.2%）。

那么我国革命运动现状及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关系的两个方面呢？我们也曾说明过。

列宁利用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首先是俄国比较充分发展的工人运动，“1895—1899这五年内参与罢工的工人数达到了22.1万，约占俄国这个时期工人总规模的6%，平均五年每年参与罢工的工人约占全体工人总数的1.2%。”而我们情况是这样的。

.....

列宁利用第二个条件就是即有的组织，首先是即有的工人组织。从工人运动的质量上来说，我国工人有组织的进行斗争的现象还是非常少的，要求建立自己的斗争组织、工会等形式的机关的要求还是非常罕见的，虽然早在类似2010年的本田罢工中，工人们就提出了要求重组工会的目标，但这种现象还是少得可怜的，甚至少数的这种尝试最后又失败了或组织瓦解了；并且我们可以在2022年的富士康工人运动事件中就可以看到，他们还没有形成类似意识，更没有构成“南俄工人协会”、“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样的组织。所以就组织罢工这一点上，我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自觉性还是不够高的，甚至还没有较普遍的达到有组织的进行经济斗争的程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直接像列宁那样利用工人自己的斗争性组织来建立与革命分子相结合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组织的那种条件还是普遍没有的。

此外列宁还利用上了本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的条件，早在此前的普列汉诺夫就创办了“劳动解放社”，按我们的定义，这种组织大部分具有了革命组织的性质而不主要是左派组织，并且这些组织还普遍的是线下组织的形式。列宁利用这些本地的组织，把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集中了起来和工人组织结合了起来。很可惜，就这样的条件，我国目前也还是比较缺乏的，谁都知道目前很多墙外组织还大多沉迷于线上工作中，我国大部分左翼组织还是线上组织形式的。如果仅仅只是一个线上组织，那么它始终只能是某种程度的手工业小组。当然，我们自然不是说线上工作不重要，而是说线下的工作也是我们今天进行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线下工作的充足发展，那么构成真正的党的基础的群众工作就不可能实现。.....

-革社第八期刊物《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因此简单来说，我国革命运动的现状是工人运动不发展和革命运动不发展，以及革命运动尚未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运动的不发展体现在斗争的纯粹经济性质、工人整体参与斗争的比例低、斗争组织的缺乏；革命运动的不发展主要体现在我国革命分子普遍地远离工人工作，或者说工人工作还不是我国革命分子们的主要工作；而未结合则体现在缺乏大量的工人阶级革命分子，缺乏把工人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结合起来的力量，也缺乏在这种基础上的政治活动。这些是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事实，之前已有一些左派分不清楚这个事实，现在东风也不承认。

比如他们在文章中这样胡诌道：

至于革社说“根本就还没有到在各地（至少是主要工业区）已经展开了一定组织工作的阶段”其实不属实，尽管彼此之间是很分散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展融工的短则两三年，长则十几年，不知道不代表他们不做。比如，之前佳士事件中有一个不那么出名的同志，也是长期融工的人，后来过世了，但是没几个知道。他们其实一直奋战在融工第一线，但是孤立无援。这位同志因病离世前说：“我们以后也不会被人知道，我们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了。”革社因为自己脱离群众，因而想去扩大组织，不惜否定之前的左派同志的斗争的前赴后继。麻烦各位研究生们，哪怕在墙内网左间混一混都知道，已经有很多融工的同志早就进入工厂了！当然了，他们看不见自然就没有了，我替王阳明点个赞——“你未看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首先这里就混淆了两个地方，首先，把一定的工人组织工作和融工、进入工厂的活动混淆起来，仿佛左派只要进入了工厂就算完成了一定的工人组织工作，如果这样打工也算融工，这种融工自然也算组织工人。第二，把个别情况当成了普遍情况，左派进入工厂融工至今仍然是非常少数的现象，东风称墙内有很多融工者，如果是从比例来说的话，是绝对错误的，是不和实际相符合的，墙内现在一些左派组织如“燎原”，以前的有如“RC”、“中国人学习群”等等都不是进行融工的组织，在这些地方也看不到几个融工者，直到现在墙内也普遍是这样；但如果不从比例出发，只是说墙内有许多融工者，那么几十、几百、几千个也都能算很多，按照东风自己的观点都是有可能称得上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拿出切实数据，但如果不从比例出发就判断墙内很多融工者，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从工人运动的现状来说，我们还丝毫看不出有我国工人运动中有足够的融工者和有意识的融工工作的体现。因此，东风的这些观点只能是错误的，从这些观点出发，那么我们的全部工作重点则依然还不能是融工工作。

既然东风认不清事实或者说故意选择了罔顾事实，那他们就不可能从我国革命的基本情况出发来制定路线。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尚未结合的基本现状恰恰主要需要一种手段来解决，那就是融工。因为要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它就绝不能是一般的融工，而是一种有较高的客观历史需要的艰巨任务。这种融工完全不是东风所理解的那种融工，它不是去工厂里打工、不是在工厂自发组织工作的融工、也不是做受线上绝对领导着组织工作的融工。这种融工要求从三个基本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因此这种融工需要完成这样三种具体的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质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要发展我国革命就非得完成这样的工作不可，所以这样的工作已经不再是什么次要的或什么组织的附属工作了，它要求现有的革命力量为它服务。而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就需要完成这样具体的工作：发展出和组织起大量工人革命分子，广泛地组织起一般工人，发展和组织工人斗争（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最终是革命）。

二. 政治报工作的问题

对我国革命的发展有错误判断另外一种代表便是政治报工作的特别推崇者或提倡者，现在的东风（以前还不是这样）、现在的《前进报》、列宁道路（以前提到过）、新十月（之前也谈到过）等组织，以前的米宁等人也尝试过。如果只是一般的谈需要作一些政治报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旦有人开始以各种方式（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实际上的）否定和阻碍融工工作，或者否定融工工作的首要性而把政治报当作首要工作的时候，他就实际上地倒退到非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革社曾在八期刊物《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中提出过实质建党。我们的路线很明确，我们认为目前主要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和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础来完成实质建党。我们不是不要全国政治报，革社的刊物就是一种政治报，当然它还不是全国政治报，它的受众还不多、其他方面还有待改进，但我们认为这个工作目前是次要的，发展工人工作才是主要的。因此工人工作和政治报工作是目前发展我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工作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中工人工作是主要的方面。

因此，列宁道路的《融工很重要，但它不等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篇文章，从标题内容来理解是有道理的，不过只能把它理解为需要一种和过去不同的融工，政治报在这里起次要的辅助作用。本文虽然同时强调了两者，但没有分清主次，客观上起到了调和的作用，这就为彻底的知识分子式的机会主义路线打开了闸门。

因此，彻底知识分子式的机会主义路线便出现了，《前进报》的《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便是代表，他们说自己和列宁道路完全一致，但他们实际上还倒退了好几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单从标题和基本内容来看，政治报已经成为了他们要进行实质建党工作的主要方面，而以我国初级的革命活动现状来看，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才是这些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些活动也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扯不上关系的，因此现在谈实质建党是靠政治报，等于说实质建党是靠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

他们只记得列宁曾经办过政治报，但恰恰又忽视了列宁曾经创办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解放协会和种种工人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作用。他们自以为完整地看待的事物，把两个方面谈了一下，然后又立马再一次和实际事物割裂了开来，错误的判断主次。他们默认一切融工工作必然是经济主义的，离开他们的政治报就什么无法实现政治灌输等等，但他们又恰恰忘记了政治的灌输是需要具体的革命分子去实现的，政治报离开他们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此政治灌输首先是由融工者来保证而不是由政治报保证，政治报在这里是第二性的，错误地理解这个主次关系就必然导致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他们是这样阐述自己的计划的：

因此，不是“线上服从线下”、“一切先进分子都到工人中去”，而是全部工作“服从革命需要”，全部工作统一由地方核心小组领导安排。对于地方革命小组，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自然是尝试建立工人小组。但成熟的革命组织不是没头没脑地向困难冲锋就行，它还要会安排自己的预备队，即按旧有路径继续培养新生革命力量；它还要继续培养革命者，不能放松组织内部任一成员的学习活动，因为良好的理论修养是一切之基；它还要作为独立组织，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并据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判断，要关注其他小组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理论斗争。在上述这些方面，都需要有觉悟高、组织能力强、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来领导乃至承担最困难的实际工作。甚至可以说，在初期工作小组不大的时候，最优秀最觉悟的同志，不应是大部分去融工，而应负责融工以外的工作。

就进行政治灌输、建立工人小组的任务来说，也应当是厂内外同志的分工协作，单讲“融工”是不足够的。知识分子融入工人或者进厂，只不过是提供了接触工人的上好机会。而政治教育不同于平日的随意聊天，是需要工人腾出大块完整时间以接受大量新知识，并频繁思考的活动。这种活动完全可以不用进厂的同志参加，并且应该不让进厂同志过多操心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内容上考虑结合时事热点准备材料，事务上如寻找场地等。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进厂同志只负责将人领到“工人夜校”处即可。

我们说这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路线，是实际上抛弃无产阶级的路线。既然“线上不能服从线下”，不能号召“一切先进分子到工人中去”，那就一定要由其他非工人的来构成的组织和不能明确主要服务工人革命利益的地方小组来把控工人事业，这就实际等于是在说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一定要照顾这些其他非工人的利益，我国革命运动不能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运

动，这是赤裸裸的叛变！至于理论学习、厂内厂外的分工合作等等都是次要的技术性问题，用次要的技术性问题来模糊本质问题也是本文的特征。

拒绝我国革命要彻底地往工人阶级发展，拒绝工人革命力量的领导，而是错误地把全国政治报当作工作重点，丝毫不重视通过正确的融工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广泛结合起来的工作。这完全是知识分子的立场。那么这条路线究竟要建立出一个什么样的党呢？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党或知识分子领导的党，也就说要么是翻版的中毛共式的党、中革共式党，这是名义建党，要么实质建立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或其他什么阶级利益的党。而我们提出实质建党是工人主要构成阶级并以工人阶级的精神和阶级利益领导着的党。

前进报本文的问题还有很多，这篇文章中把一大堆他们自己硬造的靶子塞给我们。我们从来也不反对政治报和工人工作同时做，但我们一直要求分清主次；并且我们讲的融工从来是有具体内容的（为此我们曾专门写文和大群、新十月争论过很多次），但他们在本文中通过批判片面融工来批判我们，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那么我们路线应该是怎样的呢？就是倡导我国一切优秀的和有条件的革命分子去工厂融工，发展工人工作，逐步地建立起由工人革命分子主要构成的工人革命组织和包括广泛工人的群众组织（或者说工会组织）。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国工人运动就能继续发展，并且也会开始转为政治斗争，如果忽视工人工作的首要性和逃避现有的斗争（哪怕是经济斗争）那么就一定改变不了现状。只有利用、发展现有的一切工人斗争和组织工人，我们才能使工人阶级逐步地组织起来，并革命化，才能在发展起我国革命的同时成为我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这样重要使命面前，《前进报》只是企图把我们往后拉：

“融工”只是片面地强调了知识分子要进工厂与工人接触，但这只是一种创造工作基础的条件，不代表能必然导向好的工作结果（与工人接触不代表能做好政治灌输），即建立工人小组。后者需要在革命地方小组统筹下，切实地、自觉地、有计划地从事工作。这也是过去革命历史传承下来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前身的地方小组的工作方式，口号应当是“建立巩固的地方小组”，应当向整个左翼介绍地方小组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

创造新的口号，如“融工”或者“线上服务线下”的工作原则，是不必要的。对于大多数理论修养不足、对过去经验了解不够，但又愿意付诸实践的革命左翼来说，这会扰乱视线，让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去“与工人结合”，忽视了建设稳固的组织，其结果可能是，理论水平不足，计划做得不好，使得政治灌输效果较差，而后迟滞的工作进度又加剧了组织的涣散。

既然不能有工人革命事业的决心，也没有进行工人革命事业的打算，那么他们自然完成不了工人革命的事业，他们因此就否定工人革命事业的路线，用各种次要问题和特别理由来抹杀这个问题核心，实际上的阻碍我国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

因此争议已经变成了这样：围绕着实质建党核心争议的两个方面，即融工为主路线和政治报为主路线开始发展为了不能妥协的路线斗争，是完全不同的阶级立场的相互斗争，是要知识

分子、小资产阶级方面的利益还是无产阶级方面的利益。是主要靠政治报的实质建党和统一，还是靠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为基础的实质建党和统一；主要靠政治报式统一那就是东风式的统一、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式的统一，而靠工人革命事业和工人阶级领导为基础的统一。

我们应该用他们的原话回敬他们自己：

由此看来，我们不是读列宁读得多了，而是读得少了，并且读得很粗疏、不求甚解，以至于不是领会了革命的精神，而是领会了革命的教条。我们发表本文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各地的左翼小组能够结合实际而非教条地、实质上而非形式上地领悟到列宁主义政治报建党路线精神，把革命导师的丰富经验运用到革命工作中去，把革命工作推回到对革命事业最有利的道路上来。

《前进报》的文章让我们清楚地认识了他们的阶级立场，虽然他们还是不自觉地，但现在却实际地阻碍着工人成为下一个阶段我国革命运动主要的和领导的力量，我们决不可能去追求这种统一，这是机会主义的统一。就算他们想办报，我们也要号召一切我国真正的革命派不要和他们去办。我国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走到以工人革命事业和工人领导为基础的革命路线上，目前需要用正确的融工工作来主要推动我国无产阶级的实质建党事业。

三. 需要怎样的融工队和怎样的融工成员

总的来说，因为我们面对着“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尚未结合”的基本现状，我们就需要承担这样三种重大的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质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我们融工队和融工者就需要完成这样重要的工作：发展出和组织起大量工人革命分子，广泛地组织起一般工人，发展和组织工人斗争。

这是一个颇具挑战的历史使命，它一定需要合格的分子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使命，所以这支融工队必须要明确它的组成分子的标准素养。这支队伍需要主要由合格的革命分子来构成，否则它就大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使命，而主要由非革命分子构成的融工队一定是难以克服自发性的队伍，一定是难以完成超出他们素养要求任务（这一般是各种艰苦的革命工作和斗争任务）的队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必须要建立这种由革命分子主要构成的融工队。这种革命分子虽然未达到职业革命家的高度（目前也不可能达到），但他明显要和一般的进步群众或动摇分子、半合格的革命分子区分开来，根据完成这样的使命所需要做的工作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参与融工队工作的革命分子至少满足这样的标准：

1. 政治上合格的，经受住考验的，是马列毛主义者。
2. 工作上积极的，是参加过各组织的一定工作并合格的。
3. 素养上足够的，有一定马列毛理论基础和革命工作经验的。
4. 是能扎根工厂做长期工作的，不能是因为客观条件只能间歇性扎根的学生等、也不能是因为各种理由害怕扎根和不能扎根的人。
5. 是不怕困难的，不害怕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完全能接受遭遇我国大多数工人一样的 996 生活条件并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做足够的工人工作的，也有觉悟能接受重大考验的。
6. 有组织的、有纪律的，能接受统一的路线和思想的，并能按照组织的集体合理要求来进行融工工作的。
7. 勇敢的，敢于参与、领导和发起工厂里的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斗争的，敢于组织一切斗争的，能积极去尝试做任何困难和需要勇气的工作的。
8. 安全上合格的，没有重大安全隐患并且有基本的安全素养的。

对于这个标准的考虑完全是从任务实际需求出发的。而东风还在统一战线联盟的时候，他们的代表一开始认可了这个标准，但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标准，以及在其他各种细节问题上实际反对推行这个标准：

东风代表：

我认为一开始组织融工的时候不应该就上这么苛刻的条件，我们人员还需要在实际的组织生活中不断成长和锻炼自己。至于去到最为残酷的黑厂工作和鼓动，这应该放在后面我们有了成熟的力量再进行。我们不应该对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忍耐有无限的期许，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就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我们的人员实际上很难以取得什么重要的进展。

我们应该精心挑选一些工厂，这些工厂并不是过于的压榨，以至于我们可以保障人员可以拿到 4、5 千元以上的工资，并且工作时间在 12 小时内。同时，工作环境又不至于过于恶劣，以至于我们的人员还要面临着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危险。最后，这些工厂提供的食宿条件也要基本达标，例如没有臭虫和基本均衡的饮食供应，因为恶劣的生活环境毫无疑问和超长的工作时间一样是在极大地损害着我们同志的健康。我们不应该将去到最残酷的劳动条件的工厂作为我们必须去的地方，而应该作为我们暂时能够忍受的条件。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是去组织起来群众，是要发动斗争，是要进行宣传 and 鼓动的。我们的确应该是革命的殉道者，但我们不应是一群为了检验自己忍耐力的殉道者。

除此之外，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掌握，对于躲避警察的工作，对于融入群众的方法，对于组织纪律的遵守，完全可以是我们融工队人员的标准，没有这些我们的小组可能连两个月都无法坚持。

一边承认，另一边否定，用一大堆别的理由来拒绝，这是机会主义的做法。因此在实际上，东风是不认可这个标准的，或者说表面认可但实际上并不会拿此作为主要标准来执行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一开始就提出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东风从来没有真正地认可和执行过。并且我们也多次指出过这个工作制度所涉及的人员素养问题，为此争论了很久：

革社代表：

一般来说我们去能代表我国工人标准劳动水平的地方就行。但能不能有牺牲性，能不能有忍耐的觉悟和要不要进行忍耐是两回事。我们做工作一定有各种艰苦和苦难的，我们自然不要求成员去做最差的选择，但不能有牺牲一切和忍耐下去的觉悟就是不行的。我们联合融工队一定要是最严格的融工队，至于没有这种觉悟的人，给他们额外的编排就行了，就

像我们曾经说的，预备融工队、融工二队等等。要完整最苦难的任务，一定要有最优秀的同志，这个是不能讲价的。要完成这样重大任务的融工队如果混进去一粒沙子，那他的力量就要减少十倍。996 还是八小时不是我们首先要为成员考虑的，最优秀的同志也不应该在乎 996 还是八小时，因为我国普遍的劳动条件就是 996，如果连 996 都忍受不了，那你还是不要加入这支队伍好了，因为他连我国目前正常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都不能忍受，我们凭什么相信他们能在工厂里完成困难的任务呢？

.....

如果一个人能被十二小时工作给吓退，那他肯定就不是准备长期扎根融工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愿意去长期扎根融工的一—先不管他未来会不会退缩和动摇——，那么他就不会在意工作八小时还是十二个小时，他只会考虑哪一个对我们的事业更有利。既要长期扎根融工，又被十二小的工作吓退，这是矛盾的，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如果仅就这个问题来争论，就是在争论不存在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要求完成这样重大事业的融工者具备不在乎是八小时还是十二小时的劳动条件的基本革命素养，至于具体怎么选择完全根据情况考虑，十二小时或是八小时都行。

他们现在又在《怎么原地踏步？论我们今天组织间的问题》一文中给出许多新的牛头不对马嘴的理由：

更多地包含了对于体质较差、或者其他条件不够的同志的包容，用组织的力量来保住下限。

.....

当我们将一切门槛设置的高高的，请问革社所说的融入群众怎么融入？这就不是融入，而是挑选出‘合格’的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南方局》里的经验也明确指出“应当珍惜群众的感情”。感情从来不仅仅是意识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世界的问题。不能从实际的事物想办法，这是唯物主义者的做法吗？

就问题本身来说，如果人员达不到标准，组织力量再完善也无用。一般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革命分子就完成不了革命的工作，就算他们依靠非革命分子的力量来增加再多的组织制度加成也无用。至于第二个提法就是很莫名其妙了，这种工作主要是革命分子的工作，我们谈的是这种革命分子的标准，而不是这种革命分子进行其他组织工作时要考虑的标准。其实详细来说，我们要在工人中发展两种组织：工人革命分子的组织、广泛一般工人的组织，那么只有组建工人革命组织时才要求我们把少数工人发展为和我们同样标准的同志，而后一种组织则完全不需要这么高的标准，它要求包含尽可能广泛的一般工人。

东风在这篇文章中的质疑还有一些，但他们始终是试图把问题的核心带到其他地方去，总是幻想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目的始终就是要把去完成这种融工事业的人员标准降低，但降低标准是一定无法完成推动工人革命事业的使命的。因此争论实质还是在于：**是相信彻底的革命分子能完成我们最重大、最困难的工作；还是相信一般的、不成熟、不稳定、有动摇性的分子能完成这项工作。是要靠宁缺毋滥的、高质量的融工队，还是靠泛左大队？**

东风的代表似乎始终不能理解这一点，或者说有什么东西阻止着他去理解。他们始终爱和我们玩“阅读理解”的把戏，认为我们不能理解他们对其他次要方面的种种担心，但他们那种“阅读理解”恰恰是要把主要方面给抹杀掉，要么是不能明确承认、要么是在实践方面完全地阻碍。因此他们“阅读理解”恰恰是只能理解次要的，不能理解主要的，只能理解非工人革命事业利益的，不能理解彻底的革命利益的。

现在看来，我们认为是东风代表始终没有彻底转到工人革命事业中来，因此他总是用特别的理由和“阅读理解”来否定这种高质量的并要彻底为工人革命事业服务的融工队，对此，我们在后面的争论中还能更明显地观察到。

但结果是肯定的，只有这样彻底转到工人革命事业中来，并且能够有觉悟为此付出、牺牲的人和他们的组织才能够改变目前融工工作不足的现状，也只有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才能够推动我国革命的发展和实质创造我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

四. “主次分明、两者兼顾”和“只要平均”

就如我们上面所提的一样，这样重大的融工事业只能由这样彻底的革命分子来完成，因此我们融工工作的重心就应依靠这种融工队。但我们并不是完全地否定和不支持暂时达不到标准的分子参与融工事业，所以我们也认为需要兼顾起来，但要在人员构成上区分开来，这种融工队只能是次要的融工队。因此就产生了重点小队和平均小队的提法。

我们曾和东风代表这样争论过：

革社代表：

我的提法是两种方法平行，既要重点小队也要一般或者说比较平均的小队。现在你是认为只要一种方法，那就平均分。我们革社的同志已经解释过无数次，平均分的小队才是更不靠谱也根本无法达到我们目的的方法。这种分法是完全不照顾我国线下革命事业的需求和组织工作的现实需求的，这只是单纯用来照顾线上小组的指挥要求和所谓的那种抽象的安全的要求。事实上，十个聪明人在一起绝对比十个普通人在一起更安全得多。并且，重点小队的成员完全可以做到是由有一定革命工作实践和值得信任的同志构成的。我们的妥协就是把重点小队当作主要的，平均的当作次要的，可以一起搞把所有需求都兼顾起来。现在你不认可，只要一种方案就是只要平均小队。

东风代表：

我这样提法，完全是因为我认同了你提出的如果有落后分子就会导致组织遭至破坏的可能，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开始就将不同的融工小组彼此隔离开来，这也是的确符合地下工作原则的。而至于这个隔离开的小组，是按照我说的平均分，还是你说的高低梯队分，就是我们一直一来的分歧。我们实际上在之前还没有达成共识，XXX也的确没有对我提出的想法进行让步（毕竟从一开始就是融工123队的说法）

我支持平均分的看法，完全是由于我并不认为在没有经过实践的考验我们就能够信任一个同志为革命分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融工的过程来令得我们同志的水平逐渐提高，因此我们设置 123 队如果仅仅是为了：更快地展开工作；同时避免一个最先进的组织遭到破坏。那么我提出的方法则是：普遍地令得所有组织都在以一个差不多的速度进步；避免一个组织遭到破坏而波及到其他组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上一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人员标准的问题），这一个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东风代表往往更考虑问题的次要方面，认为问题的实质是在怎么更快地展开工作和安全上，但恰恰没有考虑或者根本不重视这种由我国工人革命事业所决定的重点小队的必要性。由于不能理解我国革命的基本情况，也就不认可这种重点融工队的必要性。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重点小队也意味着要求把事业更彻底地转到工人阶级中去，由于它的人员性质和历史使命，它必然要使工人工作成为整个组织工作的核心，必然要导致工人阶级领导。这个路线自然是一些立场没有彻底转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的人难以接受的，他们有的因为视野的不足有的因为还不能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哪怕是“主次分明、两者兼顾”的做法他们都无法接受。因此，“只要平均”必然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中知识分子式的、泛左翼组织式的组织的融工人员标准。“只要平均”的核心问题在于：在目前的条件下，由于非革命分子标准的成员不能独立地完成工人工作，融工队就难以发展出大量的革命工人和组织起一般工人，它也就不能独立地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它也就越发依靠上级的指挥和领导，但基于这种基础的上级领导也只能是纯粹的小资产阶级或机会主义的领导。

因此我们认为，“只要平均”是代表知识分子、线上利益和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样路线只是在重复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式的融工。而“主次分明、两者兼顾”才是我们应该实现的路线，而这条路线的核心在于：重点融工队必须是我们整个融工工作的重点，我国革命的发展主要依靠这支队伍的力量，我们应该为它的工作服务，它必然能发展起我国工人革命的事业，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兼顾起半合格的革命分子、进步群众等可以参与融工工作的人的融工工作，在可行的条件下时，我们也必须要设立另外一种融工队。这种融工队主要由非革命分子构成，它必然难以完成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和最需要的工作，但我们要逐步地发展和锻炼起他们，并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帮助我们的主要工作。这种融工队应该由一名合格的革命分子或半合格的革命分子来带领，否则难以保障队伍的基本性质以及达成锻炼和发展工作的目的。

五. 所谓的“苏维埃超人”

一边赞成、一边又实际反对，这是东风代表极其矛盾的表现，在他们用来攻击我们的“苏维埃超人”提法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关于融工队的标准，东风是非常赞同革社所提出的这几条标准的，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同志肯定是有的，也只有这样强的同志能胜任在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下进行革命工作。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去融工的同志，并不是苏维埃超人，或者说还达不到苏维埃“超人”的境界。

超人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可以不用担心一切凡人的生理因素，但我们的同志不行。工厂的环境无需多言，对人员体力上的补充是最低限度的，食堂的饭菜少油少肉，又难以下咽，而劳动时间与强度又是极高的，此消彼长之下，结局可想而知。这样恶劣的环境，正是马克思说过的，靠牺牲工人的生命健康来减少劳动条件方面的开支，以节省不变资本。而当我们的同志进厂以后，他们就成为了工人，就要忍受着损害自己身体健康的条件和工人阶级一样做工，并且还要再拿出一部分时间与精力去做革命工作，这就对于本就被资本家压榨过后所余不多的精力来说是雪上加霜。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当下的革命工作，也是我们要去改变、去斗争的目的。所以革社要求的“苏维埃超人”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革社的“苏维埃超人”是用来解决一切问题的，完全不需要考虑组织的作用，完全不需要考虑人员的身心健康的。工作时间不够怎么办？“苏维埃超人”解决，他们可以少睡甚至不睡；饭菜不够导致饥饿怎么办？“苏维埃超人”解决，他们能够忍受饥饿，可以不吃不喝；拧螺丝太累没精力怎么办？“苏维埃超人”解决，因为他们有无限精力；组织经费怎么办？“苏维埃超人”解决……同志们，我们要知道，实际上，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正是在损害我们一线融工同志的身体健康，让我们仅有的精锐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这何尝不是破坏革命武器的行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武器去干革命，但我们也要爱护好我们的武器啊。并且，我们的同志们能忍受这样的条件并且做革命工作，那我们宣传的对象，也就是工人阶级，他们能吗？他们有这种觉悟吗？一天疲惫的工作后，还有精力去听你讲这讲那吗？还有精力与时间去学习看书吗？我们都知道，工厂工人下班后，往往稍作休息，洗漱一下后就要准备睡觉了，顶多是再玩一下手机，因为明早要早起上班。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损害呢？让一线同志能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做政治鼓动，让工友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与我们进行交流。答案是有的，列宁在《怎么办》里已经指出，要设法使我们的同志用组织经费来活动，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去做革命工作，而不是给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所以东风提出来组织的重要性，利用组织来保障融工同志的一个基本生活，同时辅助他们开展革命工作，例如打印传单、线上消息传递（用联络员模式来保障安全），经费的补贴等。这在当前的马列毛统一战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东风小组自己就能搭建一个简易的地方性组织，而且走在我们前面的东北小组就是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成果斐然。

首先我们认为达到那八条标准并不算什么“超人”，除了革命素养的要求以外，他和一般劳动者差不多。但东风认为，现在需要忍受一般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并且有可能付出更多就是种“苏维埃超人”，由于存在着混乱和自相矛盾，在许多争论的地方他们甚至把必要忍受12小时工作制的能力当作了“超人”（这也就是说我国大多数劳动者都是超人）。他们一边承认目前迫于条件需要这种超人，另一边又否定这种超人，否定的同时立即开始谈其他方面的作用，如组织保障和厂外工作的作用等等，仿佛因为这些作用就可以不要这种人了，这种人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需要。并且我们从来没有否定那些其他次要方面的作用，我们也从来没有说不应该去做组织保障和厂外工作那些方面，我们从来都是说必须分清主次。当我们讲到先把主要方面做好来时，他们立即就会叫喊起来“其他方面也需要做”等等。显然爱做“阅读理解”的东风代表始终不能或不敢“理解”这么明显的问题，甚至使用上了虚空打靶等手段来对付我们，造出了种种实际不存在的靶子来对付我们。

东风代表对“苏维埃超人”提法包含着这样的默认前提，他们一定是一直996、吃得最差甚至忍受饥饿、没有精力等等。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说过非得让融工队去这样的环境一直待着，我们强调的始终是这种人要有忍受这种情况的能力，至于需不需要忍受和忍受多少完全取决于现实斗争需要。我们需要完成最重要任务的革命分子不怕12小时工作制和更重大的牺牲，这不是说必须要让每一个同志一直做最大的牺牲，我们自然要合适使用我们的力量。但如果

有人说不牺牲可以做更长远的工作，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避免牺牲，所以我们可以不具备牺牲精神，那么他实际上就在反对一切需要个人作牺牲的可能。只有真正沦落到自发性和尾巴主义去的人才会这样认为，才会把这样一批同志说成是超人，这无非是在用最可怕的条件来吓退任何想要成为这种优秀革命分子的人，但这实际上又反过来地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他恰恰有可能吓退了一些还不合适参与这样事业的人。

并且这段话在其他提法上也存在着矛盾。如果把革命分子都比作革命武器，我们平时自然是要爱护的，但必要的时候是必须要发挥武器的作用的，哪怕是需要做牺牲。否认这一点那他就不是什么革命武器，而是实际上只接受舒服着完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因此关于“苏维埃超人”的提法和争论，本质还是“需要怎样的融工队和怎样的融工成员”的问题。东风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路线使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进一步推动革命需要革命者具有更多的素养和可能的牺牲这一说法，实际上也阻碍着工人阶级和革命精神相结合的过程。

六. 总结

东风和《前进报》最突出的问题始终是不能彻底地转向到工人中去的事业中，始终试图保持着一些非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立场。因此他们还不能理解我国革命要往何处去，或者说不理解我国革命要怎样到工人中去。他们的问题其实正反映着笼罩了我国过去至今一整个时期的革命运动的那种特有的混乱和初级性，那种只是在工人运动不发展和专制条件下才允许我国左翼分子做一些初级和不明确的活动的这种特有的混乱和初级性。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恰恰使我们更好地离开这种混乱和初级性，所幸我们已经抛开了他们并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更进一步了。

因此，这里对本章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1. 我国革命运动的现状是：“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尚未结合起来。”
2. 我们就需要承担这样三种重大的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质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3. 融工工作是推动我国革命发展的主要工作。工人工作和政治报工作是目前发展我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工作中对立统一两个方面，其中工人工作是主要的方面，政治报是次要方面，政治报完全为工人工作服务。
4. 我们融工队和融工者就需要完成这样重要的工作：发展出和组织起大量工人革命分子，广泛地组织起一般工人，发展和组织工人斗争。
5. 完成这样的使命的融工队必须是由合格的革命分子构成，关于这种革命分子的标准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1. 政治上合格的，经受住考验的，是马列毛主义者。
2. 工作上积极的，是参加过各组织的一定工作并合格的。
3. 素养上足够的，有一定马列毛理论基础和革命工作经验的。

4. 是能扎根工厂做长期工作的，不能是因为客观条件只能间歇性扎根的学生等、也不能是因为各种理由害怕扎根和不能扎根的人。
 5. 是不怕困难的，不害怕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完全能接受遭遇我国大多数工人一样的 996 生活条件并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做足够的工人工作的，也有觉悟能接受重大考验的。
 6. 有组织的、有纪律的，能接受统一的路线和思想的，并能按照组织的集体合理要求进行融工工作的。
 7. 勇敢的，敢于参与、领导和发起工厂里的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斗争的，敢于组织一切斗争的，能积极去尝试做任何困难和需要勇气的工作的。
 8. 安全上合格的，没有重大安全隐患并且有基本的安全素养的。
6. 整个革命融工事业的融工力量应该是“主次分明、两者兼顾”的，主要由重点融工队也就使革命分子主要构成的队伍完成；但在有条件的时候也兼顾起非革命分子的融工工作，让一个合格的革命分子或半革命分子去带领他们。

第二章 是靠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前进报》、东风、新十月等组织的问题固然有很多，但他们问题其实都反应了一个特点，就是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因为这个立场，他们开始错误地理解革命家和整个革命事业。

比如，《前进报》认为我国革命不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缺乏主要因为政治报工作做得不够好，他们在《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中提出了许多改进制作政治报的地方。诚然，政治报的作用是重要的，之前的政治报也的确有办得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如果只是强调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认可的。比如，我们统一战线就有一些组织一直坚持在做政治报，并试图把它做好。而政治报本身的作用是要和现实的工人组织工作结合起来的，相信他们也认可这一点。而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分清主次，正确地判断主次？

不承认工人工作是主要的，或者认为政治报是主要的，这种立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他们虽然口头上多少承认了工人工作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又把他们割裂开了，就拿我国基本现状来说，每天 4 起以上、每个月百起以上的工人运动，其中左派融工者参与、组织和发起的占比多少？答案是我们基本看不到。东风也是这个问题，他们虽然一方面承认了工人工作，另一方面又把政治报工作抓得更重，因为他们的代表甚至用全国政治报工作的理由来否定我们要推进的联合融工队工作，否定进步革命分子要到工人中去的事业。他们拿出理由说，现在的融工工作也很多了，如果真像他们说的这样多的话，我国工人运动就不可能是呈现出这种状态，而融工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工人运动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工人运动的目前状态恰恰证明了具有革命性质的融工工作，或者说革命化的融工的必要性以及缺乏。

“反对先经济斗争再政治灌输”这是《前进报》在《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一文中第一段的标题。单从标题和基本内容来看，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十足的书呆子，不是一般地机械和教条。既然现在的工人运动只有经济斗争，我们不进行经济斗争等于说不进行工人斗争，这就和新十月以前的提法一样（他们现在已经不那么说了，也许是改正了）。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讲政治灌输和鼓动，其实就是不参与、不组织和不改正工人斗争。为什么

非要把现在普遍的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割裂开来呢？为什么不能一边参与现在的经济斗争一边政治灌输呢？为什么不能利用起现在一切的工人斗争并努力把它改造成政治斗争呢？为什么要把革命者的实践和现实条件割裂开来呢？

因为把现实条件和理论应用割裂开来，把实践和理论割裂开来，所以就不得不用教条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用主观错误的设想来填补割裂。他们对政治报的错误理解也自然地发展到了对工人运动的错误理解上。

“经济斗争绝非培养工人革命家必需的前置环节”，《前进报》、《新十月》也曾反复过咀嚼类似这样的一句话（有的是参与经济斗争并非进行政治斗争的前置环节）。自然，我们有时候不用经济斗争的环节也可以培养工人革命家，但在今天的条件下，就必然需要大量的经济斗争来培养工人革命家，否则就等于是在说现有的工人运动不能培养工人革命家，工人革命家不能主要来自工人（或者说他们也是工人革命家）。那么可以避免经济斗争的环节直接进行政治斗争吗？现在来看情况也不会好些，因为我国大部分工人还没有政治意识，如用我们在第一章用上数据所指出的我国工人运动基本情况来看，所有的工人斗争都还是经济斗争，因此就目前来说，革命分子要参与、组织和改变工人的经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环节。如果认为避免做这个环节的工人工作，或者不用把它当主要工作就可以让工人阶级直接变成政治斗争和革命轨道上来，那他一定是在空想，他还在用俄国某一个时期中的特殊情况套用到今天的中国来。

新十月在《融工故事：合法工作浇灭融工热情，右倾路线劝退青年左翼》这篇文章中也有这样一段话，“这种政治环境下，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左翼同志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理论出发，做广泛的政治揭露，启发工人的政治意识，同时也要开展经济斗争，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才能最广泛地组织起工人的力量。我们要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同时开展起来，通过政治斗争给经济斗争进一步创造条件，组织起工人的阶级斗争。”

当然，新十月这篇文章已经比过去进步许多了，左倾其实还有一些，但没之前严重了，而其他方面的细节上也展示了他们的不足。就这段话的问题来说，“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这一条还比较笼统和武断，这个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来判断。在一切时候，革命分子都应该把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具体该怎么结合取决于具体情况，总得来说是要让群众得到足够的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的同时，也能够通过掌握好平衡尺度而较好地保护革命力量和保证我们整个运动的持续性、继承性。并且就目前的情况来讲，我国基本没有多少政治斗争，故而应该是主要通过利用现存的一切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创造条件，要利用一切形式的斗争组织起工人阶级、发展出工人革命分子、使工人阶级和革命力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他们之所有会犯这样的错误其实是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立场联系着的，因为否定现有的工人斗争、否定现有的工人斗争可以被革命者充分地利用和改正、否定工人阶级，所以不得不强调政治报工作、强调线上工作的特殊作用（所以实际上反对线下的首要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风在《我们缺的是职业革命家》中清楚的表明了他们的观点，并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出了这种知识分子立场：

我们要在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培养职业革命家，而不是让有才干的人倒退到“中等人”和“群众”中去。既然要培养职业革命家，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去满足他们小资产阶级式的苦行僧殉道情怀，而是要去学会如何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学会组织起来斗争，学会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事业具体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用组织的力量保障着至少一部分的人员可以减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疲劳，免受超长时间工作的折磨，以至于有时间能够进行宣传材料的撰写，革命理论的编辑，组织人员的工作等。

看到了吗？在缺乏革命无产阶级工作（特别是工人组织工作）的今天，他们认为有才干的人去厂里是倒退到“中等人”和“群众”中去。他们想要通过直接领导工人斗争来培养职业革命家呢！但是现实条件完全不允许他们这样设想，哪有什么工人斗争可以不通过去厂里直接给他们领导的。并且这样做也是完全培养不出来职业革命家的，是绝对的反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十足的叛变！这就出了和新十月曾经一样的问题，但要比新十月过去犯的还严重的得多。

我们也可以用以以前指出新十月类似问题（新十月是曾经是想通过厂外发展出职业革命家，但本质相似）的说法同样用到这。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弄明白了，新十月没有分清革命家组织和革命的组织的区别。所以经常想做厂外的职业革命家想形成厂外革命家组织，但我们又发现职业革命家组织如果没有厂内的革命组织（先进工人的组织）和广泛的工人组织为基础则难以普遍的实现。所以今天想要去在厂外实现革命家组织还是做不到的，而革命组织在厂内就可以实现了。至于厂外的革命组织，目前只能起到辅助厂内革命组织的作用而不能代替其不可或缺的独立地位，因为广泛的工人组织目前主要需要依靠扎根厂内的组织工作才能实现。我们很难想象在今天的条件下，厂外的分子怎么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厂内的工人普遍的组织起来，并且在没有组织起广泛的工人的前提下一大堆厂外的“职业革命家”要靠什么来养活？而今天“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已经靠自己的工作，一边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一边通过集中进步工人的核心组织和广泛组织工人进行斗争的两种工作达到了不错的效果。

并且如果我们放弃扎根工厂的路线就等于是要继续保持我们继续和工人阶级相互隔离的状态，我们无法广泛地组织起工人，也无法在厂内实现巩固的革命组织。这就等于是让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自由发展，这就等于是经济主义，也就是说不要这种正确的扎根工厂的路线的新十月的先生们就是最大的经济主义者。他们放弃扎实的厂内组织工作，不依靠扎根在工人阶级之内的利益，妄图依靠厂外的密谋方法来推动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实现自己的厂外革命家的身份。我们要指出，未来领导整个工人阶级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只能是现在去扎根工厂的革命分子和通过我们的扎根工作在工厂中发展出的进步工人们来主要构成，实现未来我国整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人组织基础和培养出职业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团结恰恰需要我们今天通过扎根厂内的革命组织工作来达到。而新十月的先生们则是想反过来，反对扎根工厂的现实组织工作、要和最现实的群众工作隔离开来，还想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成为职业革命家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这只能是幻想。

我们还要补充的是，职业革命家必须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家，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从最基本的政治问题来说，也就是从阶级性上来说，我国的职业革命家必须要主要通过工人工作涌现出来，必须主要来自工人。职业革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它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它主要从工人阶级的视野出发，它主要代表着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并且从现实性来说，我们也只有通过工人工作来广泛地锻炼出工人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也只能通过现实的工人组织工作来发展起承载整个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各方面群众基础（经济的、政治的）。

东风的代表曾经在统一战线联盟中的反应和《前进报》在他们自己文章中对丧钟的批评一样，他们都不敢承认工人工作的首要性、不敢承认线上要服务线下、不敢承认工人阶级要领导整个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不敢承认我们应该彻底地走到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去。因此他们拒绝或是反对我们做这些工作、宣传这个路线。而东风也攻击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事业需要高质量的革命者就是“苏维埃超人”一样，足以反应其根本害怕去成为这样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他们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我们培养这样同志（所以他们的代表根本反对重点小组，哪怕主次分明的共存都不可以），反对这种重点工作成为我们的重心、反对让这样的人领导我们的事业，可谓是倒退了十万八千里。

东风、前进报、新十月目前的路线、思想和他们的行为恰恰都体现着不同程度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心态，而这种立场和心态恰恰是和共产主义运动水火不容的。我们只需要看看历史经验就知道了。

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and 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所以《前进报》、东风、新十月等组织的问题始终在于不同程度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由于这种立场他们总是从自己那狭隘的知识分子利益和知识分子的狭隘工作视野出发来理解整个革命，他们总是事实上歪曲职业革命家的真正含义，歪曲了先锋队本质，也是破

坏着实际建党的工作。他们以马列毛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一边打着实质建党的旗号却一边破坏着真正的实质建党的事业，并把这种事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玩具。

我们站在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革命正在往一个新的阶段过渡，而那个新的阶段只能是无产阶级（又特别是工人阶级）开始积极地进行革命运动的阶段，根据阻碍革命和推动革命两方面因素来综合判断，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很确切的判断：我国革命运动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阶段。但如果我们不和这些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不但不能把运动发展到这一个阶段，也不能发展起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政党，更不能引导将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所以我国革命要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非得和这些落后因素做坚决的和不调和的斗争不可，这种不调和的斗争正是我国革命要朝下一个阶段发展的过渡时期的重要表现。而要切实的完成这个事业，除了这种斗争外，我们还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他们所团结起来的我国广大工人们。

第三章 虚假的联合还是实质的联合？

当我们要推进切实的线下工作，往工人革命事业大步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遇到的东风代表的阻碍。

比如，革社代表曾明确表示：

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脱离了我们争论的关键，我们的争论一直是关于线下工作的问题，一直是要求推进线下工作的问题。结果C同志（东风代表）硬要把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和融工工作混淆在一起，而之前关于民主集中的问题的争论已经变成了歪曲对方内容或者主观臆断的撒混，比如肆意污蔑我和革社、给我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这是完全不利于我们的工作的，也是有害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从来没有过这样大的矛盾，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立即筹备联合融工队、确定线下工作的首要地位、确定工人工作的首要地位、确定线下工作者的地位（不能是什么线上绝对领导线下）、主要发展由合格革命分子构成的重点融工小组（当然要兼顾所有其他形式和构成的融工小组）。这些就是我们一直的诉求。

而东风代表的回复依然是充满主观的和挑起其他方面的争论的：

这是因为革社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理解一个事情，那么就是我们的联合融工队应是一个隶属于一个组织的下属机构。但是目前来看革社的主张是要求令得这个融工队从三个组织中分离出去人员，然后组建成为一个独立于三个组织的组织，然后听命于一个当前非常松散的三个组织的联盟。这点实际上就是要求继续停留在一个手工业小组的阶段，并且没有希望要提高当前我们所处阶段的含义。如果我们希望提高我们的运动，想要令得我们克服小组间狭隘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如何克服小组间的隔阂，来实现我们走向融合，走向一个更大的组织。也只有有一个更大的组织才能够令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障一个革命家

组织的存在。然而，每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革社的同志总是要回避这个问题，拿着我们要组建融工队，我们要挑选融工人员的事情，来说我们还不至于要思考这些更加高阶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我们的目光放在这样的挑选融工人员，却半点不去思考我们的运动的阶段的提高，这难道不是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阶段并且心安理得的接受我们所处这个阶段吗？应该说，从一开始，我们东风谈联合融工队，都是把这个当作一个我们克服小组间狭隘利益，走向融合的事情来谈及，而革社和公社却一直仅仅在谈及融工的事情。这点其实才是我们最大的分歧。而至于革社所宣称的，C在阻碍我们挑选融工人员，C在阻碍我们进行融工队建设的事情，这反而是非常的无稽之谈。既然我是从一个更加高的方面去谈及这个融工的事情，并且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及了我们的融工人选和融工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指责C的阻碍呢？我认为革社的同志正在进行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么就是将他们所认为的C来加到我乃至东风头上，来形成一个事实上鼓励我们东风的氛围。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不太能够理解革社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了，我认为革社似乎在用分化敌人，团结可以团结的对象的方法在对付我乃至东风。难道这也是我们进行的统一战线吗？

不，同志，你反而一直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上不断地含糊其词，那么就是组织问题。这点就是我和你之间最大的区别所在。由此而展开的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8小时，还是融工队人选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议题展开的。但是我发现随着讨论展开，你们的确是认为要搞一个独立于当前三组织的联合融工队，然后作为第四方加入联盟，然后由联盟进行指挥。这无异于极大地增加了组织的混乱度，并且继续保持我们所处的手工业工作形式。如果要再加上革社的指挥部搬去国外的理念，这又有线上与线下割裂的成分在里面。这是我所反对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的工作，然后发展出来组织下属的融工队，去做群众的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能够完成群众工作的任务，同时也能完成我们组织统一性，强健性的任务。为什么还要继续保持那样松散组织的观点呢？

革社代表：

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现在大家有了大致相同意见，C同志又要说什么我们在分化敌人、是在用团结可以团结的对象来对付你。除非同志你把大家看作敌人了，并且这也是在认为真理无法说服人而是单纯的方法说服人。那么我只能同志你现在其实是在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当自己是少数的时候就不承认多数了，同志你这不是自己反自己的民主观念的做法？难道同志的做法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的看法？第二，线下组织不会独立，如果联合融工队和其他统一战线可能发展的线下组织不属于联盟的一部分那属于某一个单个的组织吗？第三，我们不能空谈什么小组手工业阶段和融合，只能从实际上的工作的融合开始，联合融工队当然是一种融合，我们什么时候反对这种现实工作上的融合了？我们不管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都在推进这种融合，难道统一战线的各种工作上的合作就不算融合了吗？你提出的什么通过“组织的工作发展”和“下属的融工队”的提法不是更加含糊其辞吗？请问你这个“组织的工作”是什么，下属的融工队又是什么？第四，既然一开始就没弄懂大家想法为什么不能好好的理解大家发送的内容而老是主观判断我们呢？我们现在脑袋上还有同志你发给我们的一堆帽子呢。

最后我们不把线下组织看作什么被我们线上指挥的部门。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把未来计划中的海外编辑部的工作当作什么海外指挥部，我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这不是我们看法。海外编辑部主要是编辑工作，它不应该有什么指挥作用，特别是对线下工作来说。

既然C同志说你们的融工人选和融工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那么为什么我们提出的联合融工队你们要反对呢？要么就是反对进行联合融工队，要么就是反对进行大家认可的那种联合融工队（线下为主的，属于联盟一部分的）

之前联盟会议已确定的决议：
……(省略无关内容)

联盟之间各组织工作上的统一开始做起，工作上的统一也是实质上的统一（比如XXX、XXX、XXX、XX、XX等等，未来还可以更多）。至于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可以放在最后。对于统一战线的统一工作，我建议也是从引导各组织进行共同的工作开始做起，把这种共同的工作作用和占比不断的提高以促进实际的统一，只要做好这一点最后我们未来达到形式上的统一就很容易。是要推动各组织之间的线上和线下工作上的逐步统一，主要先做好联盟的工作统一，然后也做好统一战线内的工作统一。先做好实质上工作的统一，最后在做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在将来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们就随时选择进行形式和名义上的统一（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实质工作和能力已经可以作为党存在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是完全不急的，可以放在最为未来的时候）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主要是为了团结真正的革命派和无产阶级往实质建党工作上发展的，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建成一个事实上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非名称上、口头上的。

这条内容可以再看看。我没有看到东风同志说要加强积极的参与这些工作上的实质联合，结果就要拿什么抽象的组织融合的借口和组织上工作的提法来阻碍和抨击我们。小括号里面的内容，现在除了融工队以外其他基本都在不同程度的合作，东风只参加了XX不是吗？而在小括号之外，在XXX工作上，公社也和革社开始合作和统一了。

……

我们说的很明确，线上服务于线下，并且逐渐的让线下的组织起到领导的作用，我们没有让融工队独立，恰恰相反，我们追求的是线上各组织为融工队服务。

三个组织究竟如何统一呢？是通过线上空谈家的意思，通过线上人员的指点江山实现统一？还是按照我们所提到的，根据各融工同志的意愿，根据他们在实际的线下工作中联合实现统一呢？

是谁在回避问题的本质呢？我们要线上服务于线下，同志就说我们要让融工队独立和搞组织分裂。

怎么把运动的阶段提高呢？靠线上人员的空谈的拍板，还是靠线下同志之间充分的交流和实际的工作？

谁在阻碍提高运动的阶段呢？是谁不愿意提高运动的阶段呢？是继续让线上组织拍板决定一切阻碍运动，还是主要根据融工队的意志决定线上及线下组织的活动阻碍运动呢？

想要真正的统一，想要坚强的组织，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在扎扎实实的线下组织工作上的统一，让我们的主要活动都服从于最迫切的线下组织工作。这样才是真正的统一。

还有另一种统一，那就是通过我们这些线上的组织的统一，如果没有坚实共同的线下工作基础，这种统一和不统一几乎没有区别。不过是把革社，东风，公社等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革社或者大号东风，或者大号公社。这有什么意义呢？

但如果我们有共同的坚实的线下工作基础，各组织的线上人员也都共同的自觉地服务于线下工作，那我们就会有真正的统一的统一。

只需要指出这些事实就能明白，东风不重视基于实际工作上的统一，也害怕基于线下工作、工人工作这种能彻底改变我们组织性质的那种统一。而是更想要进行组织上的合并。

基于重点和线下的统一是根本不会产生分裂的，并且只能是一种更实际的统一，因为当各组织的工作都实际地为线下工作服务的时候，各组织就只能越发地变成工人工作的实际附属机关了。但东风抗拒这一点，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因为重点融工队和“线上服务线下”的路线会彻底改变线上地位和利益，只用从线上领导等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出发，才会觉得这会造成分裂，才会觉得这是第四个组织而不是使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必要过程。

不看重实质上的工作统一、不推动这种统一的工作的发展，甚至把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给破坏掉，屡次反悔统一战线联盟会议中一致达成的协议，违反践踏联盟的纲领和原则，抽象的大谈特谈统一和解决手工业的问题，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直接进行组织上的统一。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统一呢？这只能是一种虚伪的、形式上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统一。这种统一要剔除掉实际革命工作的发展、剔除掉革命原则和统一精神的统一。因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革命原则和务实、负责精神的机会主义的统一。这种统一恰恰要抹杀使我们更进一步的那种革命因素，它完全地阻碍线下工作和工人革命事业发展到首要的地位上去。这种统一，正是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们所最倾心的。

第四章 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

一. 抽象的、反历史的“民主集中制”

一般来讲民主集中制的确有其抽象内容，但这种抽象是和具体相结合的，它和实践是互相反映着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并进而服务于现实的，民主集中制度作为一种反应上层建筑关系的制度，也是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曾专门在《论民主集中的问题》中较详细讲述了民主集中的问题。

但东风的代表显然把问题给庸俗化了，他们不考虑实践需求也不重视历史条件，要求把这个制度当作一切时期的原则。

东风代表：

不能按照大群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他们的提法就是：根据阶段不同要用不同的组织政策。他们认为在运动初期，在线下组织没有落地生根前是不能够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是不能搞

选举的。而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回中共的党章，我们的党组织是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集中，而在一切有条件可以进行选举的情况进行选举，结合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改变。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总的原则总是民主集中制度，并不是说什么时期用委任制，什么时期用民主集中制，不是的。而是说我们的总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施行这个制度来建设组织的，而在特殊情况下则可以使用委任，例如被敌人保卫以至于极度危机的情况下。而同志在这里用极端的民主化作为借口来攻击我也是显得非常的不合适，这是因为极端的民主化其实对应着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例如任何一件大事小事都要民主讨论决定（具体同志可以看党的基础知识，或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民主集中制部分）。然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也就是在选举、言论自由等基础上进行的集中制，也就是下级服从上级，部分服从全体的集中制。而同志之所以这么讨厌民主制，我认为很有可能同志已经逐渐有了走到燎原老管理的错误的方面上去的危险

东风的代表就是用这个提法来反对我们的，他们反对革社代表认为的应该根据历史条件来确定民主集中制还是集中制，以及反对在这方面采取什么制度是次要的问题而不能阻碍融工工作的观点。我们要说明的是，认为民主集中制不是历史的发展的、不是有条件的，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是修正主义式地倒退。东风代表不分历史条件的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总的原则，而另一边又承认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有委任，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自己证伪了自己的提法。但这种矛盾恰恰说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不是反历史的绝对原则。

而且还值得说明的一个事实是，东风恰恰是联盟中曾最多地采用委任制的（他们认为委任是完全违反民主集中制精神的）组织，也就是说他们反历史的抽象要求恰恰是和自己的现状相对立的，是和他们自己的组织现状相对立的。这其实也是东风代表虚伪的证明，把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和自己的行为相对立的东西拿来要求别人。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东风的代表多次不遵循统一战线联盟基本的基本制度和联盟纲领，不能遵守共同会议的意见，不能做到现存条件下基本的民主集中要求。而这种对民主集中制的反历史抽象提法，恰恰最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

列宁在写著《怎么办》时期强调的是集中制，认为在当时专制强大和革命运动不发展的条件下完全不可能采用带有广泛和公开形式的民主形式或制度，而当时的机会主义者恰恰追求进行儿戏的民主制。而在 1905 革命时期，列宁又开始强调应该进行民主集中制了，要求把工人阶级运动的广泛力量吸纳起来，而孟什维克们又突然反对这一点了。而东风的代表显然不能明白这个区别，如果把民主集中制当作反历史的绝对原则，那么不仅首先修正了革命运动的本身意义（这实际上是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且也反对了他们推崇不已的列宁同志的经验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然后东风现在的新文章又突然这样讲：

C 同志认为总的组织形式应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有范围的、不广泛的开展。因为在专制国家的安全问题，所以要缩小民主范畴，把握好这个“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全要，一下全不要。同时，C 同志给出了自己的疑问，就是革社是否踏上了燎原大群的老路。

这段话真是让人感到奇怪，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结合东风完全相反的做法，这里就是调和、无原则转换立场的意思。我们如果再翻翻很久以前革社代表的观点就能看到这样的内容：

革社代表：

东风的同志又主观判断了。我们革社一直是灵活的采取政策，民主集中制和集中制都是可以使用的，我们认为在不同的时期要根据具体条件来进行，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就是推行的不同的政策。相反，如果有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地方都要求搞民主集中制的人，我只能怀疑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入脑、入心、入灵魂了，或者说毛主席所批判的那种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况且，线下融工对内部要采取什么样的民主集中或制度，我们现在完全不应该去决定。我建议东风的同志可以看一下《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关于极端民主化的一节以及《怎么办》中关于“密谋”组织和“民主制”的一节。

所以看到了吗？东风代表并不是不能认识的自己的错误，但他们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部分采用了别人之前对他们立场和观点的正确反对来反对别人。并且用别人正确观点调和进他们的错误观点。**东风代表最娴熟的技能，正是这种无原则和狡猾。**他们这样来解释自己的做法，并继续歪曲我们：

看来革社同志对于别人“盗用”观点甚为在意。东风的发言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超出了他们自己预设的那个东风。于是，他们做了什么呢？找非代表的人员去私聊，用他们以为的东风来“团结”非代表的东风成员。

这仅仅只是盗用观点的问题吗？前一秒还在持相反立场的人，突然用新的立场和对立的观点来抨击统一战线的其他同志们，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惊讶呢？而东风中的其他人曾发表过对他们代表新观点和立场完全对立的内容（甚至写成了文章）。

这足以说明，东风那种反历史的抽象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样的货色了。一边开始是反对根据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提出反历史的原则，而另一方面还是要扭扭捏捏承认现实条件。这就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原则，也反对了现实的条件。**这其实就是无原则，这种无原则是和东风代表本身的无原则相联系起来的。**

二. 混乱的“民主集中制”

革社代表：

我怀疑东风的同志完全分不清民主集中制和集中制的区别，在理论上存在混乱。分不清条件的乱提政策，完全不知道自己说的不同名词分别意味着怎样不同的东西。认为内部进行有条件的选举和大会就是民主集中制，其实这只是采取一定民主措施的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是广泛、公开的和直接的。你说得那些东西，我们革社早在半年前就提倡有条件的做，培养组织内的民主作风。但我们一直不认为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了，我们很清楚我们目前这一套在历史上只能算什么程度，我们也知道发展这个上层建筑的条件。但东风同志认为应

该无条件的搞民主制游戏，认为搞了这个内部选举就是民主集中制了，并且一厢情愿的认为我们一定是没有搞或者没有搞好，或者不支持尽可能的搞好的；实际上我们革社也可以这样说自己是民主集中制的并且比东风搞得早、搞得更好、搞得更彻底、更实际的。东风同志的这些说法，就是列宁说的那种只有在国外的组织才会具有特征，即责备国内组织不民主，即追求儿戏形式的民主制。有一些人既认为不能按条件的搞民主集中制，又不能分清民主集中制和集中制的区别，也不能分清民主集中制本身的历史阶段，只是单纯的责备对方不民主、反民主制，要求无条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是一种新的极端民主化要求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既然是可以不分条件和历史情况的原则，那你为什么又要承认特殊的情况要搞委任呢？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可以不分条件和历史情况，为什么东风现在不搞全面的民主集中制，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搞全面、公开、直接的选举和广泛的民主？这不是自相矛盾，这不是脑袋不清醒？只知道提不分条件的责备和要求，没有任何合理的理论和对现实的合理考虑，更不把革命使命放在第一性上，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并且按照大家的实际交流结果来看，除你之外的同志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但你完全不能做到少数服从多数，既是按照你理解的那种“民主集中制”，你也是没有资格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因为你在实际的共同商议、决策和执行中完全是孟什维克的做法。

其次，我再说一遍，线下融工的问题和民主集中制没有必然关系，如果要把解决这个问题当作解决线下融工的关键，那他一定是脑袋不清醒。

最后，如果我们要按照东风代表同志的理解方式和他所要追求现在达到的方式。那么我认为东风组织完全不民主，革社在这里的代表和各代表在其部门的地位全是有民选和内部组织大会公认基础的，东风组织代表现在应该退出这里，应该他就不能够代表东风，应该在实行你们自己所说的那种民主制之后再来的。

这是我们曾经的一位同志对东风观念的反击，东风现在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们在讨论的是联盟内部的事情，那么融合后联盟何去何从，该怎么组织、发展，每一个代表都是有自己发言的自由。东风没有做到就不能说出自己的对未来组织的设想和建议了吗？况且，尽管东风内部当时尚没有施行民主集中制，但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在组织融合后就不存在了——联盟内的所有同志都重新凝聚为一个钢坯，重新构建我们的组织架构。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来革社虽然的确在其组织内实现了民主制，但是却又忽略掉了集中的方面，以至于走向了革社所反对的那种极端民主制。这是因为革社的组织架构中并没有一个中心的上级权利机关，而是分散成为了编辑部、新闻部、线下组织负责部等等实际上彼此平行的组织。这样一来，整个组织的运行就不是靠着全体代表大会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无论是委员会，还是中央机关报都是这类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来领导着全组织的运行，只能靠着成员间彼此的信任和某一个人的威信（在接下来的后续，我们会看到革社的人员是如何演绎这种对于个人威信的服从。）来维持着组织的运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革社在唯物辩证法上的修养的糟糕，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今天，革社既然“以前都提倡过保持民主作风”，认为线下不能这么搞，然后就直接走向了没有选举制度的集中制（革社认为工人小组不应该有选举制的证明将会在后面看到），走向了民主集中制的另外一个极端方面去了。

看吧，当我们指出东风事实上的不民主以及他们自己和自己的提法相矛盾的时候，东风突然又认为我们没有集中了。用一些各组织必然存在的分工来否定革社不存在集中，这是实际上

又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判断，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我们各部门的真正关系，当然我们这里自然不必要去给他证明我们是怎么集中的。我们只需要指出，东风《“列宁主义”还是“取消注意”》事件中所展现出的正是极度的缺乏集中。当然，他们现在已经把这篇文章的网络版给修改了，依然是用改变立场的调和手段。

但足以说明，东风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还是单纯从制度上的。因为不能把握住这真正原则，即一切制度服务于现实革命需求而应用的原则，因此只能试图主要从抽象的概念中把握一种原则。所以他们对民主集中的把握就变成了一种混乱，因为他们主张总是和现实情况、现实实践相冲突的。

当统一战线联盟的其他组织同志都认可需要根据条件的来进行民主集中，而不应该要求融工组织必须进行集中制或是民主集中制，以及根据条件来适当地采用委任制的时候，东风代表却总是这样抽象地、无原则地、混乱地进攻我们。

他们用这种混乱的“民主集中制”要求来阻碍进行重点制为主的联合融工队的进行，本质就是反对工人革命事业；否定线下领导线上、线上服务线下，本质上就是拒绝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否定革命无产阶级事业的中心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民主呢？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但这种极端民主恰恰又是和机会主义者的活动相适应着的，因为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恰恰保护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恰恰方便让一些机会主义者团结小资产阶级来盗取工人事业的革命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风代表还在其他地方掀起这种对统一战线的歪曲和对革命路线的歪曲，以及保持殊利益（线上领导线下、东风版的“职业革命家”等）对融工工作的控制。

三. 总结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东风民主集中制的特点：

1. **追求反历史的、无条件的、抽象的民主集中制。**
2. **自相矛盾的无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一边反对根据历史条件进行集中制或民主集中制，追求无条件的民主集中制，而另一边又承认不得不有条件的使用这种原则；一边要求其他组织进行他们认可的那种民主集中制，一边违反着现存基本的民主集中要求，自身组织也没有民主集中制；完全的自我冲突、自相矛盾。
3. **混乱的民主集中制。**总是试图把握一种抽象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拿此来要求现实，阻碍工作。
4. **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以这种混乱的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要求绑定融工事业，反对进行重点制为主的联合融工队的进行，否定线下领导线上、线上服务线下，本质上就是拒绝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否定革命无产阶级事业的中心论。

第五章 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

一. 无产阶级政党是什么？

当现在各种建党路线被提出来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也通过马列毛主义的包装展现了出来，他们表面上都说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党，但实际上却往往走向了非无产阶级的方面，往往开始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代表其他阶级的利益。这表明，在专制的条件下，我国革命运动正在缓慢的过渡到新的历史阶段，它除了正在孕育无产阶级政党这个长子以外，也还孕育着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政党，他们中的许多也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帜。而作为我国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助产者，我们要恢复这个革命学说的本质，并把这个被各种复杂的阶级利益搞混的问题和被抹杀的本质给复原，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是一个严肃和不容歪曲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无产阶级政党是什么？

如果我们翻翻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对党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找到许多对这个问题有帮助的内容，可以很简单总结出这样几点定义：

1.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2.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3.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4.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5.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
6.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而东风、《前进报》恰恰最重视第5点，当我要么要求达到第1、2点时，他们就实际反对，因此3、4就是不可能的了。而第1点恰恰是最基础的，整个顺序就是按照重要性和根本性排列的，单独和抽象地谈第5点只能造成各种机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复杂利益的混合统一。而关于第6点的争议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并且统一战线还远没有达到党的程度，但我们已经在和机会主义做斗争了，自然他们也有可能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但很明显的事实是：如果革命分子不和歪曲这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或拒绝实践这个革命学说的人进行斗争，那我们简直无法继续发展我们的革命事业了。

当然我们得专门说明补充一下。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在阶级社会下政治会集中为各种不同阶级的政治，而阶级集中的最高政治组织形式便是政党组织，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但它却不是阶级本身）。这和国家学说是联系着的，比如：不同阶级的关系、不同政党的关系、各种政党和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反应的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系以及各阶级在一定的社会中的现状和精神面貌。但我们这里不再多谈这方面。

在阶级社会，往往在一个阶级中，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对于自身阶级利益的认识也存在着各种不同，进行的阶级活动也不同，因此我们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作为阶级的个人之间对阶级利益反映总是有巨大差异的。而在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这些阶级若要实现自己的集体利益，就需要把自己的思想、利益和行动集中起来，党便是这种集中。因此，党代表阶级利益，但和阶级本身又有所区别。**所以现实中，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个先进部队主要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最高形式的政治组织（或者说阶级组织）。**为什么是革命利益呢？因为只有这种利益才是无产阶级最长期、最根本的利益，而绝不能是其他短期的、有问题的错误的利益，那些错误的利益本质上都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因此即使在党和阶级的关系之间，也存有一个复杂转动装置，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个小齿轮才能够带动整个无产阶级这个大齿轮来运动，并逐步地缩小不同齿轮之间的差异，这里也存在着民主集中和阶级专制之间、民主和集中之间的上层建筑关系问题。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有那些能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革命利益忘我斗争并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人才能入党。也只有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党。

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最高政治形式便是形成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在阶级社会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各阶级结合的最高政治形式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核心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问题。但从工作上来具体和实际的考究就不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因为革命者需要根据现实革命条件和建党的方方面面来科学考虑具体的建党路线和策略。现实情况是复杂的，如果认为照搬某种历史上的计划或方案就能解决建党问题、或者认为这些方法本身就是建党，实际上就是把问题给庸俗化了，今天中国左派中的政治报建党路线鼓吹者（前进报等组织）和军事化共产党路线（贡派）的鼓吹者便是这样的庸俗化问题的，他们教条主义地看待建党问题，总是在做某种历史模仿家。

二. 建党的条件和如何建党

我们最早在《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一文中严肃的提出了如何和怎样建党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坚持把工人工作和革命事业结合起来的建党路线。但我们还要补充更多的内容。

当人类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党就开始成为了阶级活动的普遍、最高和集中形式。阶级活动的最高形式就是有党性的活动，这种有党性是基于阶级利益的思想、行动、组织的统一。阶级的集体利益需要通过党来实现，党领导的阶级活动是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必要工具，没有源于阶级矛盾的根本对立和阶级活动的不统一，就不存在党。反过来说，党的存在证明着阶级对立和各种代表阶级利益活动的存在。无产阶级政党首先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中体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时才会产生：

1. 这个社会具有需要和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但主要是无产阶级）
2. 这个阶级的革命化
3. 这个革命化的阶级组织了起来活动

所以就一般性和原则而言，无产阶级的政党需要通过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来实现，只能是革命者以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进行这些工作时才逐步地发展出党的。故在一般的条件下，建立一个事实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就要把革命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结合到最高程度（也就是思想上、理论上和现实组织上、运动中的结合）。这就需要完成这样三方面的工作：

1. 广泛的群众工作（这里群众主要指的是能够和可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包括广泛的建立起良好的群众关系、广泛的教育群众、广泛的组织群众等等。
2. 足够的发展和组织起先锋队的工作。这种工作要求发展和组织起无产阶级先锋队，而要达到建党的程度，这种分子必须主要来自群众。
3. 使革命力量和群众结合起来。这种工作要求群众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思想上、理论上或现实组织上、运动中结成一个集体，并在这个条件下进行相应的活动。

只有满足这样的条件和完成这样的工作下，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只有这样的路线才能称得上是实质建党的路线。这是如何建党的一般性问题。而更加具体的建党路线，或者各种更加具体的工作计划、策略等等则完全需要根据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确定。

三. 建党的工作计划、策略

全俄政治报的作用在于“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这里的组织其实说的是现有基础之上另一种组织。而俄国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依靠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工人运动而建立起来的，从这个基础来说，政治报只协助建党工作或加强党的工具（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党了）。全俄政治报成为了从思想上把各自组织凝为一体的工具，并且也成为提供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工具。

由于全俄政治报的报纸代办员和通讯员网代表了各个地方组织，成为一个骨架而使党能够围绕着它在组织上集中起来。列宁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因此政治报其实是一种协助建党的工具，是建党工作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建党工作的一种重要策略。而绝不是建党工作本身或党的本身，也绝不是建党的绝对条件等等。

在《怎么办》的《全俄政治报“计划”》一章中，列宁这样谈到：

另一个比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这岂不像文人，即脱离实际工作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吗？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列宁《怎么办》

只要仔细看看这段话就能发现，列宁并没有把政治报看作建党工作本身或党的本身，也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的东西，而只是有条件的一种工具、一种工作计划、一种策略。因此，只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时，政治报工作才有了特别重要的帮助建党的作用。而这个历史条件是会改变的。在列宁时期写《怎么办》的时期，由于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思想、工作混乱和地方小组的不统一、政治工作的缺乏，导致政治报成为了特别重要的帮助建党和加强党的工具和策略需要重视。而今天，我们还不存在什么工人组织以及把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组织，因此政治报完全影响不到工人，并且互联网的出现等客观条件的变化还丰富了进行交流和组织所需要的具体手段。

并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现在的政治报是非常多的，虽然都有一些不足，但这些报纸并非不能拿来做一定的统一思想、进行政治灌输、宣传的工作等等，而是那些工作根本没做好（工人阶级的革命工作基本没做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考虑建党工作只能主要从发展工人工作开始，而不是政治报，政治报只是次要的和辅助的方面。

四. 政治报路线对建党问题的歪曲

今天《前进报》所说的政治报实质建党路线和贡派所鼓吹的“军事化共产党”“人民持久战争”路线本质上都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一方面把问题的本质给庸俗化了，另一方面又把次要的地方给复杂化而提到首要地位来了，这本质上都是非无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

《前进报》把某一个时期列宁提出一个协助建党重要工作的计划和策略当作了建党的一般原则，并且大谈特谈统一并把这些方面看作首要的方面，这就轻视了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组成那种统一和创造无产阶级政党基础的工作（也就是工人工作），这其实既抹杀了革命学说的灵魂又忘记了建党问题的真正本质。列宁的政治报计划恰恰是服务于现实的俄国社会的革命运动的，俄国社会的革命运动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力量现实组成的。只有在要用现实工作把这些阶级和革命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政治报工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

（但也不是唯一的、无条件的或始终主要的），而其他如工人组织等工作也是重要的活动、决定不同建党工作地位的只能是现实情况。当然他们也许会指出列宁的政治报工作实际上也是要建立工人的政治组织，但政治报工作本身并不是政治组织或工人工作，这其实是不同方面工作的结合（这里当然有着主次关系），这里首先要清区别并正确的认清主次。而《前进报》恰恰没有正确的分清主次，《前进报》在《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中对全国政治报的理解主要就是从制作政治报方面来理解的，如一些组织制作的政治时评、到工人中去的融工材料、和国情理论研究等等的结合和提高，其实这样的政治报已经有了，革社的月刊就有这三个方面，其他一些组织也有，因此我们绝不能说建党主要靠这个工作，就算把所有制作这种政治报的加起来也不能算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单纯从统一现有的革命组织（其实还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创造条件来讲，也并不一定要靠政治报，组织合并现在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思想上的统一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决，革社等组织参与的中国马列毛统一战线也可以对各组织产生这样的效果。

另外，《前进报》从组织和宣传方面出发，他认为政治报就能取代个人影响、地方传单、小册子等零星手工业的宣传方式，成为“揭露沙皇的全民讲坛……成为“集体的组织者”，不仅是党教育群众的鼓风机，还是党的思想基线与组织脚手架”等等，虽然我们认为不能完全起到历史上相同的作用（这是因为历史条件有所不同），但政治报大体上的确是要这样发展的，单单这样来讲政治报的确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一旦把政治报看作推动我国革命或建党的首要工作，就恰恰证明了他们没有正确的从实际考虑，因为实际是：一方面我国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报了，不能说还特别缺乏这样的政治报（全国政治报只是一个加强），而另一方面我国革命分子还没有什么个人影响、也没很少人去做什么揭露的全民讲坛、也没有组织和教育群众，就算把他们统一起来了实际也还是要去那些工作。因此实际是主要缺现实组织、宣传工作而不是政治报，构成党的首先是现实的工人事业而不是政治报工作，政治报只是在一些条件下能够作为第二性的作用。只有合格的实际线下工作，才会有产生合格政治报，而合格的政治报会反过来起到帮助线下工作进行全面的教育和揭露，以及宣传、统一等作用，也就是反过来促进线下的工作。

教条主义的认为主要靠政治报来完成建党，实际上就是用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否定工人工作在今天的首要地位。今天的情况是：我国的工人运动还很少、还很没有组织、工人运动的经济主义性质、革命运动主要还停留于知识分子的狭隘活动中而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这个情况下，谈主要靠政治报工作来建党（甚至有的时候认为主要靠制作政治报来建党），这实际上就是说主要靠知识分子来建立党，党主要由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工作来构成。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呢？只能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党和其他阶级的党，而绝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党。

我们可以用东风曾经的文章来评价政治报路线。

工人运动向前发展，取消主义将我们向后拉，他们往往是喊建党是喊得最起劲的，实际工作却是做的最少的。既不组织基层融工组织，却有着要建立“全国性政治报”天马行空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幻想。“学者”先生们称开展工人运动有经济主义风险，就像先锋队有变质风险，吃饭有噎死的风险。

-东风《“列宁主义”还是“取消主义”》
(初版)

当然，如此看重统一的组织中也有东风，他们和《前进报》一样。

当前手工业小组有诸多弊病，但是完全不妨碍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极广泛的纲领和想要提高我们组织所处阶段的愿望和事实上正在做，事实上也本该如此。我们即使在一开始无法做到一个完整的系统，无法做到频繁地发文，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简单的、地区性的文章编辑，派发，宣传，鼓动，组织，斗争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完全应该效仿彼得堡斗争协会，自觉地克服小组间的隔阂，自觉地彼此结合起来，至少在地区间融合不同的小组，以不断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应该没有人会否认我们当前运动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我们除了可以不断发展新的人员，还完全可以通过融合不同的组织来扩大我们的实际力量，正是通过这样的列宁式建党路线，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重新建立一个属于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克服当前左派力量远远落后于群众自发性运动的实际问题。）

-东风《“列宁主义”还是“取消主义”》
(事后修改版所补充的)

忘记了统一的真正前提和原则，只是抽象地谈手工业小组条件等于是忘记原则。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统一战线中，当革社和公社要求东风和我们在实际工作上进行统一、发展并更彻底到工人中去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支持这种统一了。当东风小明以抽象的政治报工作、抽象的统一、抽象民主集中制来干扰事实上的解决问题时，公社的同志曾这样指出过说：

“从决议9（联合编辑部）来看，各方组织都没有反对联合编辑部的合作计划。同志你的指责无道理。而且，反而是东风未参与联合写作才对，应该是我来问东风为什么不执行决议，不是反过来。”

“从决议11（融工队问题）看，东风显然应该支持筹备建立融工队伍，拟定队伍人员名单，但是现在同志你又反对做这件事，我认为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度的”以及，“希望东风的同志不要总是以‘在做制度建设、缺乏人手’为由不履行联盟决议的内容”。

因此他们也背叛了联盟会议中的这项共同决定：

联盟之间各组织工作上的统一开始做起，工作上的统一也是实质上的统一（比如XXX、XXX、XXX、XXX、XXX等等，未来还可以更多）。至于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可以放在最后。对于统一战线的统一工作，我建议也是从引导各组织进行共同的工作开始做起，把这种共同的工作作用和占比不断的提高以促进实际的统一，只要做好这一点最后我们未来达到形式上的统一就很容易。

是要推动各组织之间的线上和线下工作上的逐步统一，主要先做XX的工作统一，然后也做好统一战线内的工作统一。先做好实质上工作的统一，最后在做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在将来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们就随时选择进行形式和名义上的统一（可能是统一战线的

实质工作和能力已经可以作为党存在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是完全不急的，可以放在最为未来的时候)

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主要是为了团结真正的革命派和无产阶级往实质建党工作上发展的，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建成一个事实上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非名称上、口头上的。

虽然这个过去的决定现在来看已经有很多不足了，由于现实中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实际工作的发展等因素，我们认为还应该补充进许多内容来区别机会主义和明确我们的工作方向。但即使是这样，也足以说明东风的叛变究竟是什么性质。他们连实际工作的统一都不接受了，转而提出什么直接的组织合并。

一边大谈什么避免“手工业小组问题”等等问题，另一边却逃避实际的联合工作和逃避工人工作，拒绝承认线上服务线下、不接受彻底转向革命无产阶级事业领导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东风拒绝了联盟一致路线时，他们立刻就叛变到另一条完全相反的路线上去了，他们抛弃过去正确的内容，和《前进报》一起大谈特谈政治报路线去了，这一点也可以从东风在《“列宁主义”还是“取消主义”》一文中修改补充进根本和原文对立的观点中看出。东风现在实际上追求的那种统一，实际上是机会主义和非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这种路线所要建立的党只能是非无产阶级的党。

而我国贡派所鼓吹的“军事化共产党”“人民持久战争”则更是不知所云和脱离实际至极，他们甚至还幻想在今天的条件下通过人民持久战争来建立共产党，他们要建立的党也是不主要依靠革命无产阶级工作的。而今天完全没有让他们直接进行“人民持久战争”的手段和条件，并且他们也忘记了进行这种人民持久战争的历史前提，在今天专制和工人运动、革命运动不发展的条件下，所谓的“军事化共产党”，只能成为小资产阶级左倾的幻想，而贡派组织也就是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左倾组织。

不重视或者分不清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和建党的条件、分不清构成党的基础和建党工作的区别、分不清协助建党或加强党的工具和建党工作的区别、不知道建党需要多个方面工作、弄不清不同建党工作的正确关系、无条件和抽象谈统一、完全脱离事实的谈建党和建党工作，这就是东风、《前进报》等组织现在对建党问题的理解水平。而《列宁道路》和《前进报》错误地理解了我们一开始所提出实质建党的根本内容，他们实际强调了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工作。《前进报》选择脱离了实际最重要的革命工作（这种工作是唯一能够带领我们走出现在的革命运动阶段而到更高阶段的工作），“东风”则是选择叛变，开始变成了追求机会主义的统一，而“贡派”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总之，发展起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我们工作核心，也是我国建党工作的核心，进一步来说就是：发展起工人工作、发展革命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统一组织的问题现在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和我们工作的主要方面，并且在这一方面上，政治报已经不能起到俄国革命中的那种作用了，我们的统一战线正在替代它在这方面的作用（组织上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的政治报工作也还在坚持和发展，它也在起着一些其他的政治作用（统一思想、教育等等），但决定它作用的，只能主要是革命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

第六章 论东风机会主义

一. 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东风机会主义立场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同时，基于这个立场产生了种种机会主义路线、思想、行动。他们的活动实际阻碍着我国革命朝下一个阶段发展，实际地阻碍着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事业发展，东风不是唯一这样的组织，东风代表人士不是唯一的这种机会主义者，但他们确实这种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其实代表的是我国早期革命运动中，在专制的条件和工人运动不发展的条件下那种不发展的革命因素，而这个因素现在已经变成落后的因素，变成阻碍工人运动、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因素了。这个因素就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所以我们可以从东风种种错误的路线和东风代表们的活动中看到，他们基本保持着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他们错误地理解我国革命运动和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虽然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导致的，但也可以发现他们观察问题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能够首先从阶级问题出发、然后不能够准确地从现实条件出发、最后不能分清主次或不能按照正确的主次实质进行工作，总会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当做实际，爱主观臆断、虚空打靶、逃避实质问题、逃避实际工作、在不同的理论内容之间制造割裂、在理论和实际实践之间制造割裂。

二. 错误地理解我国革命运动和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

以东风为代表的一些组织错误地理解我国革命运动和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或者根本没有很好地考察过这些问题。由于不能认识或者不能真正的重视起“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尚未结合”这个基本现状，所以他们对融工的重要性是理解不足的。《前进报》认为政治报工作是最重要的，而东风则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但实际是更看重政治报）。因为这种不认识或不重视，所以他们对融工的路线、策略、方法也是认识错误的，东风的“平均小组”、反“苏维埃超人”、“线上领导线下”就是其代表。他们完全从自己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错误认识出发，要求工人事业服务于他们的特殊利益。在统一战线联盟的活动中，他们实际上拒绝进行能改变我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现状的那种融工工作，他们的路线实际上是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融工、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路线。

三. 歪曲建党学说和先锋队理论

由于东风的非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和对我国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解，他们自然就对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工作和先锋队有了新的理解。东风代表曾在统一战线联盟特别强调全国政治报的作用，甚至为此阻碍统一战线联盟的融工工作、阻碍实际的统一，阻碍更彻底地实现革命无产阶级

利益的工作，因此在建党问题上他们实际上和《前进报》发展到相似的立场上了。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主要依靠工人组织、想要更多地靠政治报工作完成建党工作，这实际上就要靠线上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来领导，这至多只能建立起一个非无产阶级的政党。

由于这样歪曲建党的工作，东风就对先锋队就有了新的理解。他们迫切的认为需要“职业革命家”，认为现在就可以通过组织的作用，养一些专门从事领导指挥工人运动工作的人，甚至想让参与劳动的其他同志拿出钱来，让这些人从事8小时、6小时的劳动，甚至是职业的革命家。既然要养8小时、6小时甚至是“职业革命家”，那么就要让进行更艰苦劳动条件的同志来赡养；但另外一方面，东风又认为现在到工人中去进行组织工作是倒退到“中等人”去，又拒绝要让革命无产阶级对我们的整个事业进行领导、拒绝线上服务线下，那么这样的“先锋队”只能是一种特殊的工人贵族或机会主义式的工贼领袖。

四. 追求形式上的统一

东风的代表不看重实质上的工作统一、不推动这种统一的工作的发展。他们不惜把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给破坏掉，在统一战线联盟会议中一致达成的协议屡次被东风无情地反悔，更是屡次践踏联盟的纲领和原则。而他们抽象地大谈特谈统一和解决手工业的问题，开出的药方就是直接进行组织上的统一。

东风所实质追求的正是这种形式上的统一，这种统一要剔除掉实际革命工作的发展、剔除掉革命原则和统一精神的统一。因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革命原则和务实、负责精神的机会主义的统一。这种统一恰恰要抹杀使我们更进一步的那种革命因素，它完全地阻碍线下工作和工人革命事业发展到首要的地位上去。这种统一，正是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们所最倾心的。

五. 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也是东风机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

工人运动向前发展，取消主义将我们向后拉，他们往往是喊建党是喊得最起劲的，实际工作却是做的最少的。既不组织基层融工组织，却又要天马行空地建立“全国性政治报”的东风的民主集中制的主要特点是：

1. 追求反历史的、无条件的、抽象的民主集中制。
2. 自相矛盾的无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一边反对根据历史条件进行集中制或民主集中制，追求无条件的民主集中制，而另一边又承认不得不有条件的使用这种原则；一边要求其他组

织进行他们认可的那种民主集中制，一边违反着现存基本的民主集中要求，自身组织也没有民主集中制；完全的自我冲突、自相矛盾。

3. **混乱的民主集中制。**总是试图把握一种抽象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拿此来要求现实，阻碍工作。

4. **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以这种混乱的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要求绑定融工事业，反对进行重点制为主的联合融工队的进行，否定线下领导线上、线上服务线下，本质上就是拒绝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否定革命无产阶级事业的中心论。

当革社和公社的同志都认可需要根据条件的来进行民主集中，而不应该要求融工组织必须进行集中制或是民主集中制，以及根据条件来适当地采用委任制。东风代表反对这一点，他们一边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一切时期的原则，但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东风现在存在有且需要委任制等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手段，自我冲突。他们一边对统一战线联盟提出过高的民主集中要求，而另一面却不能遵守现有的民主集中要求，拒绝多数意见、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大谈特谈一票否决。

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就成为东风装饰门面、蛊惑人心、胡乱攻击和用来博取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正如他们的代表实际上违反联盟的现实民主集中制度又高喊着抽象的民主集中一样，他们也用抽象的民主集中口制口号来造谣、歪曲和攻击其他组织，要求其他现实工作为他们抽象的民主集中制要求服务。因为认为民主集中可以不讲条件所以脱离现实，因为脱离现实，现实中又实际不遵守现存基本的民主集中。他们进行着无理由的责备和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人革命事业也该无条件的服务于这个抽象的要求，因此东风的民主其实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

这种极端民主恰恰又是和机会主义者的活动相适应着的，因为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恰恰保护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恰恰方便让一些机会主义者团结小资产阶级来盗取工人事业的革命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风代表还在其他地方中掀起这种对统一战线的歪曲和对革命路线的歪曲，以及保持特殊利益（线上领导线下、东风版的“职业革命家”等）对融工工作的控制。

现在的东风也还依靠着抽象的民主集中制来污蔑、歪曲统一战线和宣传自己。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东风机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东风现在用来欺骗群众、吸引小资产阶级分子、恶毒的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工具和招牌。

六. 东风机会主义的历史意义

东风机会主义反映着我国革命中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具体方面，表现为我国幼年革命活动阶段中各种泛左群体、空谈家、知识分子、线上工作等等的某些特殊利益。

东风机会主义反映着我国早期革命运动中的那种不发展因素。这个因素现已成为落后因素，变成阻碍工人运动、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因素。他们不理解我国革命运动下一个阶段要往哪个方向发展，他们总是以各种错误的方式试图把革命力量往后拉。

东风机会主义反映着我国早期革命运动中的初级性、落后性。这个统一着的初级性正不可避免的因为阶级利益冲突而破裂，革命的新质正要到工人阶级那去，而代表旧质的东风则要停留在原地甚至倒退。他们总是试图用自己那特殊利益和落后要求试图阻碍我国革命发展的滚滚洪流。

和东风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我国革命运动正处于过渡阶段的重要表现。这种小资产阶级利益、不发展因素、初级性和落后性是根本地和我国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所矛盾的，因此革命力量和他们的斗争就代表着我国革命正处于过渡时期，而只有工人革命事业的长足发展和与这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彻底胜利才能宣告我国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工人革命运动的阶段。

因此，我们坚决地和东风机会主义作斗争。它是我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不发展因素、初级性和落后性的标准表现。革命力量非要战胜这种机会主义不可。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

政治是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把第二部分当作刊物第一部分的补充内容；另一方面，我们会在这一部分中具体收录最近重要的或关乎我们的路线斗争的文章。

路线斗争最近以更严峻形式发展，伴随着融工路线、建党路线产生两条根本对立的冲突路线，这实际上关系着我国革命往哪里去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我国革命正要朝工人革命运动的阶段转变，而这个阶段必然是由革命工人所领导的。

在关于工人革命运动的路线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向我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们恶毒歪曲、诽谤我们和工人革命路线。这些机会主义的本质是知识分子式的小资产阶级路线，他们代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来歪曲势必要让工人阶级领导革命事业。具体来说，现在是：“东风、前进报、新十月”向我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而在他们周围的还有一大批正在观望。我们要挫败他们的攻击，并争取革命力量战胜他们。我们希望更多同志们能够了解到这个斗争。

前进报：

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

近期，电报左翼频道中产生了一些关于融工问题和建党问题的争论，其中不乏具有原则意义的真问题。对于什么是目前正确的工作路线，我们的看法，在原则层面是同列宁道路最新文章[《融工很重要，但它不等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完全一致。不过本文将阐释得更彻底些。

一、政治灌输是首要的工作任务，反对先经济斗争再政治灌输的机械阶段论。

不否认特殊行业、特殊地区，有时运用特定合法形式，如组织娱乐活动，以及组织经济斗争，可扩大接触的工人数量，筛选有民主倾向或斗争倾向的工人。但不应当把这种活动当作普遍的、必备的前置阶段，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注重探查工人的思想基础与觉悟程度，并且从一开始就尝试进行政治灌输。哪怕是聊天时引导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这种政治教育程度很微弱的尝试，也不应该放弃，因为这种微弱的政治灌输能够成为之后系统深入政治教育的起点。

二、反对单独进厂融工，要在统一组织领导下，在一个地区厂内厂外配合工作。

丧钟在[《我们的下一步》](#)中提到的“线上服务于线下”这种组织工作的原则。我们能理解这种主张的背后是反对过去左派（从老左派到学院派）在实践上的彻底无能，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却并不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基础上，也就是说，这种表述方式体现出他们对革命小组工作方式的不理解，对过去革命经验的不理解。

如果我们建立了和工人的联系，如果我们按照线上服务于线下的路线工作，我们的线上同志就会根据工人的需要而不是毫无目的从事线上工作，一切写作，宣传材料，安全知识，新闻工作等等都可以交给线上的同志去做，线下的同志只在个别的情况下做这些工作。

—丧钟《我们的下一步》

其实，工厂没有什么魔力，我们不需要什么前提就能了解“工人的需要”，那就是他们需要接受政治教育，需要揭露现实、培养其政治能力以及革命积极性的宝贵材料。列宁已经如此精辟又深刻的总结了俄国革命的宝贵经验，在《怎么办》中揭示了政治灌输的要领，我们却要等到当前线下工作发展起来，才能领会“工人的需要”而有目的地从事线上工作吗？这不是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性，而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性。

因此，不是“线上服从线下”、“一切先进分子都到工人中去”，而是全部工作“服从革命需要”，全部工作统一由**地方核心小组**领导安排。对于地方革命小组，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自然是尝试建立工人小组。但成熟的革命组织不是没头没脑地向困难冲锋就行，它还要会安排自己的预备队，即按旧有路径继续培养新生革命力量；它还要继续培养革命者，不能放松组织内部任一成员的学习活动，因为良好的理论修养是一切之基；它还要作为独立组织，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并据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判断，要关注其他小组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理论斗争。在上述这些方面，**都需要有觉悟高、组织能力强、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来领导乃至承担最困难的实际工作**。甚至可以说，在初期工作小组不大的时候，最优秀最觉悟的同志，不应是大部分去融工，而应负责融工以外的工作。

就进行政治灌输、建立工人小组的任务来说，也应当是厂内外同志的分工协作，单讲“融工”是不足够的。知识分子融入工人或者进厂，只不过是提供了接触工人的上好机会。而政治教育不同于平日的随意聊天，是需要工人腾出大块完整时间以接受大量新知识，并频繁思考的活动。这种活动完全可以不用进厂的同志参加，并且应该不让进厂同志过多操心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内容上考虑结合时事热点准备材料，事务上如寻找场地等。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进厂同志只负责将人领到“工人夜校”处即可。

“融工”只是片面地强调了知识分子要进工厂与工人接触，但这只是一种创造工作基础的条件，不代表能必然导向好的工作结果（与工人接触不代表能做好政治灌输），即建立工人小组。后者需要在革命地方小组统筹下，切实地、自觉地、有计划地从事工作。这也是过去革命历史传承下来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前身的地方小组的工作方式，口号应当是“建立巩固的地方小组”，应当向整个左翼介绍地方小组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

创造新的口号，如“融工”或者“线上服务线下”的工作原则，是不必要的。对于大多数理论修养不足、对过去经验了解不够，但又愿意付诸实践的革命左翼来说，这会扰乱视线，让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去“与工人结合”，忽视了建设稳固的组织，其结果可能是，理论水平不足，计划做得不好，使得政治灌输效果较差，而后迟滞的工作进度又加剧了组织的涣散。

三、客观条件使得政治报可以且应当办得更早。

关于政治报建党路线在今天为何依旧适用，以及当下如何办政治报，我们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中详细地谈过了。这里只需简单回顾两个判断：**“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建立集中制政党的前提；**政治刊物**是促进不同小组思想接近的重要方式。

对政治报的质疑也不是丧钟独创的，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的《融工文选》以及列宁道路[对其的摘评](#)，中毛共（声援佳士工友、无产阶级斗争报）、工号 51 与列宁道路对“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早已把问题的全貌提得很明确了：

有些人认为，现在讲“政治报”是抽象的，因为对比列宁提出“政治报”计划时，即20世纪初的历史条件，当前我们还不如俄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群众基础，因为那时候都有在先进工人中的宣传工作，更谈不上90年代中期开始的群众基础，那时，地方小组活动不局限于人数不多的宣传小组内进行学习与开会，已经开始在罢工前后散发传单，逐渐向群众进行大规模鼓动。总之，这些人认为，现在没有要通过“政治报”建立联系的对象，即与工人相结合的小组，办报也形不成“代办员网络”，就没有“脚手架”这样的组织作用了。而融工路线，就是为了创造这种坚实基础。

列宁道路的回复文章[《最初的两步》](#)中给出了回复。从列宁之后的总结来看，1895年彼得堡工人解放斗争协会时，就有政治报的基础了。有了列宁的经验，我们今天应该更为自觉地推进政治报建党计划。不是说当前阶段就有基础可以马上建立起先锋队，而是不应该把不同阶段割裂开：“我们当下应该从建立工人小组来着手，但是千万不能忘记系统的、有计划的整体工作思路，不能忘记和忽视全国政治报的极端必要性，二者并不冲突”。

可是，今天的“政治报”已经不再与“代办员网络”息息相关了。我们的革命政党无疑还需要一些密切联系并承担日常任务的组织骨干。但是，电子化的时代，已经不需要“代办员网”而只需少数技术人员及一个保密软件，就能够“保证正常地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现在，我们创办一个telegram频道，甚至不需要任何资金来购置印刷机、油墨与纸张，不需要一个隐秘的地点，不需要印刷工人的劳动，而只需要几个人在唾手可得电脑上打打字而已。

绝世庸人们说：“坏了，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通过传递秘密报刊锻炼革命工作者了，政治报的组织作用大大削弱了。现在办报的门槛降低了，是个人都能成为信息发布者，频道水平良莠不齐。政治报今天还有那么大的意义吗？”

他们顿了顿，又说：“或许也有意义吧。但那是全国都有小组的时候，我们如果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大工业式组织宣传系统，没有实际群众基础，我们把宣传材料给谁看呢？”

而列宁会说：“太好了，技术进步将为我们的革命工作省去多少麻烦！减少了多少路程上的无用工作量，减少了多少被宪兵搜查身体的危险！”

“我们将可以更早地建立起政治报，更好地把全国各地分散的工作者组织起来、利用起来。不用被资金、组织与人力的客观条件所限制，不用有一个各地方知识分子小组完全相互独立、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极度涣散的时期。在用大工业的方式教育群众之前，先用大工业的方式教育革命工作者。充分利用这种信息交流的条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组织上更有准备的踏入对工人政治灌输的工作，更高效地完成这个工作。这一切，都能让整个中国

的革命者，从地方的知识分子组织建立伊始，就习惯于作为整个集体来工作，更早地克服小组习气。”

正是如此！就以对革命者的思想教育为例，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把各个写作频道合并，就能减少一大堆无效的、流水账式的废话，减少在社会热点上的重复写作，把精力放在研究资本主义中国国情上，放在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巴以冲突、俄乌战争等国际事件上，放在分析80年代以来经济滞涨等现象上。

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的工作创造了更广阔的物质基础**。当前的革命组织，能否不止于搬运教条，而是读懂列宁著作中的**政治报实质建党精神**，这种用大工业方式代替手工业方式的追求。并且不止于抽象地理解和坚持这种原则，而是时刻注意、仔细分析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新变化，创新地提出当前具体的历史任务，让原则一步步落到现实。

四、我们上一篇政治报文章的优点与不足

如果同志们读过[《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并且没有被过去的经验条框限制了思考，那就会发现，第三四部分的分析，没有一条不是从当前革命形势的分析中得出的，没有一条不是面对切近的革命任务的。

在第四部分，我们评论并分析的，正是现存的墙内外平台，而不是历史上某党的中央刊物。这说明，不是我们讲政治报讲得早了，而是**问题已经被现实生活提到我们的面前了，但我们却没有自觉地用社会主义精神认识并改造这一事业**。任何不满足于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安慰剂”与“赎罪券”的左翼人士，都意识到要用大工业的物质基础扩大思想的影响力，但他们不是从过去革命经验，从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政治报实质建党路线出发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已随处可见的自媒体出发，顺理成章、未加思索地迈出了第一步实践。

从现在来看，《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的历史意义就是尝试将革命精神与革命现实相结合，并提出了下一步政治报上应当刊载的三类文章及其对现实工作的意义。但是，此时这个任务本身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并阐述出来，历史意义还没有像这篇文章中提得这么鲜明。因此，也可以说，就连《前进报》的编辑部，当时也是不自觉地尝试解决这个任务的，自然，对问题的阐述、说明以及解决也不甚令人满意。就算如此，那篇文章也有两点值得同志们注意：

一、文中，我们没有提到过“代办员”网络，而着重提到了政治刊物促进“思想统一”的方面。显然，本文就是通过理论斗争完成**不同小组间**（即革命者之间）思想统一的实践表现。这也是融工路线者完全没有提到的。

二、对问题说明最不充分的地方，就在当前为什么需要政治报一段。我们只能从原则上讲，小组阶段工作要为集中制政党做准备，要研究国情并产生党的纲领。这显然也没有回答融工路线者的疑问，因为知识分子小组和先进工人小组还是小组阶段中的两个阶段。但是，问题的性质已经在两种表述中初见端倪了：

“这里或许有的同志会认为他们当前的工作方式已经足够完成学习、宣传与组织的任务了，并不需要政治报的形式。这错在满足于小组阶段的低水平工作要求，而意识不到现在需要通过政治报来不断提高学习、宣传与组织的工作标准，为将来建立集中制政党作准备.....为了使党真正建立在稳固、科学与现实的基础上，自觉的小组工作者就要通过国情研究来逐步提出纲领的不同部分，根据小组工作经验，进而给出革命策略。”

—前进报《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

“既然这些据点是为了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建立的，是（起码绝大多数是）以马列毛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那它们走向联合就是必然的，我们所要做的是积极克服小组习气，积极建立各组织的联系，积极把这样的组织联合起来。自觉性在目前的表现就在于尽一切努力去建立这样的坚实的据点，而我们现阶段的工作路线就是要全力贯彻这个自觉性。”

—丧钟《我们的下一步》

到底是通过自觉的工作者付出辛勤劳动提出科学的纲领，并据此通过理论斗争统一思想，树立起布尔什维克们公认的理论权威，再通过组织手段把思想统一转化为组织统一，通过党的纪律把自觉的服从固定下来，建立战斗的集中制政党呢？还是“走向联合是必然的”呢？

既然思想统一、理论统一是组织统一的根本前提，既然时代向前进，网络平台与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将思想交流的难度降至接近于无，自觉的革命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应用当前的技术手段，通过理论斗争完成思想统一的任务，并由统一的频道、群聊作为组织手段将之固定下来，让中国革命向前进！

融工路线者用“融工”来反对那些空谈家，因为他们只讲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却羞于迈出屋门一步，但是，面对从小组到集中制政党的历史任务，却提出“必然性”这样的论断，暴露出自己的不自觉，再次拜倒在自发性面前了。

由此看来，我们不是读列宁读得多了，而是读得少了，并且读得很粗疏、不求甚解，以至于不是领会了革命的精神，而是领会了革命的教条。我们发表本文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各地的左翼小组能够结合实际而非教条地、实质上而非形式上地领悟到列宁主义政治报建党路线精神，把革命导师的丰富经验运用到革命工作中去，把革命工作推回到对革命事业最有利的道路上来。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

再回前进报

前进报的文章《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我们不认可他们的批评，现对个别论点进行简单回复。

1. 最觉悟的同志就应该进厂。

在我们还没有厂内组织的情况下，在没有厂内配合的情况下，在我们还没有仅通过厂外活动就能领导并且建立厂内组织的情况下，最觉悟的同志应该进厂做最艰苦平凡的厂内工作，厂外的工作可以1. 由在厂内工作的同志兼任，2. 由其他同志完成。明明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愿意进厂做最平凡最艰苦的厂内组织工作，明明是最缺厂内工作的同志，明明是只有最觉悟的一批同志愿意进厂工作，怎么能硬说“在初期工作小组不大的时候，最优秀最觉悟的同志，不应是大部分去融工，而应负责融工以外的工作”呢？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如果真如前进报同志所说，“最优秀最觉悟的同志，不应是大部分去融工，而应负责融工以外的工作”，那就请前进报的同志进厂融工吧，你们显然不是最觉悟最优秀的同志，把融工以外的工作交给其他更会卖弄列宁著作，更自作聪明的最觉悟最优秀的人去做吧。

前进报和其他个别组织很喜欢卖弄列宁著作，喜欢大谈理论学习，到处贩卖理论著作，整日为革命操碎了心——“只有我们最爱看书，最爱思考，别人都不看书，都缺少工作计划，都过于片面，革命前途渺茫啊！都去读列宁全集吧，再不济也要读一下前八卷呀！”我们奉劝那些喜欢卖弄学问的知识分子，别人不是傻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认为提升理论素养是不言而喻的义务，正是因为我们足够重视理论以至于把理论学习当作了不言而喻的义务，因此从不把理论学习当做招牌。

当然，你们可以故作谦虚的说：我们只是提醒其他同志注意理论学习罢了。敬请狡辩。

2. 我们从来就不拒绝厂外工作（参看由我们所写的《该如何融工以及不该如何融工》《历史模仿家》）。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单纯的厂外工作难以建立组织，而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建立组织提到首位，没有厂内人员的配合和摸查，想要建立清晰且稳固的组织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会非常慢，那些高喊工业化而讽刺我们进行手工业的蛮干的人，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最慢的一条路呢？我们认为，很多空喊厂外灌输而蔑视厂内活动的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建立组织的意义或者在客观上阻碍了组织工作，而在当代中国，经济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不注意建立组织，只有建立组织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推

向前进，在现阶段，一切政治灌输、宣传鼓动以及斗争都应该服从于建立组织的工作。一些历史模仿家从一些纯粹技术性的工作方法或者厂内厂外这些非原则性的争论中，根据个别词句给别人任意扣上一个经济主义的帽子。这些历史模仿家不知道经济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经济主义只能具体的来提。在当代中国——不建立工人组织就不能推进我们的工作的情况下——空喊政治灌输而不给予建立组织以足够的重视，那才是真正的经济主义——无论你把政治灌输和政治斗争喊得多么响亮。

为什么说现阶段融工主要是为了建立组织呢？一般说来，我们的任务当然是教育无产阶级，启发无产阶级意识，带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但适应这个总任务的具体任务应该是建立组织，只有建立了这些稳固的组织以后，我们才有可能以这些组织为基础实质建党，并且把这个政党扩大为群众性的政党，进而实现以上所说的一般任务。

在开展工人工作问题上，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厂内工作是决定性的工作，至于说我们在厂内工作的同时需要做多少厂外工作，或者说需要多少厂外的同志的配合，又或者说我们如何分配这两种力量和两种工作，那是纯粹技术性的工作。问题是想要快速地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稳固的组织，就必须深入工厂，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我们刚进入某个厂区很短的时间就在各工厂内培养出了“自己人”代替我们的厂内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很快离开厂内（如果客观条件允许的话）专事厂外工作，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最初的一步应该把厂内工作作为重点。

3. 我们从没有反对政治报。（参看我们最近的文章《我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什么工作？》）

我们从没有反对建立政治报，我们反对的是：1. 高喊政治报而反对融工。2. 虽然名义上不反对融工，但在事实上把政治报作为首要的工作。3. 混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认为政治报是工作的主要方面，把建立政治报作为工作的重点，而把融工作为次要工作。

我们认为，并且实践一再证明：1. 无论是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燎原》，还是革社，列宁道路，前进报等刊物都算不上政治报。2. 这些刊物根本就到不了工人那里。3. 绝对地说，我们永远缺少宣传和鼓动材料，这些东西是多多益善的，但相对说来，我们最缺的是将我们的思想传播到工人阶级那里的渠道。4. 如果不开展工人工作，不建立与工人的联系，我们最多只能做一个更大号的《燎原》刊物（但即使是这个我们也不反对，而且我们自己就在做）。5. 因此，现在最紧要的是开展工人工作。

4. 反倒是革社和丧钟一直在积极推进所谓政治报的工作。

我们说过，我们不反对政治报，我们只是反对借此替行动上的怯懦辩护，反对借此替实际上不愿意开展工人工作的机会主义行径辩护。恰恰是只有革社一直积极推进和“布站”（未回应）、“东风”、“斗争公社”、“革命火炬”、“列宁道路”（未回应）等组织

的合作，恰恰是只有革社一直推进写作力量的联合，恰恰是革社一直推进把融工力量联合起来“有组织的融工”，恰恰是前进报所推崇的列宁道路没有对我们的合作请求进行任何回应。

事情就是这样：1. 我们从没有反对搞一个政治报，反倒是我们始终积极推进各组织力量的联合；2. 你们在批评我们什么呢？我们一直没有反对政治报，你们在虚空打靶；3. 如果你们认为政治报只能在斗争中产生，那你们就很可笑，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推进现在这个名不可能副实的政治报，另一方面你们在这方面还不如我们；4. 既然你们——比如列宁道路——根本就不愿意和我们合作（或许是觉得我们读列宁全集不够多，因此不配和你们合作吧），那还空谈政治报干什么？5. 莫非前进报的同志们意思是，“咱们”这群“最优秀最觉悟”（荣幸之至！）的同志都应该把精力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面，“自觉地”模仿列宁他们进行激烈的笔战，“自觉地”仿造出俄国那种归根到底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路线的理论斗争（也就是只模仿上半截的笔战，不模仿下半截的实际工作），然后在笔战中解决我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确定理论权威？同志们，如果你们向往这个权威，那你们就去做吧，你们尽可以把列宁全集多读上几遍，多写出几篇更像列宁说话的文章，如果你们模仿得好，不乏缺少素养的人把你们当作理论权威。

另外，如果你们想解决“研究资本主义中国国情……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巴以冲突、俄乌战争等国际事件……分析 80 年代以来经济滞涨”等有益的理论问题，我们也是支持的，如果写得好，我们还会积极转发你们的文章，正如我们之前所做的那样。我们在《我们的下一步》已经说过，我们不反对个别非常具有理论才能或者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开展工人工作的同志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但我们反对因此混淆主次，反对借此为大谈理论和空谈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辩护。

现在，无论是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得出多么新颖的结果，难道会改变现在如果不亲自进厂接触工人就很难建立我们的工人组织的现状吗？无论是确立了多么大的“公认的理论权威”，难道会改变很多人明知道现阶段不亲自开展工人工作就无法建立我们和工人阶级的联系，但依然不愿意去做这个艰苦平凡的工作的现状吗？无论是对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研究的多么好，难道会改变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文章根本就没有工人读，起不到教育工人阶级的作用的现状吗？无论这个理论权威有没有建立，难道现在就应该积极推进工人工作并且把这个作为主要工作的任务会因此改变吗？

5. 什么是真正的自觉建党？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掌握革命规律并且自觉地利用规律为革命服务。我们认识到最终各小组的联合应该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纲领之上，庸人们因此得出结论：都去搞政治报吧，建立组织报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不搞政治报就是迁就自发性，就是不懂得自觉地利用革命规律。但我们却清楚的看出来：这些庸人在用空喊政治报的行为掩盖其不愿意积极开展工人工作并且推进革命工作。革社、丧钟和公社在把革命工作实际推向前进的同时，却积极推进写作的力量融合，积极推进和其他组织的合作，积极减少从事冗余的工作。怪哉！为

什么恰恰是被指责为不够自觉的人在做自觉地推进政治报，而高喊政治报的人持宗派主义态度呢？

前进报高喊政治报和开展工人工作，却不明确区分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而且不自觉地反对融工工作。按照他们的套路，在现阶段硬要不够觉悟的同志去做融工工作，要所谓最觉悟的英雄去做其他工作，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抽象的运用列宁所教导的职业革命家的标准掩盖行动的怯懦。在客观条件要求我们不得不用手工业的方式去做最紧要最艰苦平凡的工作的时候，空喊工业化只不过是可恨的畏缩行为！自觉地建党就是一方面明确认识到开展工人工作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积极地在推进和其他组织的力量联合（当然也包括所谓名不副实的政治报），但决不混淆主次，决不借此推辞开展工人工作。

6. 什么是实质建党？

实质建党要求我们的能够对至少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具有实际的影响，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人群众对我们的支持——这是我们对整个工人阶级乃至社会各阶层施加影响的基础或者说引带，这要求我们的党必须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人组织之上的。列宁在1905年革命时讽刺孟什维克们空喊立宪的行为，因为他们不知道所谓立宪是需要有实际的社会力量把它“立”起来的，孟什维克看不到实际的阶级力量才是决定性的。建党也要求我们有实际的力量把它“建”起来，而如果我们不率先建立和工人阶级的联系，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支持，没有经过实际工作考验过的党员同志，没有是通过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实际工作成果之上的理论权威团结起来的党组织，那这个党是无论如何也“建”不起来的，纵使像你像“中毛共”和“中革共”那样一万次地宣布建党，你也不是一个党，你这个党也“建”不起来。

7.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报以及我们如何看待？

革社和丧钟认为目前最紧要的工作是开展工人工作，这是将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的主要工作。我们丝毫不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尽量联合其他力量，而且目前只有革社把积极推进这个工作并且把这个事情做得最好。我们丝毫不排斥，并且在实践上也积极推进搞一个名不副实的政治报联合了不少力量，因为最起码节省了很多写作力量并且提高了写作的广度和深度，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宣传和揭露材料。

至于说名副其实的政治报，我们现阶段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党必然要有的公认的舆论阵地，并且自觉地为了实现它而奋斗，但这个东西在我们看来正如一个政党还需要财政部门或者经费等一样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具有纲领性的奋斗目标。因为政治报是自然而然（糟糕，又要被最聪明的人发现我们缺少“自觉性”的证据了！）的结果，任何政党都需要有它的舆论平台和思想核心，我们也一样。俄国确实通过火星报及之后的党的机关报把党组织事实上联合了起来，但我们不能从苹果落地得出苹果会落地的结论，我们应该得出的是物体受万有引力会落地的结论。俄国的政治报经验只不过证明了，在没有政治自

由的国家中，通过小组建立起来的具有实际基础的政党，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联合起来，这个方式在俄国是政治报，或许十个这样的国家中，九个最终都需要通过政治报的方式实现联合，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和决定性的东西，就像十个党中就有十个需要通过代表大会决定建党，而我们不把代表大会当作奋斗目标一样。政治报在俄国主要起到两种作用：1. 公认的路线，实现思想的团结，领导党的工作（也就是舆论平台和思想核心）；2. 创办和发行报纸的实际工作带来的实质性党的联合（也就是脚手架）。当你们在一个一个的对照俄国办报情况于我国办报情况的不同，并且自以为“没有被过去的经验条框限制了思考……没有一条不是从当前革命形势的分析中得出的，没有一条不是面对切近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殊不知我们主要就不是因为你们所列举的那些特殊理由而批评政治报建党路线的。是你们陷入了教条主义，你们对政治报的理解和定位是根本错误的，你们对革命最需要什么这个问题表现出无能。

我们联合的基础完全有可能是通过代表大会（糟糕，列宁曾经批判过想要仅通过开代表大会在形式上把党联合起来的做法，这又是一个证据），这个共同的公认的路线的确认完全有可能是在实际工作中工作成果最好的同志们所反馈的得到大家一致赞同的路线。政治报在现阶段之于实际的工人工作和路线斗争，正如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通过自觉地利用上层建筑，可以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也决不放弃这个利用，但若是只抓住上层建筑或者是把上层建筑当作决定性的东西，那可真是个糊涂虫。别拿脑袋混乱和主次不分冒充自觉性。纵使最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真的通过全国政治报的方式建立起来了（我们并不否认这个可能），那也并不说明你们正确，因为“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而现在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主要环节就是开展工人工作，政治报只是相对来说非常次要的附属的工作（次要不是说不，更不是说不积极推动），你们在现阶段把政治报当作原则性的奋斗纲领提出来本身就已经是主次不分了。

自觉性在这里的表现应该是分清主次，并且也给予次要的方面以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仅此而已。而革社和丧钟已经给予足够的重视了。

第三部分 社会社评

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我国人民群众生活脱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着各种反动政策，残酷的剥削、压迫着我国人民群众。并且还利用各种反动舆论或艺术作品来灌输各种反动思想给我国无产阶级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并且习惯性的控制社会舆论、歪曲事实，以此达到维护自身反动意识形态进而维护统治的目的。我们应该揭穿他们的鬼把戏，唤醒我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我们在这部分集中了一些相关文章及评语，供大家参考。

韶山纪念活动对我国革命的意义

革社（RSF）编辑部

一.纪念活动的意义和问题

今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的130周年诞辰，对于世界和中国革命群众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在农村、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区、在印度和菲律宾的革命根据地，全世界的革命群众都在纪念他。在中国也是这样，当中国的剥削阶级在疯狂的诋毁、诽谤或无害化、神像化这个伟大的革命家的时候，当各种庸俗人物用民族主义、商人思维或其他资产阶级思想来曲解他的时候，我国许多革命群众在这一天从全国各地赶往韶山以革命的名义来纪念他，无数的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和全国各行各业的群体在此时此刻打出来不同程度上象征革命意义的旗帜和口号。这证明，我国有着相当一批革命群众早已看穿了、厌恶了一切剥削阶级和俗人的阉割、歪曲或庸俗化他所代表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学说的革命性质的行为，也厌恶了当代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制度。

仅2023年12月25日到26日一天的时间内韶山景区就接待了11.157万游客，同比2022年增长712.93%，同比2019年增长13.92%。除了特殊周年和之前疫情的影响结束造成的因素外，如果我们看早年数据也能发现稳步增加的现象，在2008年到2019年的12年间，韶山全年游客接待量从2008年的360万人次到2019年的2563万人次，12年间翻了7倍。直到疫情封控的2020-2022年时期才下滑到了平均约一千万人次左右的程度。

今年的韶山纪念活动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并大量增长的事实足以说明我国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源泉之深厚。它说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当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越是发展、整个被剥削阶级的革命思想越觉悟，人民群众与他们的解放命运直接关联的伟大革命家的感情也就越深、纪念活动也就可能越庞大。在整个韶山纪念运动中，警察微薄的力量基本难以对群众们的活动造成任何有力的阻碍，群众洪流淹没了他们。一些群众发现，他们这个情况下进行激进的活动时警察已经无力制止了，因此有一些激进的群众开始挥舞着最激进的旗帜、喊着最激进的口号（如“继续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他们赢得了其他许多群众的叫好；而警察们至多只能躲在人群里拍照记下最激进活动的分子（而这是可以相当的预防或反击的）。

韶山的纪念活动是特殊的活动，它是我国全国的左派群体集中起来带领着其他群众形成的群众活动和革命活动的浪潮，当这样的力量集中在一小片地区时也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地方的统治阶级力量就显得极为弱小了。韶山纪念活动的发展也证明着我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它也证明了，在强大的群众力量面前时，压迫者的力量是渺小的，在这样力量面前，他们的专制也就失效。

同时我们也能发现，韶山纪念活动中还没有我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身影，整个活动的运行还是由各种认识不足的群体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自发的主导着。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组织，就不可能使运动发展为有纪律的、有自觉性的；并且从长远的方向来说，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一切群众和一切社会运动进行有党性的高度组织，我国革命胜利就不可能。因此，这个革命运动的初级性还体现在缺乏工人阶级、缺乏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他们的领导。因此，我们应该利用起现在的运动发展我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使他和一切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使一切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都纳入到革命工人阶级的轨道中来。

因为缺乏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其他因素，韶山的活动中存在着种种不足，这些不足也体现着我国革命运动的初级性、幼年性。整个活动的组织性、自觉性不足，绝大多数群众的活动仅仅停留于纪念毛泽东同志的程度，喊激进口号也还只是较少数人，有革命愿望或者说敢于表达革命愿望的也同样是少数。并且，整个纪念活动又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小群体的单独活动所组成的，老、中、青和各个地区以及各种人群、团队之间各自进行单独的自发纪念活动；而当整个纪念活动结束后，这些团体的运动也就基本结束了，仿佛这些团体的存在意义只是为了纪念。也就是说整个运动还存在着相当的自发性、分散性、缺乏组织性；并且运动的潜力并没有被充分的利用和开发，运动还缺乏继承性。

但韶山运动也是我国目前最有革命性质的运动，我们在一切地方都能发现这种革命运动的初级性，它足以体现我国革命运动的初级性；但好情况是，这个幼年的革命活动正以一种令人欣喜的态势发展，它为我们展现了种种可能，它有可能通过我国革命分子的出色工作而迅速的走向成熟。

韶山纪念活动的盛状既能让一切革命分子和进步群众感到欣喜和鼓舞；而在另外一方面，现存运动中的问题却不能不让一切想要真正实现人民解放和社会革命事业的人感到不足，如果不能花极大精力和专门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把运动充分的利用和发展起来，这股庞大的进步群众的斗争力量就不能转化为一股自觉的社会革命的力量。换句话说：真正的革命者是绝不满足一切社会运动的现状的，他是一定要争取把运动发展到更高程度并利用每一个运动的力量来继续推动整个社会革命事业的。因此，我们绝不允许让韶山纪念活动停留在目前这种初级性的程度上，使它始终只限于各种小团体自发的纪念伟人和喊革命口号的程度，我们绝不允许非无产阶级的、非党性的、隔离性、自发性、分散性、缺乏组织性的情况长存。

二.纪念活动的首要不足

整个韶山的纪念活动，是群众自发纪念革命领袖的浪潮、以及许多高喊革命口号的浪潮，这个浪潮又在纪念结束后迅速低落下去。虽然整个活动鲜明的体现了群众们的革命意愿，但活动仅仅只限于此纪念和喊口号的程度，没有更多的去实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行动，没有力量使活动以其他的形式延续下去，这样程度的活动是不能产生革命和完成社会革命事业的。能颠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只能是阶级的工人的运动，这样的工人运动必须是有党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性）。

一切群众运动和革命活动要发展到革命程度就一定要被有党性的革命的工人阶级所领导。各种对革命认识不足、或实现革命的动力、能力不足分子或被运动裹挟着的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活动是一定达不到革命的高度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普遍认识不足的老年人还是喊最激进的年轻人，他们基本都对实现革命没有任何动力、也缺乏有力的革命实践，他们对革命还是茫然的，不知道怎么做和该做什么，往往这个活动就是他们干过最“革命”的事情了。

没有人去领导他们、教育他们，没有人去组织他们。因此以革命活动的标准来判断，整个活动的首要不足，就在于没有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身影，更没有党性的革命工人阶级的领导；一句话：缺乏工人阶级活动和先锋队式的领导。因为存在这种不足，活动始终是非无产阶级的、非党性的。

因此革命工作者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在这样的活动中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它转变为工人阶级式的活动，并以先锋队式的方法领导它。

在未来类似的革命活动中，我们需要有一支专门的活动家队伍怀揣革命的使命去工作，这样队伍已经可以看作是某种程度的先锋队了。我们也需要鲜明的喊出革命口号，并且还要鲜明打出实现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的口号，再可行的时候（力量允许、能够基本自保、有许多群众能接受的时候）还能打出重建共产党的口号。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进行组织活动，散发相关传单来宣传和组织群众，并把要把现有的群众组织和激进分子以适当的方式联系和组织起来。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在于提高其他社会群体的革命性和发展这些群体革命运动以外，也在于要把他们都拉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中来，利用他们力量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增加我们目前到工人中去的工作力量。我们必须出色的完成这样的工作。

三.运动中的各群体的特点和组织问题

因为缺乏工人阶级活动和先锋队式的领导，目前的活动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式的。但活动中不同群体的特点和组织问题也需要注意。

整个韶山纪念活动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地点内集中了全国许多左翼群众和其他群众在局部地区形成了难以忽视的力量，但一切参与了活动或者做了较详细调查研究的人就可以发现，整个活动是由无数个小团体、小组织构成的，他们各自进行了相对独立的纪念活动。有的唱歌、有的游行、有的喊口号，因为其所处组织或团体的不同所以也表现为广场上各自存在着各自独立的唱歌、游行、喊口号的活动；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场大约每七八米的范围内就要存着一个不一样的组织唱红歌、不同的游行方阵、喊不同的口号的活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内容是有差别的，但有的时候甚至是完全没有内容差别的活动却是由两个不同的群体在彼此相距很近的范围内各自独自进行，如同样唱国际歌团体在毛泽东广场一带至少就同时存在好几十个，而这本可以形成一个团体来组织进行。

然后是各群体之间的独立，如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各自相对独立的情况，这种情况也主要是通过组织和组织活动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团体总是由其中一个群体主要构成的，甚至绝大多数团体一开始都完全是由一种群体的人组成的，只是在运动中时吸引了部分其他团体参与或吸引了没有组织其他群体的个体人员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活动的力量就是相对分散的，分散力量导致各个小团体只能做一些局限活动、并且更大程度的受限于其本身群体特征的影响，因此这种分散现在阻碍着革命组织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想要使得整个运动更具革命性和组织性，我们的先锋队首先就要力求破除各群体和各现有组织之间的相对隔离性，要把各群体的组织活动以革命性质为基础相当的和适当的集中起来，形成更大和更有纪律的组织群体（它的发展终点就是以革命路线和方阵为指导行动的，包含所有参与群众的有纪律的组织），只有这样运动才有条件能超出纯粹的纪念活动本身而发展为更高级的革命运动。

就每个群体的情况而言，老年人群体的组织更为庞大、更有纪律性，所有大规模游行方阵和需要较高技术性和组织性的活动基本都是由老年人组织起来的，三四十人以上的有组织的活动基本都是他们发起的。如，列队演奏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方阵是本次韶山活动中最大的组织活动，全队基本全由老年人构成，整体以军队方阵前进、有多种乐器手排列演奏、有专门的人以一种比较有序的结构举横幅和旗帜。但同时，老年团队的问题在于，相对年轻人和中年人团体，在他们活动中，口号、旗帜、歌曲等内容都相对保守和温和。比如为毛主席庆生的老年人方队，就是一个内容看似很无害、很中性的方队，但对于我国被压迫者来说，韶山纪念日和我国革命运动是绝不能满足于无害化和纯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内容的，如果这样的内容构成了韶山活动的主流，那反而是有害的（但目前来看他们确实是占了相当大一股的影响力量的），因为它恰恰代表着整个运动的政治性质的消极和不发展因素；如果说这样的活动在整个运动中有什么进步因素的话，那只是纯粹的组织性上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是第二性的，再有组织、再大规模的纯纪念活动也不会丝毫的推动革命运动的质的发展。

因此，韶山纪念运动中的大多数老年团活动的一般特点就在于规模的庞大、组织的有纪律和革命灵魂的丧失。这种丧失恰恰是代表我国资产阶级要把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社会运动和革命学说无害化、庸俗化的利益的。所以他们虽然是韶山整个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年轻人），也是最有组织、纪律的部分，但反而却是最不受警察关心的那一部分。因此，就针对于老年组织的问题来讲，我们得让他们的活动革命化。

中年团体的独立组织活动是本次运动中三大团体里最少的，往往很难发现他们领导组织活动，他们的情况也是相对最复杂的。如果参与了本次韶山活动的人进行一些特意的观察就不难发现，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初的群体也是本次活动中相对最少的部分，六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以上的老年群体和就是九十年代末及之后的年轻人群体是相对最大的两个群体，如果要描绘一个韶山运动的大致年龄构成图，那么葫芦状就是最恰当的。

中年群体缺乏组织活动，他们大多都是以极为分散的个体或小家庭、亲友的模式来参与本次组织活动的，因此这个群体很多时候是以一定规模的后来参与者身份加入到老龄人组织的活动中，或是零星参与到年轻人组织的小团体活动中。所以，他们中的部分能够跟着老年人组织的方队进行活动，也能够跟着别的组织群体一起唱红歌，其中部分也能够和年轻人一起喊最激进的口号，借年轻人的激进旗帜进行挥舞、拍照留念等等。因为这个群众缺乏较为普遍的组织活动，所以我们就无法通过其普遍的独立组织活动的情况来判断其性质。一些八零后中年人的交流就可以反应这个群体的问题，他们对大量年轻人的参与感到惊喜，同时也对自己这一代左派分子的稀少感到不足，他们往往归结于特色当年教育的毒害和资本主义思想在他们这一代的流行。当然，问题肯定不会那么简单，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也缺乏材料去深究这个问题。所以在整个韶山运动中，中年群体目前的特点是人数少、缺乏独立的组织活动、活动分散、依附其他群体的组织进行活动。但由于这些性质他们也是容易争取和拉拢过来的，我们的先锋队和组织活动中应该重视争取和组织起这些分散的中年群体到我们的轨道中。

年轻人是本次运动中最多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组织活动所反应出的特征恰恰和老年人相反。整个运动中的大多数组织团体都是由这个群体组成的，但整个运动中的所有小团体组织基本也是由他们构成的，和老年人组织相比，年轻人组织明显更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无法进行高难度和高要求的组织活动；但他们往往也是最积极的群体，最有革命性的口号基本都是这个群体喊出的，如：“继续革命”“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消灭资本主义”“打倒走资派”；最革命的旗帜也是由年轻人群体打出的，当老年人大方队举着“为毛主席庆生”“毛泽东同志生日快乐”的旗帜游行时，年轻人在周边打出了如“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共产国际、国际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当老年人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唱祖国》和《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时，年轻人往往更爱唱《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带有更明显革命性质的歌曲或者同样带有革命性质但相对冷门的如《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等歌曲。因此更具革命性质是这个群体的最显著特点。

这些年轻人群体也更被警察重视，在一些最激进口号、旗帜的活动产生后，虽然由于群众运动集体力量强大而使势单力薄的警察不敢做过激行动，但他们也试图混迹进这些人群，偷偷拍下来其中的最活跃者，这自然是为了方便他们日后算账的（当然这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带上口罩、帽子进行活动，然后让其他的群体一起保护和遮掩好他，那么是可以有效的避免被记录的，当然其他的行为也是可以相当的预防的。所以，我们就能发现，当群众力量汇集起来的时候，警察的力量就显得极其弱小了，即使喊着最危险的口号，也不会遭到任何有力的打击，剥削阶级的专制在群众力量的面前也就失效了。

比起老年人团体往往是提前好几十个人组织好了的有序活动，年轻人的组织活动往往是这样实现的：一个人举着旗帜、三五个好友帮忙，一起唱歌或者喊口号，马上就聚集起了更多的年轻人和一些中年人的参与（老年人参与最少），然后由这样少数人带领着一起唱歌和喊口号。有部分年轻人组织团体也做了一定的艺术活动，但本次活动中最具技术性的年轻人组织

活动就是一个人举旗帜，另一个年轻人拿着一个乐器进行演奏和领唱，其他的人包围着他唱歌和最后一起喊口号。所以，年轻人组织更像是临时凑起来的。

年轻人的组织活动也更能显著的体现我国革命运动的初级性。刚刚发展起来的具有更鲜明革命特征的活动，极少数的带头人、零时聚集起来的散乱组织。因此年轻人的组织活动代表的是目前整个运动的政治性中的革命性，是运动的最积极的灵魂，但同时他们也代表着韶山纪念运动中的无组织性和分散性。但这种革命灵魂还没有到革命无产阶级的高度，他们只是相比另外两个团体更进步一些。但我们的先锋队应该重点争取这个团体，使他们在革命无产阶级路线和组织的领导下达到革命的高度。并且年轻人也是更有条件大量参与到我国革命无产阶级事业中来的群体，到工人中去的事业只有他们最有条件做。所以我们既要提高他们的革命性、组织性，还要教育他们参与到我国的工人事业中来。

因此，对于类似韶山纪念活动的运动，我们先锋队应该针对各群体组织活动的特征这样进行活动：

- 1.首先要增加工人阶级的活动和实现先锋队式的领导。这就要破除各群体和各现有组织之间的隔离性，并解决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不足，争取把所有群众集中起来活动，形成更大和更有纪律的组织群体，发展超出现有活动内容的革命运动。
- 2.对于年轻群体，他们是目前最革命的部分，我们要使他们成为我们领导的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使他们迅速的提高到革命无产阶级路线的程度来活动。
- 3.对于中年群众，他们是情况最复杂但最容易争取的部分，我们要吸纳他们并改造他们。
- 4.对于老年群体，他们是目前相对保守却最有力量和组织的群体，我们要更慎重的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争取逐步的团结、领导和改造他们的。

四.运动的初级性

从“缺乏工人阶级活动和先锋队式的领导”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所证明了的结果来看，整个韶山纪念活动必然还是最不成熟的那种革命活动，这种活动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还很不发展，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起来的时期的那种活动，即极其初级的革命活动。它至多只能做到为社会各阶级群体提供一种主观感受的革命因素。

但从革命活动从自发发展到工人阶级对运动领导和实现高度自觉到实现革命的历史过程来评价，韶山纪念活动中所反映出的问题依然也还有很多，除了组织活动的隔绝性等特点以外，还有种种不足，这些问题所体现的共同点也在于革命活动的初级性。

韶山的纪念活动是这样一场充满矛盾的运动，全国各个群体中自发的产生了许多组织来进行纪念活动，参与活动的人不同程度的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其中一部分人有了革命意识），但所有的参与群众的活动基本停留在自发运动的程度。不管是纯粹的纪念活动还是喊着最激进的革命口号进行纪念都只是一种纪念活动，和革命时期的群众意识相比依然还是一种自发性（当然和过去相比已经更革命了），区别在于后者更能鼓舞其他人的革命情怀和革命意识。这场运动依然只是能提供思想上的革命化作用，而在行动上依然很大程度上和过去一样，我们从老年人的组织活动那就可以看到这种过去的形态的高级发展形式（有组织的、庞大的纪念活动）。因此，就像我国革命活动正要从这种特殊的群众运动中独立出来但又由于没有使它存在的条件而暂时独立不出来的情况一样，韶山纪念活动的革命性似乎也快要从一般的群众自发性中独立出来，但它又被消极的因素阻碍着（运动自发性、各群体组织之间的隔离性等），被陈旧的活动形式限制着，革命自觉性进一步发展在这里已经要和一切过去活动的陈旧因素和既往活动形式所根本矛盾了。如果革命理论不解决革命因素和这些旧的消极因素及陈旧活动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话，质变就始终无法成功，那么韶山的纪念活动始终只是一种自

发的纪念活动，革命运动的胚胎就始终无法走出母亲的子宫，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它的助产婆。

因此，革命运动的初级性还体现在目前活动中的发展起来的革命性还始终受限于各种旧的消极因素和旧的组织活动形式上。

然后，革命运动的初级性还体现在其革命活动的不独立上。老年人高度组织性团体大多是缺乏革命性质的，而更具革命性质的年轻人组织却往往是刚刚产生或临时产生的，而除此之外他们大多数并不进行其他革命运动或斗争性的群众运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想要进行革命的群体的活动只是在为了进行单个的、但有极大局限的政治活动时才组织活动起来，而不是把这个活动当作他日常斗争活动和革命活动中的一部分，这说明他们对革命的意愿和行动还是不彻底的、不独立的、或在实际活动中所展现为临时的。他们只敢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进行一些带有革命性质的活动，也就是不独立的活动。因此，要前往新社会的力量对离开旧社会母亲的腹还是充满着尝试、畏惧或依依不舍的态度，他只敢在弯曲着的脐带所允许的范围活动。

其次，革命运动初级性还体现在活动的后续中。当整个韶山纪念活动结束后，这些团体组织的运动也就基本结束了，仿佛这些团体组织产生和存在意义都是为了纪念。整个运动自发性、分散性、缺乏组织性等特点也明显的体现在运动的结束上。如果稍微广泛的了解一下这次活动中的一些组织就不难发现，许多人对于纪念活动以外的革命活动或其他斗争性的组织运动都没有打算，原地解散当做几日的情绪释放是大部分的情况，也有许多只是在又进行相关性质的活动时才同样的运用上，就没有其他的重要任务。因此这就导致下一次运动很难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到更高阶段，而参与运动的群体的革命性也没有得到质的发展，致使革命运动始终停留在这个阶段。当然，也有少数较好的情况，比如有的年轻人依靠活动拉起了一些墙内的组织，自发的尝试在平时进行理论交流和组织理论学习，也有的进步学生尝试去串联他在本次运动所认识的其他同志、试图形成一个组织。这些个别的行为就代表着运动发展的积极因素，这些同志不同程度的促使运动更持续的发展、促使具有革命性质组织的发展、促使运动的潜力被大利用和开发。当然他们的行为很多还不够彻底，考虑的方面还不够多，例如：组织建立墙内组织和串联的同志，对于形成这些组织的长远目的和意义还不明确，做这些工作其实还不够积极（很大程度上只是感到需要这么去做），对于安全工作不够重视（不看重使用一些麻烦的但是安全的墙外和秘密的组织手段），对于实现革命活动的各方面必要性认识还很初级。

所以现在的韶山纪念活动基本是一瓶用旧群众运动形式的瓶子灌满的革命性和自发性的液体。群众运动的一切自发性活动形式、自发性活动特点在这里也同样存在，它和运动中的革命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因此，韶山纪念活动正是这样一场特殊的运动，一方面它是初级的革命活动，它具有初级性的革命运动的特点；另外一方面他是特殊的群众运动，它也包含着群众运动的一些特点。

革命运动的初级性体现于这些地方：

1. 缺乏工人阶级活动和先锋队式的领导
2. 目前活动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性还始终受限于各种旧的消极因素（隔离性、自发性）和旧的组织活动形式上。
3. 然后，革命运动的初级性还体现在其革命活动的不独立上。群众组织起来只是为了进行单个特殊的政治活动，而不是进行单个特殊的政治活动只是其组织起来的部分活动内容。
4. 其次，革命运动初级性还体现在活动的后续中。在一切的运动环节后，群众的组织或组织的意义就消失，革命活动也就消失。革命不能在现有运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进而导致革命只能在先前的旧基础上重新发展。

所以我国的革命者和先锋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带动更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一并解决这些问题，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把韶山纪念活动和其他一切群众运动发展到更高的高度并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目前就是为到工人中去服务。

五.最后

韶山纪念活动是一场特殊的社会运动，它是一个宝贵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历史材料，是社会运动科学的关键素材。它丰富的体现出了革命运动初级形态的种种特征，使我们能够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发现其特点并有条件改变它，它告诉了我们种种实践中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点；当然，它还有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和群众斗争关系、所反映出的特殊的群众运动的方面），但那些次要方面就不是我们现在要重视的了，那将成为未来的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要去关系的東西。

由于韶山纪念活动是目前我国最具革命性的运动，因此解决它的问题也有指导我们未来进行和发展其他革命运动的帮助。

就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和实际革命工作的需要而言，我国的革命者一定要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解决以上所指出的问题，要带动更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一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绝不满足于现状，如果想要推动和实现我国革命，我们就要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把韶山纪念活动和其他一切群众运动发展到革命运动的高度。具体说来就是要组织起一个先锋式的活动家队伍以革命路线去工作，要增加工人阶级的活动和实现先锋队式的领导，提高其他社会群体的革命性和发展这些群体革命运动，把他们都拉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中来，利用他们力量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增加我们到工人中去的工作力量。

浅谈群众斗争的新胜利“1.9 安龙事件”

革社（RSF）编辑部

事件提要：政府强卖墓地遣特警进苗寨抢骨灰，遭遇苗民强力反击全数被擒警车被砸

一、事件背景

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兴隆镇石灰窑村的冬瓜岭，是一个苗族村落。不久前，村里一位年迈的老人因病去世，家人们将其遗体火化后带回村里，打算在村中安葬，因为他们无力承担高达数万元的公墓费用。可是，当地政府却不准他们这样做，声称所有逝者都必须埋葬在政府指定的公墓，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原来，这是当地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强制实施的一项政策。贵州省财政厅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贵州全省债务余额快报数目为12470.11亿元，和2022年GDP进行比较得出贵州省的负债率为61.8%为全国第二高，这种计算方式并不严谨，如果将城投有息负债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计算在内，贵州省的债务率则高达532.67%，2022年贵州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582.4亿元，而其债务总量是财政收入的21.4倍。2023年4月12日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文表示，对贵阳贵安、遵义、毕节、六盘水化解地方债情况专题调研发现，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靠自身无法解决。而以上四地为贵州省内经济相对靠前的地区，这些地区尚且“异常艰难”，黔西南州偏远乡镇的财政状况可想而知。造成债务困境的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官僚阶级追求个人利益，在过去地方债务宽松期疯狂举债无计划地盲目投资建设低效和无效项目，无法带来收益的不必要的民生基建过多，这些官员从项目中疯狂挥霍剥削人民群众得来的财政资金中饱私囊，同时又获取了突出政绩得以升迁，给地方留下了巨额债务，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苦难。然而，地方债务问题已经大到无法被官僚阶级遮掩，他们也不得不想办法处理，但他们并不是想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他们如果不处理就无法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无法像过去那样顺利地敛财。因此，他们面对这个问题采取的应对方式便是加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发明新手段来榨取民脂民膏，也就有了政府强迫村民必须为所有过世的亲朋购买政府指定墓地的荒诞一幕。

二、事件经过

2024年1月9日凌晨，当地政府动用了由特警和公务员组成的数百人的队伍，携带着盾牌、叉子等武器，强行闯入苗寨，企图夺走老人的骨灰。他们以为，这和他们以往执行的所有任务一样，不过是走个过场，然后回去庆功。因为之前他们遭遇的那些钉子户、访民，没有给他们造成过太大的麻烦。即使偶尔有几个敢于反抗的，也不是他们的对手。特警们像往常一样，对不听从的村民使用了暴力，对他们来说，这是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这次不同。特警们的暴力行径，没有让村民们屈服，反而激发了他们心中的怒火，他们用石头、砖头、棍棒等一切能够用的东西，砸向特警队员。特警们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很快就被吓破

了胆，落荒而逃。可是，在深藏于大山之中的苗寨里，他们也无路可逃，更何况，村子四周也都是愤怒的村民。村民们封锁了苗寨的所有出口，并且砸毁了特警们开进村的所有警车、公务车。特警们只好束手就擒，乖乖交出了他们携带的盾牌叉子等武器，成了村民们的俘虏。1月9日上午，在向村民们道歉和做出承诺后，特警和政府公务员们才获得村民的同意，离开苗寨，由于开来的车子全部都被砸毁，他们只能步行离开村子。离开的路程不是很远，但对他们来说，却极其漫长。路边站满了的村民，也不是来欢送他们的。而这些平时嚣张跋扈的打手，脸上已经没有了平日那种气势，他们低着头走在路上，犹如丧家之犬。村民们站在路边的高地上，把他们平生所学的脏话都送给了特警队员和公务员们。他们说这些特警和公务员是土匪、是政府的走狗，还警告他们，如果再来，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群众将这些特警和公务员称为土匪，可能一些前朝遗老遗少们又会开始兴奋起来认为当初的“共匪”这个词真是没说错，今天的中共已经沦为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当得起老百姓用“匪”这个称呼，但别忘了当年的统治者也被百姓称为蒋匪，其军队因行径恶劣也被称为兵匪，这里的匪是老百姓定义的匪。而当年将中共污蔑为共匪是统治者所定义的匪，中共由统治者眼中的匪转变为了老百姓眼中的匪，反映出中共的变质。当年的统治者也同时将老百姓说成是“匪化”的百姓，而今天的苗寨村民打砸警车很可能也会被今天的政府警察和公务员们认为是像山中土匪野蛮行径一样。这种互相称对方为“匪”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阶级对立的直观体现，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正在通过“匪”的行径来表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事件爆发之前虽然表面平和，但是这个矛盾在阶级社会制度法律政策规定下来的剥削压迫中持续不断蓄积着，量变的积累终会达到质变的爆发，政府强卖墓地就成为了这个事件的导火索。

三、安龙事件给我们的启迪

安龙事件是群众斗争的一场新胜利，近期类似的事件还有2024年1月16日，贵州毕节农村消费合作社清水铺营业部因取不出存款而遭群众打砸，1月17日清水铺派出所工作人员称已知此事，有群众来派出所登记存款金额。这些事件再次证明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一切反动派在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都是纸老虎。而革命者的任务简单来说就是将分散的广大人民群众凝聚成为这样的力量，并且将这股力量引导向真正有利于广大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方向、革命的胜利方向。很遗憾的是，这次群众斗争中并没有革命者参与的影子，就如目前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群众斗争一样，其中几乎没有由真正的革命者引导、组织或影响的，虽然这些人民群众的力量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但通常只会在达到一定短期目标后就会迅速散去，让这种力量白白流失，无法向革命前进一步，这就是目前革命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次事件也给了革命者们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安龙县兴隆镇石灰窑村的冬瓜岭是苗族聚居地，这里的人民平时生活在一起有共同的文化习俗，所以遇到问题也会自然而然的互相帮助共同面对，自然而然地团结起来维护共同的利益，选择的方式方法和诉求目标也是一致的，因为这里的人民群众本来就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这也是这次运动不同于特警们曾经面对的钉子户、维权访民等事件的特殊之处，反动派陷入触犯众怒的境地，被压迫者形成了广泛的联合坚固的团结。因此，真正的革命者们就应该向人民群众学习，并且融入群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一员，只有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将群众团结起来，凝聚成为强大的力量，也只有作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才能真正地影响群众，才能将革命理论传播给群众，从而改进运动，将斗争引上革命的道路。

宁陵县的斗争

革社（RSF）编辑部

2023年12月24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育华园学校的一名中学生被发现死在教学楼中，校方称学生是自杀身亡，县政府也出面证明学生是跳楼自杀。但死者家属并不认可，他们指出了种种疑点和非正常死亡的证据，并带领其他群众进行斗争。对于这个学生的死亡，有上万名当地民众到现场献花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与对家属的支持，对政府和学校提出质疑与抗议。

政府第一时间调遣了当地的警察来驱散和镇压群众。但愤怒群众并没有放弃斗争，他们通过激烈的斗争赶走了警察，并一度冲入学校砸毁了学校的办公室，他们殴打了副校长、并要求他跪在群众面前。抗议的民众还包围冲进了县政府大楼，他们高喊“杀人偿命”，并迫使宁陵县县长出面与群众交涉。但政府同时也从其他地方调来了大批特警，他们封锁涉事区域与多条道路，在关键路口用车辆横摆封路，并大量抓捕积极运动的群众。事情结果是官方依然维持了原有的判断，虽然他们声称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组，但调查结果依然是自杀，唯一的妥协就是认为“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够”并为此假惺惺的道了个歉。

斗争的结局虽然失败了，但群众用自己的斗争证明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是牢不可摧的，他们对群众害人的剥削、压迫并不是不能被消除的，群众们完全应该也有能够用组织起来的斗争解放自己。同时这场斗争也不厌其烦的再一次向我们指出了：我国广泛的群众运动依然没有和马列毛主义结合起来、运动缺乏组织性和自觉性，群众中依然缺乏革命分子的优秀工作，群众运动缺乏革命工人的领导；我国的人民斗争还需要更进一步，我们应该吸取斗争的经验并积极的为将来的人民斗争服务。

一. 专制的声音和群众斗争

死者家属表示，他们早上6点被通知学生出事，但在当天下午3点才见到其遗体，遗体上有多处伤痕，不仅手被螺丝刀钻洞、脚踝也被扭断，因此怀疑校方拖延他们看到遗体的时间，目的是在掩盖真相。此外，家属怀疑学生可能在23日就被害，因为死者隔壁班的学生在前一晚被告知不能回宿舍，导致这些学生在教室趴睡了一个晚上。学生家属要求校方提供案发时的监控录像，但被校方拒绝。宁陵县政府则在27日发公告称，死者是因个人原因跳楼自杀，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家属和群众要求给出真相和惩办凶手，而校方和地方政府则完全不承认这一回事，甚至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情况就变成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家属和群众一定要战胜学校和地方政府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学校和地方政府则必要继续侵犯群众利益才能够维护已有的利益。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发出了不容群众反对的声音，甚至不惜用暴力来维护，这就是专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但专制必然引起群众的斗争，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和每一个群众利益相冲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死者的爷爷奶奶父母等亲属在学校门口摆放死者的遗像和遗体照片，以及写有“还我孩子”字样的横幅，并高喊“学校老师杀死学生”等口号，而大批当地居民到现场献花，民众一度和警察发生冲突。

这说明，当群众的共同利益遭到损害时，哪怕是一个人的不幸也能引起所有群众的斗争。河南不缺这样仇视专制和现存社会的群众，全中国自然更不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各地陆续有民众前往商丘市声援死者和家属。据了解，12月28日起，当局一度以大雾为由，关闭所有高速公路的出口，避免外来车辆进入市内。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警惕群众力量的扩大和组织化，他们及时做了隔离措施，的确起了一定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白小姐说：“河南本地的，周边的，还有山东的好多人响应号召声援小孩的父母。大家都开车到那儿去。当局以大雾为借口直接把高速路的闸口闸住。县城是只出不进。接孩子的人要拿出身份证。一般来说，高速公路必须能见度不足50米才封路。昨天是完全能看清楚的。”

- 《时事大家谈》

单从这一件事情中我们就能发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群众和群众斗争有自发联合起来的趋势、并且这种的联合起来的潜力是无穷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自发的、缺乏组织的群众斗争还不能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做有效的斗争，斗争是涣散的，无法积极的做正确的、有效的、统一的战术行动。但这种不足，单靠群众的自发运动本身是无法克服的，它需要由一批出色的运动家把群众们组织起来行动，而要保证这种行动能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的话，它就必须由工人阶级先进部队来进行先锋队式的领导。

在一切群众运动中，资产阶级总是利用宣传机关来做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宣传，以使群众运动不至于迅速扩大和联系起来，在很多时候的确起到了帮助，越是在群众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的时候这种“帮助”就越大。因此，我们也需要和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关作斗争，需要更多调查、揭露、鼓动，才能更好的使群众更多的参与运动。因此，整个宁陵事件中，关于宣传的斗争也是没有停息的：

邢鉴说：“种种迹象都显示，这孩子生前遭到暴力殴打，而不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官方回避事实，然后把事件定性为‘自然死亡’，以逃避刑事责任。民众（强烈回响）是基于对孩子的同情，也是基于社会责任感。今天我不站出来，明天我就站不出来了。大家心中积累了一种愤怒。”

上传到互联网的视频引述疑似该校学生讲述事情经过，认为死者可能是23日凌晨在厕所里遇害，其后校方从楼上把遗体扔下楼。有学生更声称，该校校长有份参与。

有自称死者亲戚的网友表示，学校宿舍两边的窗户都是封死的，死者根本无法在宿舍跳楼。而早在去年，该校就有学生遭到老师体罚。老师还让其他学生轮流打人。

基于安全考量化名白女士的河南居民确信这起事件另有内情。

白女士说：“当地学校的学生回家跟家长说，是老师把这个小孩拉到小厕所打。打得不像样子之后，强行让孩子在厕所里一直躺着，快不行的时候从楼上扔下去。隔壁村有网友跟我说。这学校有很强的保护伞。100%是官商勾结，能开办学校的肯定有很强大的保护伞。”

- 《时事大家谈》

在宁陵事件中，已经产生了鲜明的宣传斗争，一方面官方利用国家机器和宣传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有利于他们的宣传。而对立的另外一方，有人在油管上做了关于《宁陵事件》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较好叙述了整个运动的过程；除此之外，一些自由派媒体也一直在做揭露的工作，这些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了事情。但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宣传斗争的力量还是很不足的，自由派的零星声音和群众自发的宣传是完全没有力量战胜资产阶级专制的全国机器的，并且这种宣传斗争还缺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中的自觉组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舆论压制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官方宣传确实唬住一些不了解情况的群众。这些群众根本没有了解事实和参与斗争经常的有力渠道。

河南省宁陵县联合调查组1月2日通报宁陵县育华园学校学生杨某某坠亡事件调查情况。具体如下：

2023年12月24日，宁陵县育华园学校学生杨某某在学校发生高坠，不幸离世。对此，我们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对失去孩子的父母及其亲属表示慰问。事件发生后，宁陵县立即成立由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展开事件调查处理工作。为了彻底查清事实真相，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了全过程全方位调查，形成了调查结论，并请死者亲属查看了相关证据。12月29日，其亲属已将杨某某安葬，事件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已经结束。感谢广大网民和社会的关注！现将调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杨某某坠亡情况

12月24日6时04分，宁陵县育华园学校值班副校长在例行巡查时，发现学生公寓1号楼前有人上穿草绿色绒衣、下穿深蓝色运动裤侧卧在地上，经反复呼唤并轻拍肩膀无反应后，会同该校宿舍管理员于6时05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宁陵县中医院医务人员和公安出警人员先后到达现场。

医务人员立即开展现场检查和诊断，发现该人呼之不应，无呼吸，双侧瞳孔散大，颈动脉搏动消失，心音消失，电子血压计显示无血压、无脉率，心电图检查显示呈直线，患者已无生命体征，当场确认死亡并告知校方。6时39分，120医务人员离开学校。经现场辨认，死者系七年级（三）班学生杨某某。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后，遗体被送往宁陵县人民医院太平间。

6时45分，宁陵县育华园学校七年级（三）班班主任打电话告知杨某某爷爷杨某某善。

二、关于现场视频监控情况

经调查，宁陵县育华园学校设有监控室。经调取该校教室内外、公寓区域、宿舍走廊等监控视频，显示死者杨某某于12月23日20时58分放学后返回宿舍，12月24日1时41分走出501宿舍去五楼公共卫生间（501宿舍设有小型卫生间，为避免影响他人休息，出现异味，学校提倡学生夜间使用公共卫生间）。1时43分返回501宿舍，其后未发现杨某某出入501宿舍，直至6时05分校方报警。死者杨某某坠亡区域虽有监控可以覆盖，但夜间光线黑暗，加之摄像头距离较远（约87米），无法看到坠落情况（经现场实验，白天可以看到高空坠物）。

三、关于现场勘查情况

经对死者杨某某所在的学生宿舍（学生公寓1号楼5楼501）进行现场勘查，发现501宿舍5号床铺（杨某某床位）上有叠好的被子，在枕头下发现用订书针封着的纸张，上面写着“遗书”二字。宿舍东侧玻璃窗可打开24.5cm（经同宿舍同学证实，501宿舍窗户在一两个月前因限位螺丝钉掉落，窗户可以打开。事件发生后，学校对全校窗户进行了检查修缮）。在窗户东侧的内侧墙面瓷砖上发现一残缺左手掌印，经比对与死者杨某某左手食指指纹一致；在窗户内侧窗台上发现一枚残缺鞋印，鞋尖朝外；在窗户外下方的四楼空调外机上发现有鞋印，鞋尖朝外，经比对两处鞋印与死者所穿拖鞋花纹相同。通过对同宿舍其他所有学生鞋印比对，均与窗台、空调外机上鞋印不同。

四、关于遗书情况

经调查，在学校和死者杨某某家中各发现一份遗书，遗书内容均显示杨某某生前有厌世轻生的倾向。12月27日，公安机关委托河南公专司法鉴定中心对两份遗书笔迹进行鉴定，确认均是杨某某的笔迹。遗书内容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尊重亲属意见，为保护杨某某隐私，遗书具体内容不再对外公布。

五、关于尸检情况

为查明死亡原因，12月24日上午，宁陵县公安局法医在宁陵县人民医院法医室对杨某某尸表进行检验。12时13分，尸检结束。当日上午，死者亲属一直在学校同校方交涉，情绪较为激动。14时50分，待亲属情绪稳定后，民警陪同亲属前往宁陵县人民医院查看杨某某尸体。12月25日，宁陵县公安局请求市公安局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复检确认。网传照片中的几处身体损伤，在尸检中均全部发现，同时发现身体其他部位也有损伤。经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法医共同确认，未发现工具及徒手所致损伤，双手及前臂不存在贯通伤，尸表损伤表现为表皮剥脱及皮下出血，符合高坠摔跌所致。结合CT扫描

检查，死者杨某某颅内出血、左侧气胸、双侧胸腔积液、右下肢及骶尾骨骨折，符合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法医鉴定的结果已告知死者亲属。

六、关于杨某某是否受到校园欺凌情况

通过走访调查杨某某亲属和宁陵县育华园学校管理人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生活老师、同班同学、同宿舍同学、要好同学等 47 人次，未发现杨某某生前在学校受到欺凌情况。

在事件调查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够，对此深表歉意！我们将深刻汲取这次事件的沉痛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也请广大网民尊重法律及事实，尊重逝者及亲属，文明上网，依法上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风清气正、晴朗健康的网络空间。

宁陵县联合调查组

2024 年 1 月 2 日

身在新西兰的河南人邢鉴表示，许多网民对于联合调查组的报告打问号，却在“舆论压倒一切”的氛围下敢怒不敢言。

邢鉴：“疑点特别多。有网民直接就说，‘这个小孩死了，他真的写了遗书吗？’；‘关起门来办案，怎么办都是它对吗？’”

邢鉴说，当局采取了惯用的伎俩，阻止事态升级。

邢鉴：“利诱加威逼。政府对你帮扶、补偿，它不会以孩子被自杀为由，而是以人道主义为名让家属妥协。若这种方式达不到（效果），就会对家属进行打击报复。譬如刑事拘留、判刑什么的，很容易可以给他套一个口袋罪：寻衅滋事、煽动扰乱社会秩序。”

姓杨学生的家属事后曾在学校门口请愿。独立评论人蔡慎坤认为，他们突然改变态度只有一个原因。

蔡慎坤：“一个孩子死去的家长，他的态度不可能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共产党对活人是有足够办法的，让你说话，让你闭嘴。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权、没有任何新闻自由的国家，任何可能都会发生。”

蔡慎坤以去年江苏徐州发生的铁链女事件后，省政府成立调查组为例，认为所谓的调查组无助于还原真相。

蔡慎坤：“联合调查组就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笑话。以铁链女事件为例，这个铁链女叫什么名字？她的真实身世至今没有人知道。还不是不了了之？因为公安现在在中国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

因此，单就宣传方面来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舆论压制也证明还缺乏着全国范围内群众运动。

二. 运动的过程

运动基本从大规模群众参与的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扩大化了起来，受害者家属拿着孩子的尸体照片在学校门口演讲，大批群众参与了进来，要求学校放出监控录像、公布真相。27日有数千人，而28日学校门口已有上万人。

学校拒绝了群众的要求，部分学校领导在大批特级的保护下欲离开现场，虽然车辆轮胎被群众放了气，群众也根据自己的大部队对警察群体进行了缓慢的追赶，有零星的极少数勇敢群众试图冲了进去，但被警察拦住。因此，由于没有足够多和足够有勇气、有力量的人带头迅速冲击并抓捕试图逃跑的校领导，大部分群众自身也难以更有力、更激进的去行动，且由于缺乏有力的组织，所以最后放跑了两位校领导。故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群众的取得的胜利并不算太大。

随后，群众分为了两路，一路在在受害者家属爷爷奶奶的带领下前往了县政府，另一路则在学校门口继续抗议。

死者的爷爷奶奶在一辆三轮车上缓慢的带着庞大的群众队伍朝县政府前进，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而当地政府则调动了当地包括交警在内的一切精力试图拦截这支队伍。最终群众在县政府大门和大量警察形成了对峙，群众推倒了县政府的电动门。其中有一名中年人站在被推倒的大门上演讲，后也有一名老人在警察和群众对峙的前端拿着扩音器演讲得到了更多的群众的支持。老人是这样演讲的：

“你（指警察）都不站一边，老百姓都得过去（指警察拦路）。老百姓都得过去！就这活活的一个孩子被打死了，你说人家跳楼。你都没有儿女，你都不怕报应？你都不怕你的孩子到时候走到这一步？千家万户的小孩，千万别送他去住宿（指小孩在校被打死）。你这样对待人家，你可是良心被狗吃了。”

之后，群众们攻入了县政府，警察的阻拦失败。大量群众走到县政府大楼，有人称“抓领导”。部分警察动武但失败，群众逼迫了县长出面讲话。见县长出来讲话，表好态度，部分群众克制住了情绪。但县长讲话只是一个缓兵之计，随后更多的警察被调了过来，并且这些警察普遍装备了防爆盾和警棍，他们直接开始殴打群众、有的向群众喷洒了辣椒水，还抓捕了少数群众到大巴中去。群众包围大巴试图救人，并和保护大巴的警察发生了冲突斗殴。但

由于群众缺乏有力的武装和精锐部队带领，参与斗殴的群众相对较少，而且少数群众的个人进攻能力相对警察的防御能力显得较弱。最后，包围县政府的群众完全没有达到运动目的。

而另外一方面，包围学校的群众攻入了学校。在举着国旗的网友的带领下，大批群众冲进了学校，学校的安保力量明显弱于县政府，这里的警察也普遍缺乏装备武器，并且这里的带头群众更加激进。他们带头砸毁了学校的部分设施，直接冲入了教学楼，最后抓捕了还未逃走副校长，在一名中年妇女和中年男士的牵扯下，副校长被拉到人群中被殴打，最后被迫给群众下跪。而校长则趁机逃跑，不知所踪。但运动就此结束，群众在殴打过副校长后放走了副校长。但此时，大批警力已经到达学校，群众于是开始停止进一步的运动。因此，包围学校的群众虽然顺利的占领了学校，但没有成功抓到校长。并且由于整个运动的目的不明确，没有提出代表群众利益的诉求让学校领导承认，因此运动没有争取到更多的实际成果。

28日下午，大量外地警力开始调往宁陵县，县政府和学校得到了更多警力的保护。运动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此时仍有大量群众没有撤离，武力对比开始不平衡，此时情况已经不利于进行激烈冲突。当天晚上，当地所有群众收到短信，要求当地所有群众在29日不得前往县政府和学校。29日整个县城开始戒严，所有前往县政府和学校道路被控制，外地车辆也被拦住。至此，宁陵县的运动基本落入尾声，而新的官方调查公告更是确定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本次斗争中的胜利，他选择了完全的扭曲事实。

三. 总结

A. 在宣传方面：

1.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机器和宣传机关，群众运动的扩大、发展和全国联系被大大削弱。
2. 反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宣传斗争还是自发的、分散的、缺乏组织性的、没有正确政治路线的，这种程度的斗争还无法战胜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关。
3. 由于这些情况，我国更多群众根本没有了解事实和参与斗争经常的有力渠道。

B. 运动方面：

1. 仍然是自发的斗争，仍然缺乏组织。

宁陵县斗争的优点在于比过去的群众自发斗争有了更多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大量的群众参与了这个联系着他们集体命运的个人不幸的斗争，并且自发的组成了游行队伍和警察进行斗争。但总的来说，运动本质上还是自发的，运动也缺乏组织。在运动不可避免的扩大情况下，攻

入县政府和学校的群众都没有提出明确的、有群众利益代表性的诉求。部分群众在抓到副校长后没有提出明确的代表集体利益的诉求，一些群众在见到县长或者被迫离开县政府后也没有提出来。由于没有明确代表集体利益的集体诉求，没有明确组织起来分工对抗警察，因此像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到最后大规模警力进入后，群众也没组织起较好的撤退和反抗，最重要的是没有保护好家属（导致前几天异常活跃的家属现在转换了口风，应该是被威胁了。应该有人日夜不停的保护家属这种具体斗争中的重要部分），导致也失去了今后继续进行斗争的一个有利手段和条件。

因此，我们应该组织起群众，使群众能够以明确的政治路线、斗争计划、斗争策略来进行各种具体的斗争，并且使这个斗争带有自觉性，充分根据敌我情况采取斗争战术。而由于要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组织只能是主要由进步工人进行领导，由他们对整个群众进行先锋队式的组织，并在各个具体的斗争中立即选出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共同负责组织运动，使整个运动由积极斗争的群众和革命的进步工人直接负责带队。

2. 缺乏少数勇敢的精锐部队带头冲锋进行最艰难的斗争任务。

除了第一点以外。从最开始拦截校领导失败，到后来没能救出被捕走的群众的一系列斗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群众并不是彻底害怕了斗争，而是缺乏有勇敢的精锐部队带头打击；因而在攻入学校的具体斗争中，由于有人赶带头抓捕副校长，其他激奋的群众得到了更大的鼓舞。因此，今后一定要培养起一支敢于带领群众进行最艰难斗争的同志，这种队伍要有纪律和组织性、要有斗争的勇气、要有明确的斗争目的。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这样的同志到最后只能主要是革命的进步工人。（当然，一开始可以由少数其他社会性质的革命分子带领）

3. 群众缺乏有力的武器。

县政府的警察已经大量的装备了防爆盾和警棍，在势均力敌或敌情具优的情况下，群众客观是需要有一定威胁武器才能打垮和彻底压倒对付（比如配备和警棍相对应威胁水平的棍棒等等）。因此在今后可可能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准备武器，在群众民情激愤和警方持武器的情况下，尽量发放相对应的武器给参与斗争的群众。因此，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可以在平时准备武器，以便带头冲锋、指挥和支援各地群众运动。

4. 中了县长的缓兵之计。

县长被逼出面后，因为没有第一时间控制住县长，给了县长等待警力到达的时间。应该像围攻学校方面的群众已有，应该第一时间控制住县长，即使后来警力再多也不敢轻易动武。

但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大部分群众的阶级斗争思想还不够彻底，在许多具体斗争中还不能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因此特别需要人带头）。

5. 放走了副校长。

应该有人一直控制住副校长当作人质，这样就可以与警力长期对峙，以便今后长期斗争。并且可以用人质迫使官方达成满足群众利益的诉求为止，这种斗争也有利于进一步的培养群众的阶级斗争精神。

6. 缺乏宣传。

群众在游行、对峙的大量过程中，有少数积极分子做了宣传、演讲等等，这些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些宣传不管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都还不够。应该把群众斗争和政治灌输结合起来，并更多、更充分的利用起直播、演讲、发传单等等宣传手段。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这样的宣传同志到最后只能主要是进步工人。

7. 没有组织较好的撤退。

当大量警察进来后，群众应该撤退到合适的地点，暂避敌人的优势兵力。如果此时有人质（比如县长、校长），则可以带着人质一同转移到安全、利于防守和交通便利（不宜封锁）的地方，便于大量群众日夜不停的保护家属和控制人质，也利于其他分散的群众提供后勤，以便长期斗争。

8. 没有具体斗争速战速决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在具体斗争中，没有下定决心进行最激烈的斗争控制关键敌人、关键设施、关键地区，因此给了敌人准备力量的有利条件和之后掌控运动的主动权；在敌情发展到有利于敌人的时候没有下定决心立即撤退并做好长期斗争的打算。

第四部分 宣传内容

本部分是用来专门刊登宣传内容的文章，除了一部分革社认为需要的政治内容外，这部分文章也具有更多的工作性质。

通知

革社（RSF）编辑部

本月的刊物将按时发送，但从下月开始，我们将改为每月1日更新。

同时，手动发送刊物不易，且目前的订阅量正在逐渐接近人工发送的极限，有条件的同志也可以考虑向我们的公号（rsf-kan@tutanota.com）发送“退订”，然后移步到banned thought（<http://www.bannedthought.net/China/Magazines/index.htm>）网站上浏览刊物。我们每月都会在那上面进行更新。

感谢同志们一直以来对革命社会主义阵线的支持。

发展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的号召

革社（RSF）编辑部

如今，多个革命组织的同志们达成了一个马列毛主义力量的统一战线。我们在这里号召我国更多优秀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加入统一战线。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一些优秀的同志能够加入我们统一战线目前正在进行的种种革命工作，发展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1. 想参与融工工作的请联系统一战线、革社或公社的邮箱，以及“到工人中去”的同志。
2. 想做时评、日报、月刊等宣传工作的同志们，我们则邀请你们加入斗争公社的组织。
3. 想专门创作理论方面或其他方面较高质量文章创作工作的同志们则可以加入革社（RSF）。
4. 而想做学生组织工作的同志们则可以选择加入革社（RSF）或联系统一战线邮箱。
5. 想参与理论学习、基本革命工作技能培训而之后进行其他革命工作的，请联系丧钟组织，学习班或工人讲习所就在这里。
6. 想做翻译工作的（专门翻译统一战线的组织文章以及翻译国际重要的文章为中文），请联系统一战线邮箱。
7. 统一战线的官方推特也以启用，欢迎同志们关注。
8. 统一战线的论坛已经安全的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参与。
9. 组织上的事宜（如代表自身组织加入统一战线组织或合作等）请联系统一战线的邮箱或推特说明情况。我们会在本文末提供这里提到的所有组织或机关的联系方式。

斗争公社：douzhengyuekan@proton.me

革社（RSF）：RSF-kan@tutanota.com

到工人中去：letsstartnow111@proton.me

丧钟：t.me/knellofcapitalism

统一战线邮箱：sinomlm@tutanota.co

统一战线推特：[@MLMunionChina](https://twitter.com/MLMunionChina)

统一战线论坛：[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论坛 \(revolutionfront2023.top\)](http://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论坛 (revolutionfront2023.top))

和列宁道路的交流

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

列宁道路：

文章里说列宁道路没有回复革社来信，应该是产生了误会。我们于2024年1月4日给 sinomlm@tutanota.com 这个邮箱发了邮件，不知何故革社的同志没有收到。邮件原文如下：感谢革社同志热情洋溢的来信和参加马列毛统一战线的邀请，你们宣传、联系和组织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们非常欣赏。我们将在学习研究你们的刊物后，给予进一步的答复。同时非常感谢你们对电报安全性的提醒，编辑部正在尝试探索其他平台。希望保持联系，一起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共同奋斗！

出于团结的目的，列宁道路不准备在未经与革社同志的协调前去向读者解释这个误会。如果革社能在某个合适的地方，例如革社的刊物上进行解释，我们将非常欣赏，并会在读者群里予以转载。

如能将以上信息转达革社的同志，我们不胜感激。如果存在转达的困难，还望告知我们，以便我们寻找其它渠道与革社建立联系。

回：

在革社和丧钟最近联名发布的名为《再回前进报》的文章中，文中有一句话写到，“恰恰是前进报所推崇的列宁道路没有对我们的合作请求进行任何回应。”在这里以及其他个别地方，我们对列宁道路拒绝合作的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列宁道路的同志们对我们进行了回应，由于我们的负责邮箱的同志的疏忽，造成了这样的误会。

此次的错误和误会完全由革社和丧钟造成。谨以此文澄清并道歉。

第五部分 斗争艺术

这部分主要关注革命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斗争手段或技术。这里整编了一些国外内各方面同志的相关成果的文章，具有很突出的帮助实践作用、推动革命工作的意义。

如何正确使用 Proton 搭配邮件加密技术

革社（RSF）编辑部

在当前我国众所周知的恶劣网络环境下，正确使用可靠的邮箱进行交流对于革命工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在 RSF 第四期《如何正确使用邮箱》文章中已经有了一些概述。然而，要比较彻底地确保邮件信息安全，只是使用比较可靠的邮箱也是不够的。例如在发生邮箱传输漏洞的情况下，邮件有可能被截取、篡改，甚至传输遭遇中间人攻击。为了进一步增强使用者安全使用邮箱的能力，本文将简要说明 OpenPGP 加密技术，并以 Proton 邮箱为例，示范如何正确使用 Proton 搭配邮件加密技术以进一步保障通信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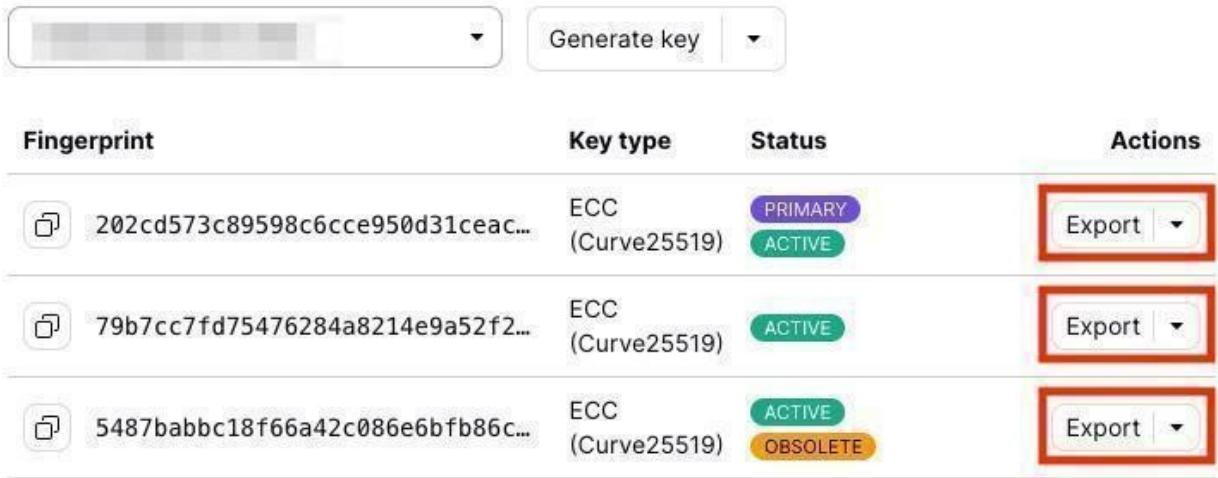
OpenPGP 来自于 PGP 加密程序，是一种公有领域的数字检验和加密标准，它的加密基于非对称加密技术。首先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一对有一定数学联系的公私钥，私钥秘密存放在本地并通常由密码保护，公钥可以公开。A 给 B 发送不对称加密的信息时，首先从公开的公钥服务器上找到 B 的公钥，用 B 的公钥运算出自己的信息密文，并在信息当中附上由 A 的私钥（可能还有公钥，取决于具体算法）和信息明文的哈希值运算得出的 A 的数字签名。B 在接收到信息后，发现这是不对称加密的信息，于是使用 B 的私钥运算出信息明文，使用 A 的公钥（同样也是公开的）从数字签名运算出 A 的信息哈希值并将这个哈希值同自己从明文独立计算的哈希值比较，确认信息来自 A 且没有被篡改。在以上的过程中，只要公开了公钥，双方就可以安全地通信，而由于上述过程中涉及的数学算法的良好性质，任何截获了密文的第三方想要不经过对应钥匙逆向以上任一过程都只能暴力穷举天文数字的可能性，合理时间内完全不可能。在一段时间的广泛使用后，OpenPGP 成为了几乎所有加密电子邮件的加密标准。

以上加密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本文中，我们详细介绍 Proton 邮箱内置的 PGP 端到端加密技术。

Proton 邮箱的官网是 proton.me，使用者应当按照第四期的注意事项注册并管理该邮箱。当创建一个账户时，邮箱会生成两个公私钥对，一个验证登陆，一个加密邮件。可以在邮箱内的 Settings → All settings → Proton Mail → Encryption and keys 选项中进行管理：

Email encryption ke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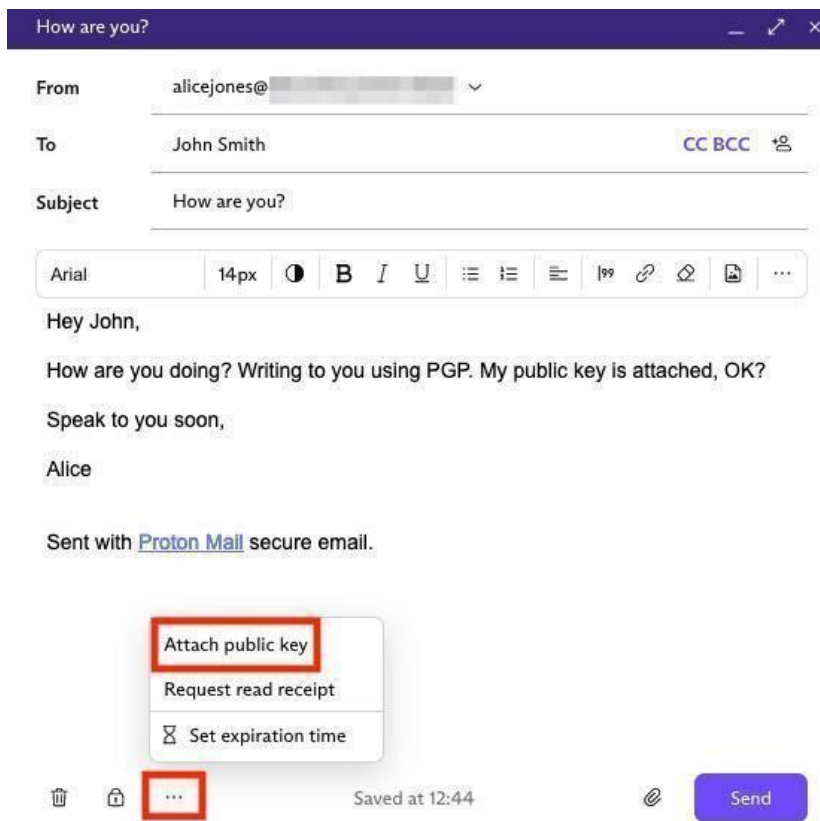
Download your PGP keys for use with other PGP-compatible services.



Fingerprint	Key type	Status	Actions
202cd573c89598c6cce950d31ceac...	ECC (Curve25519)	PRIMARY ACTIVE	Export
79b7cc7fd75476284a8214e9a52f2...	ECC (Curve25519)	ACTIVE	Export
5487babbc18f66a42c086e6bfb86c...	ECC (Curve25519)	ACTIVE OBSOLETE	Export

如果双方均使用 Proton 邮箱，则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操作，邮件的内容均自动使用 pgp 加密并签名，获取公钥的过程将自动完成。然而在实际情况下，我们有时需要同墙内的某人进行交流，而不希望被网警获取内容。Proton 确实提供了常规密码保护邮件的功能，但是接收方的密码验证必须通过被墙的 Proton 服务器进行。所以最好是仍然采用 PGP 加密的形式，而这要求双方持有对方的公钥。由于公钥服务器也可能被墙，所以可以直接用邮件向墙内邮箱发出自己的公钥。以下步骤要求对方的邮箱或插件支持 PGP。

在 Proton 内部如下：



How are you?

From: alicejones@...
To: John Smith
Subject: How are you?

Arial 14px

Hey John,
How are you doing? Writing to you using PGP. My public key is attached, OK?
Speak to you soon,
Al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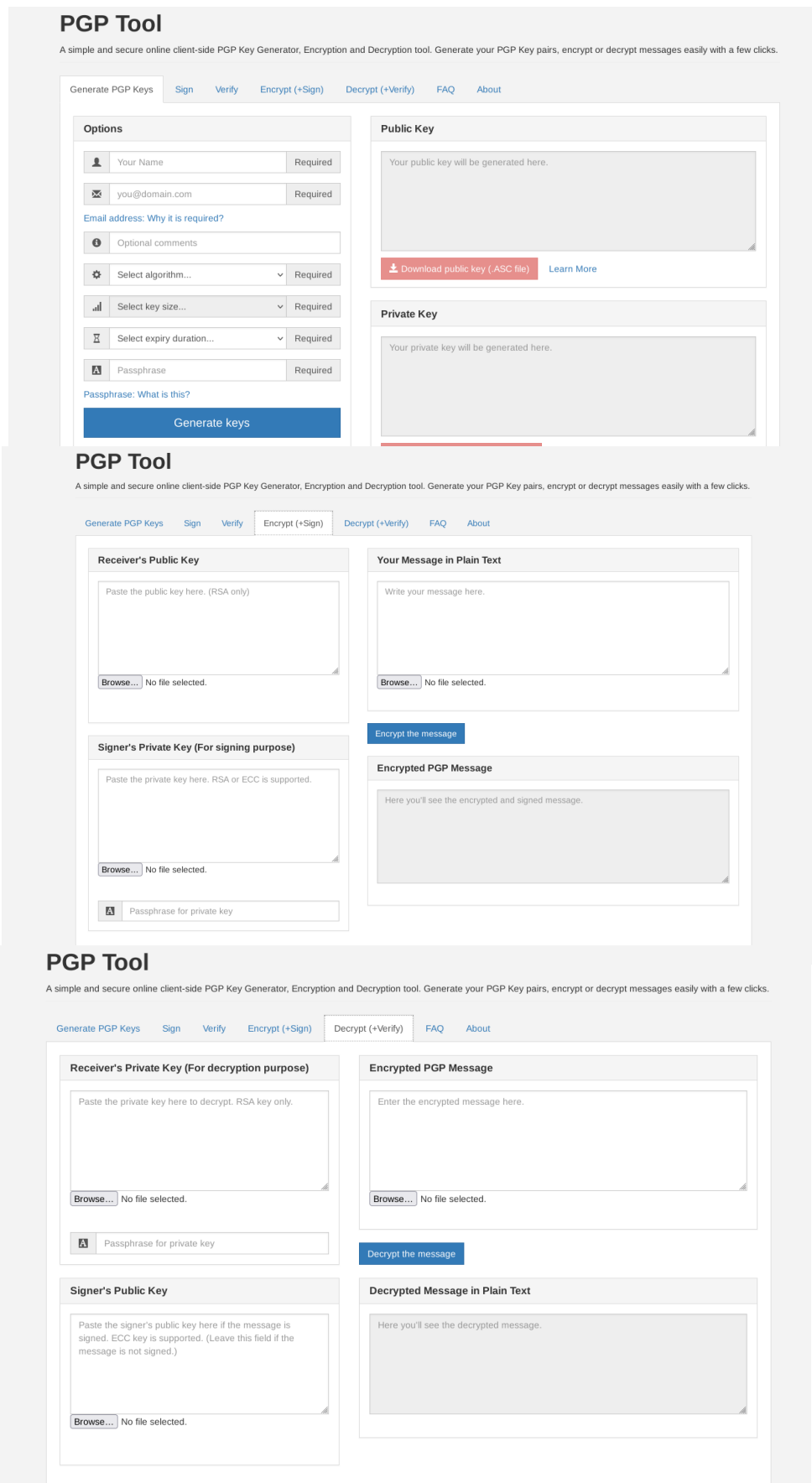
Sent with [Proton Mail](#) secure email.

Attach public key
Request read receipt
Set expiration time

Send

这样对方的 PGP 插件就能读取你的公钥。

然后对方也要生成一对公私钥，这取决于他的 PGP 插件是否自带公私钥功能，否则他可能需要另外手动生成。考虑到墙内邮箱对插件的兼容性以及安全性问题，我们推荐手动生成公私钥。这类工具有不少，大多还附带有 pgp 加解密的功能。我们下面以一个在线网站 (<https://pgptool.org/>) 举例：



如图，可以非常直观方便地完成密钥生成，加密并签名邮件，解密并验证邮件的步骤。

然而，这种第三方在线工具都不能避免安全性的问题，在墙内更是如此。所以，我们比较推荐使用著名的 GnuPG 工具——这是自由软件基金会对于 OpenPGP 标准的自由软件实现。该工具的使用教程在 emailselfdefense.fsf.org/zh-hans/ 网页。这个工具原生支持 linux，但在 Windows 和 macOS 上也能使用。需要说明的是，和教程不同，我们这里是将其当作纯粹的离线的加解密和密钥生成工具使用，因此全过程应当离线且不上传密钥，也不要将其嵌入任何不可靠邮箱作为自动插件使用（即使有此选项）。因此这个过程不会出现图形界面，需要在命令行内完成，命令手册在 <https://www.gnupg.org/gph/en/manual/x110.html>，或者可在命令行内键入 `gpg -help` 查看。

过程完成以后，对方应当也已经生成了自己的公私钥了。然后他也可以将他的公钥发回给你：



为了确保发回公钥的正确性，对方应该首先用你已经发出的公钥加密此回复。或者，在不支持插件和不暴露公钥的墙内情况下，对方将公钥直接写在正文里发回。Proton 内信任此公钥（附件）会将公钥与来信的联系人绑定以便此后加密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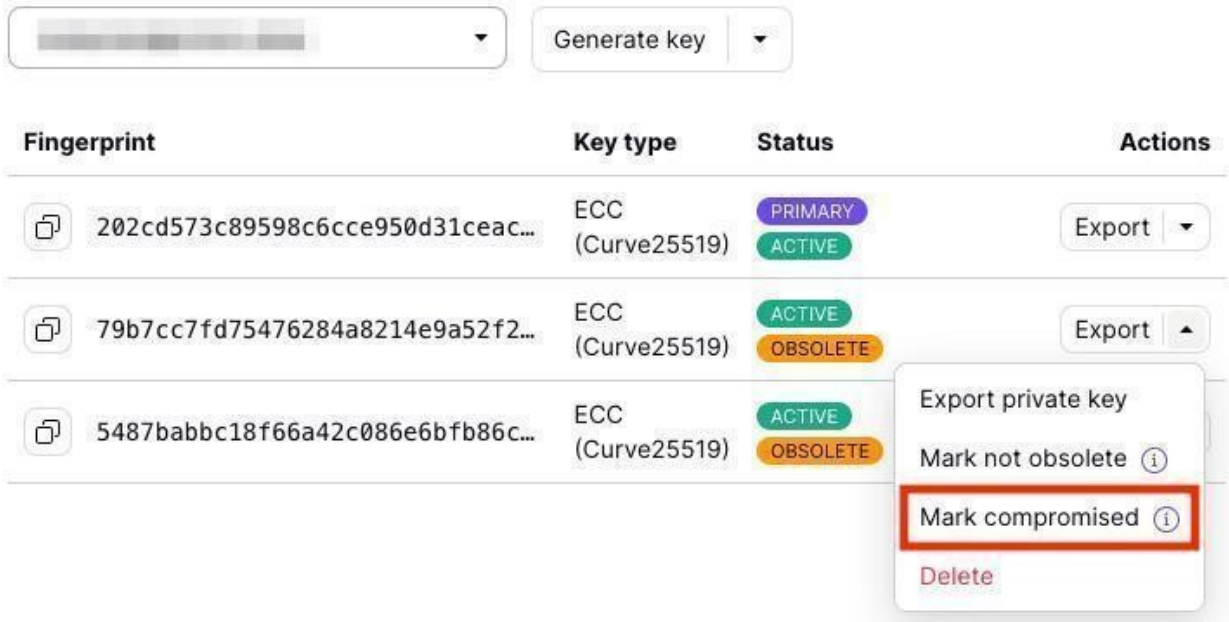


注意事项:

1. 私钥泄露将导致所有用此公私钥对发送的信息全部泄密，应该确保所用设备环境安全。对私钥，尤其是本地的私钥采取同各重要密码同样级别的保护措施。如已泄露，应当立即重新生成新公私钥对，并通知联系人此变更。在 Proton 内应该进行如下操作：

Email encryption ke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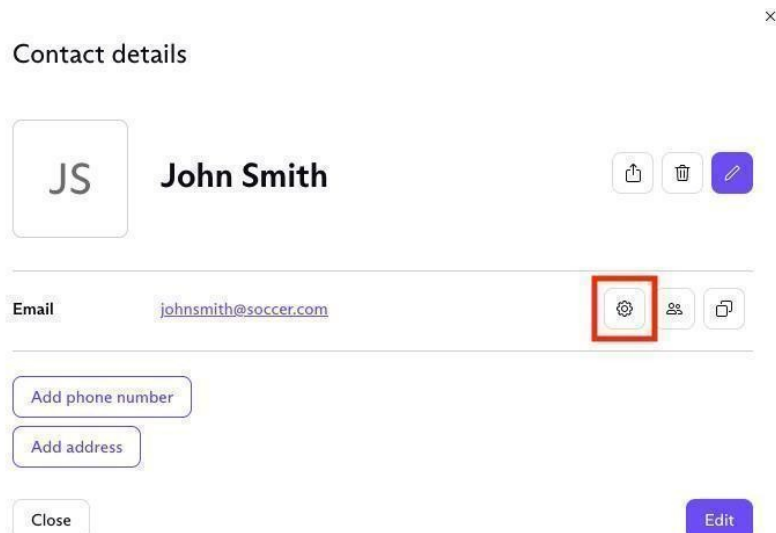
Download your PGP keys for use with other PGP-compatible services.



Fingerprint	Key type	Status	Actions
202cd573c89598c6cce950d31ceac...	ECC (Curve25519)	PRIMARY ACTIVE	Export
79b7cc7fd75476284a8214e9a52f2...	ECC (Curve25519)	ACTIVE OBSOLETE	Export
5487babbc18f66a42c086e6bfb86c...	ECC (Curve25519)	ACTIVE OBSOLETE	Export private key Mark not obsolete ⓘ Mark compromised ⓘ Delete

将相应公私钥对标记为泄露将导致其他信任你公钥的用户再次打开用此公私钥对加密的邮件时出现提示“签名错误”。不清楚是否对非 Proton 用户有效，可逆操作。

2. 鉴于第一次向墙内发送密钥不得不明文进行，且不能签名，第三方理论上是能将其篡改成自己的公钥，此后通过在你和联系人之间充当“隐形”中间人的方式实现监控。如果担心这一点，建议通过线下方式交换公钥文件。Proton 用户获得对方公钥文件后应如下手动上传联系人对应公钥：



Contact details

JS John Smith

Email johnsmith@soccer.com

Add phone number

Add address

Close Edit

Email settings (johnsmith@soccer.com)

Select the email format you want to be used by default when sending an email to this email address.

Email format ⓘ

Automatic

Hide advanced PGP settings

Setting up PGP allows you to send end-to-end encrypted emails with a non-Proton user that uses a PGP compatible service.

Email settings (johnsmith@soccer.com)

Select the email format you want to be used by default when sending an email to this email address.

Email format ⓘ

Automatic

Hide advanced PGP settings

Setting up PGP allows you to send end-to-end encrypted emails with a non-Proton user that uses a PGP compatible service.

[Learn more](#)

Only change these settings if you are using PGP with non-Proton recipients.

[Learn more](#)

Encrypt emails ⓘ



Sign emails ⓘ



PGP scheme ⓘ

Use global default (PGP/MIME)

Public keys ⓘ

Upload

Cancel

Save

此步骤也适用于前文提到的墙内方将他的公钥从正文发回的情况，此时应当将对方正文里的公钥手动写入文本文件并改动文件名和后缀，这一步骤可以对照自己公钥文件的格式完成。或者，也可以将公钥文件简单加密后再在线上发送，加密方法应事先约定。这虽然不能阻止中间人截取邮件，但是能让他们无法获知真正的公钥，也就无法实施任何中间人行为。例如，凯撒加密法将整段文本“平移”数个字符即形成密文。由于公钥只是无规律可循的随机字符，不是自然语言，不能使用字频、词频等方法分析，所以即使是这种简单的密码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使用者可以充分发挥创造性，将“平移”“对称”“增删”等方法混合甚至重复运用，效果更佳。